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0n1397

雪巖祖欽禪師語錄

(嗣法門人) 昭如・希陵 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397-A
  - 雪巖和尚語錄目次
  - 雪巖和尚住潭州龍興禪寺語錄
  - 住湘西道林禪寺語錄
  - 處州南明佛日禪寺語錄
  - 台州仙居護聖禪寺語錄
  - 湖州光孝禪寺語錄
  - 袁州仰山禪寺語錄
  - 普說
  - 舉古
  - 法語
    - 示平川履侍者
    - 規上人
    - 演上人
    - 示志月上人
    - 演上人歸江陵出無準癡絕語
    - 示清妙上人
    - 示資聖成長老
    - 示貴上人
    - 賢藏主
    - 潤侍者游嶽
    - 初知客入浙
    - 一侍者下浙
    - 覺源藏主
    - 義濟上人
    - 德勝上人
    - 正勤上人
    - 志月上人
    - 德溥上人
    - 繼逮上人
    - 慈琇上人
    - 智俊上人

- 宗然上人
- 宗胄上人
- 九河辯藏主
- 了智上人
- 法海上人
- 示轉菴圓上人
- 示選副寺
- 宗仁上人
- 克俊上人
- 宗正上人
- 守志上人
- 妙圓首座

◦ 書
- 上吳丞相
- 王潛齋
- 荊溪吳都運書

◦ 序
- 友山序
- 無翁序
- 雲山序
- 靜山序(并偈)
- 秋江序(并偈)
- 中山序(并銘)
- 天全說

◦ 銘
- 一溪銘
- 鐵船銘(濟)

◦ 偈頌
- 送德富藏主之衡
- 送光後堂(并序)
- 宗正上人
- 惠洪上人
- 送契寧上人
- 紹隆上人
- 真惠上人
- 本來上人
- 慶一上人(聞訃)
- 了恩典座

- 志滿上人
- 祖機上人
- 元覺上人
- 智遠上人
- 克圓上人
- 覺初上人
- 道可道者
- 道從上人
- 了明上人
- 智賢上人
- 本善上人
- 行坦上人
- 普義上人
- 如珠上人
- 法立上人
- 法茂上人
- 允寬上人
- 嗣牧上人
- 惠性上人
- 傳義上人
- 如山上人
- 師亮禪者

◦ 佛祖讚
- 出山相
- 觀音
- 其二
- 魚籃婦
- 其二
- 馬郎婦(為涇上人贊)
- 維摩
- 達磨
- 布袋
- 臨濟
- 朝陽
- 其二

◦ 自讚
- 德富藏主請
- 昭如長老請(住木平)

        - 智坦西堂請
        - 原妙侍者請　(高峯)
        - 嘯巖居士請(入錢塘北關祖師會)
        - 如初禪人請　(半身)
        - 覺圓居士請
    - No.　1397-B
    - No.　1397-C 補遺
        - 題跋
            - 題羅漢手軸
            - 跋圓覺經
            - 跋應菴付密菴法語
            - 題坐禪鍼
            - 跋偃溪語
            - 跋枯巖頌軸
        - 小佛事
            - 清妙侍者火
            - 介俊侍者火
            - 惟則上座火
            - 悟上座入塔
            - 樞菴主下火
    - No.　1397-D 評論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97-A

雪巖師可謂鼻端眼正矣。以無準為之父，以高峯為之子，父作之，子述之，觀其所從來，又觀其所付授，則巖之道可知矣。雖然，良馬不待驅策，望見鞭影而馳；獅子無法教兒，直向懸崖一拶。諸人若能於文采未彰、一字已多之前，一刀兩段薦取，便見三老卓卓巍巍，長在諸人門面上放大寶光、轉大法輪，一生參學事畢矣。不然，刻舟求劒，待兔守株，併一冊鉅編，都成鬼神茶飯去也。余不解禪，戲論如此。巖門人持師語錄來，漫題編端。
大德貳年三月上澣性存真逸家之巽書

雪巖和尚語錄目次

卷第一
　潭州龍興禪寺語錄
　湘西道林禪寺語錄
　處州南明佛日禪寺語錄
　台州仙居護聖禪寺語錄
　湖州光孝禪寺語錄
　袁州仰山禪寺語錄
卷第二
　普說
卷第三
　舉古
卷第四
　法語
　書
　序
　銘
　偈頌
　自讚
　跋
　補遺

No. 1397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一

雪巖和尚住潭州龍興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昭如　希陵　等編

師於寶祐元年八月初一日入院。
指三門，盡大地是箇院子。且道門從何入？八字打開，青天白日。佛殿。碧玉盤中珠宛轉，琉璃殿上月徘徊。是什麼人境界？其或未辨端由，且看新長老拈起坐具，大展三拜。
法座，百千佛祖向這裏屙，潑天臭氣徧滿娑婆。新龍興未免傾湘江之水，洗教淨潔去也，狼籍轉多。
拈香祝聖罷，斂衣就座(問答不錄)，乃云：少林一曲，五傳至于六祖，山深水寒，發太古之清音；調翻南嶽，九世至于慈明，唱高和峻，奏絕聽之希聲。所以，佛法盛於江西、湖南，恢恢然、浩浩然，不可得而名焉。豈料三百年後，土曠人稀，道隨時變，黃鍾、大呂寂而不作，鄭音、衛響亦乃不聞。欽上座固無長處，既在浙江那畔，被一陣業風吹到潭州城裏，只得改聲換調，向十字街頭重翻此曲去也。且道是何節拍？擊拂子，云：萬年歡。
復舉趙州和尚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
師拈云：揭起如來正體，發明向上宗猷，趙州固是好手，只是不合強生節目。新龍興見處又且不然，金佛度爐，木佛度火，泥佛度水，真佛[吃-乙+小]切忌話墮。忽有個漢出來道：你恁麼說，正是強生節目。拍膝一下，將謂無人證明。
上堂：一見便見，一得永得。展手，云：撒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物？潭州內外有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千萬萬、往往來來，一任東西南北。
上堂：純清絕點，正是真常流注。打破鏡來，未免一場狼籍。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閑對寒梅幾樹花。
冬至，上堂。展虛空作紙，束虛空作筆。謾寫書雲二字，不分悔吝吉凶。然雖如是，龍興却要分似諸人去也。上一畫短，下一畫長。形名曾未兆，文彩已全彰。
看經，上堂。水綠山青，鵲噪鴉鳴。滿耳滿目，非色非聲。既非聲色，却作麼生安名？大方廣佛華嚴經。
上堂：昨夜日從西沒，舊年已去；今朝日自東升，新歲又來。新歲既來，有何奇特？風前鐵樹花開，別是一般春色。
上堂：謝首座維那，人天眼目，佛祖綱維，千差萬別，一以貫之。如何見得？克賓法戰不勝，南泉斬却猫兒。

上堂：春日晴，燒痕青，布穀催耕處處鳴。雖然底事最分明，只是不得將眼看并耳聽。何故？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
解夏，小參。無解無結，猶是空中釘橛；有修有證，何異捕風捉月？所以，龍興一夏百二十日，只與現前清眾早眠晏起、淡飯麤茶，如三家村裏田舍翁，挈挈波波只與麼過，不敢將一絲毫叢林規矩束縛諸人。是汝諸人便與麼撒手撒脚，履踐得去，十二時中不妨七穿八穴、東倒西攞，逆順卷舒，縱橫自在。擊拂子，云：白雲更在青山外。
復舉溈山問仰山：子一夏不上來。仰云：鋤得一片畬，種得一蘿蔔。溈云：子可謂不虛過。仰云：和尚如何？溈云：日中一食，夜後一宿。仰云：和尚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溈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師拈云：溈山與仰山，是則子傳父業足可觀光，逗到下梢又却遞相矛盾，可謂父不父、子不子矣。龍興今夏亦無所作、亦不空過，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井底蟾蜍吞却月。

住湘西道林禪寺語錄

據室。此是老圓悟斷佛祖命根去處，今日不肖兒孫合作麼生？乃袖手云：有甚閑工夫？
拈香祝聖罷，斂衣就座，云：老屋半千間，啟煅聖煅凡，潑天爐鞴；烏藤六七尺，振乃佛乃祖，墜地宗綱。風高月冷，海闊山遙，逆順卷舒，縱橫在我。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家家門首透長安；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處處綠楊堪繫馬。只如高超物表，不墮見知，畢竟如何是六國晏清一句？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復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
師拈云：一收一放，有主有賓，蓋是尋常茶飯。就中保壽三聖猶較一著，且如何見得？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當晚小參(問答不錄)，師云：濟北之道，出乎平常，語默動靜，脫體全彰。三玄三要，松直棘曲；四賓四主，鳧短鶴長。所以老圓悟於諸佛出身處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帶累妙喜，打失眼睛鼻孔，徧界難藏。山蒼蒼，水茫茫，無眹迹，絕承當。竹籬茅舍江村外，遠浦歸帆掛夕陽。
復舉：麻谷訪臨濟，問：大悲千手眼，阿那個是正眼？濟云：大悲千手眼，阿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濟下禪牀却坐，濟起云：不審。谷擬議，濟拽谷下禪床却坐，谷便出。

師拈云：二大老恁麼激揚，雖則百千手眼一時俱露，又爭免得個二俱瞎漢？且道還有檢點得出底麼？瞎。
上堂，因事并謝首座。
十五日以前，雷聲甚大，雨點全無。十五日以後，時清道泰，家國晏然。正當十五日，恭惟宿來各各道體起居萬福。畢竟如何？堂中首座，人天眼目。
上堂：三月安居，剋期取證，始自今日。且道今日以何為始？下座，與大眾普同作禮。
上堂。栽田且博飯，隨分煑藜莧。一任少叢林，佛法不怕爛。更說甚麼喝下闡揚，棒頭取辨。又誰管你大乘井索小乘錢，貫道林贏得日長。無事倚闌干，望見嶽麓山前，文帝廟後，有一對翹松雪鶴，元是烏髖老鸛。
端午，上堂。天悠悠，雲悠悠，輥底浪花翻雪競龍舟。當是時也，可笑三閭楚大夫正在死水裡，浸殺浸不殺，千古萬古湘江闊。
上堂。乳燕飛華屋，梅子正香熟，連核和皮，一咬百雜碎。元來祖意教意，雪瀑挂層崖，月猘啼寒木，往往有般不知好惡漢。聞道林恁麼道，將謂以境示人。拍膝一下，云：眼裏無筋一世貧。
上堂：佛佛授受，祖祖相傳。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且道是唐言是梵語？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吹毛劒，嚙鏃機，肘後符，頂門眼。潭州城裡起五千間寨屋，道林寺裡借一百名夫。你輩後生晚進，茄子瓠子喫現成飯，知什麼碗？
冬至，上堂，謝橫舟相訪。
曉天月白，古岸舟橫，一陽來復，吾道大亨。直得千年晉栢樹與千尺陶公井，起來叉手當胸，互相慶賀道：且喜寒氷發燄，枯榦花開，堂前露柱也懷胎。
臘八，上堂：黃面老子，六載辛勤，尋得鼻孔，打失眼睛。且道落在什麼處？雪山午夜一天星。
上堂，舉：僧問趙州和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師頌云：撮土成金古趙州，據人來問直相詶。聲前有意今誰委？門外一江春水流。
佛涅槃，上堂。若謂釋迦老子古已入滅，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而常處此菩提座；若謂釋迦老子曾本不滅，面前觸目無非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桃紅柳綠、燕語鶯吟，畢竟那個是釋迦老子？驀召大眾，眾回首，乃云：將謂瞌睡

上堂：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脚。這四轉語，轉轉有落處。且道落在什麼處？東京大相國寺裏有樹蕉芭，風吹雨打，一似破袈裟。
解夏，小參。九旬禁足，東廊上、西廊下，灼然寸步不移，休夏自恣。據此堂、坐此座，不妨走盡天下。恁麼見得，猶是露布葛藤，未具透關眼在。且作麼生是透關眼？莫有向天地未形以前、生佛既興以後知得落處者麼？若有道林三百六十骨節，從頂至踵被伊一時覷透；其或未然，後五日去到諸方，且居門外。
復舉：百丈和尚每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一日眾散，老人留身不去。百丈問：立者何人？老人曰：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老人乃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百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遂脫野狐身化去。
師頌云：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明舉似君如未會，江南三月鷓鴣啼。
上堂：打板坐禪，禪無可坐；聚頭喫飯，飯無可喫。只如每日鉢裏盛、口裡嚥、眼裏見、耳裡聞，畢竟是個甚麼？莫有向這裡分分曉曉道得一句子，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者麼？如無，白日只陪人事過，青春那得再來時？
冬夜，小參。群陰剝盡，一陽復來，萬頃清湘，寒氷發燄，千年古栢，枯榦花開。所以道：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四絕堂前，地平如掌。就中一人半人向這裡不移寸步，挨拶得入，便見主賓互換，是非杳忘，蒲團獨坐乾坤大，愛日新添一線長。
復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每遇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師云：錯。僧纔行，婆云：好個阿僧，又與麼去。師云：錯。後有人舉至趙州和尚，州云：待我與你勘破。師云：錯。州至彼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回，舉似大眾：臺山路上婆子為汝勘破了也。師云：錯。婆子心肝、趙州五臟，一揑揑碎撒在諸人懷裡了也。且道是有勘破？無勘破？錯會者多。
上堂：豆好合醬，鹽好煮羹，飯能療饑，茶可止渴。從上以來，的的相承，逗到理極情忘處，無越乎此。因甚楊岐老漢却道：弄蹄驢子三隻脚，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歲夜，小參。一言道盡，萬法平沈；一句全提，千差合轍。即心即佛，非佛非心，麻三斤，乾屎橛。我且與麼是，汝諸人畢竟作麼生領解？若能向未開口以前退步就己一踏踏著，元來臘月三十日便是歲除夜，更無奇特玄妙者也。之乎，乾坤一統清如鏡，那個男兒不丈夫？

復舉僧問趙州和尚：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
師拈云：大小趙州正是脚下紅線不斷，等閑問著，便見牽東補西。若是道林則不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劈脊便與三十，雖則太煞傷慈，要且一時慶快。只今莫有與麼問底麼？放過一著。

處州南明佛日禪寺語錄

入院，小參。拈拄杖，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卓一下，云：鞭起巖前石虎，咬殺無毛大蟲，直得威震乾坤，聲號萬籟，佛殿脊金鴟[跳-兆+孛]跳上天厨，堂口木魚走入滄海。正恁麼時，在諸人分上如何說箇自在底道理？又喚那個作法？不惜覿面，當頭出來對眾道看。其或口似磉盤，靠拄杖，云：放過一著。
上堂：石門巉嶮，玉峽潺湲。未到此間，不妨疑著。到則到矣，平展一句又作麼生？古路鐵蛇橫。
上堂：眾無多寡，道絕方隅。小中現大，塵包太虛。丁此末法，荒凉之運。南明只得扶起，森羅萬象熾然。常說抑下從上，佛祖盡作參徒。參則固是，且道以誰為師？且請歸堂挂搭。
浴佛，上堂。四月八，生悉達，九龍吐水浴金軀，雲門一棒要打殺。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汝等諸人還見黃面老子麼？以拄杖一時打散。
結夏，以拂子打一圓相，云：以大圓覺為我伽藍，安居有學無學萬象森羅，發明所得非得平等性智，於九十日中禁盡一切眾生之足而無住相、斷盡一切眾生之命而無殺相，乃至藏天地於一塵、融古今於一念，然後一塵塵各有一天地、一念念各有一古今，非延非促、無自無他。擊拂子，云：清茶淡飯衲僧家。
復舉：臨濟問洛浦：從上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浦云：總不親。濟云：親處作麼生？浦便喝，濟便打。
師拈云：二大老雖是啐啄同時，要且未會轉身句在。忽有人問：如何是轉身句？顧侍者云：牢記取。
上堂：刀不自割，鏡不自照，火不自熱，風不自凉。恁麼體理得去，見聞知覺合作麼生？聲香味觸復是阿誰？南明今日已是惡口小家，不懼諸方笑怪。莫有檢點得出者麼？若有，合喫三十拄杖。苟或不然，幸自無瘡，勿傷之也。
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即之本無，棄之則在。無本不無，在即不在。金剛與泥神揩背，一拶粉碎。
上堂：秋風蕭蕭，夜雨飄飄。孤峯絕頂，轉見寂寥。曠劫前頭時節，看來不異今朝。聞南明恁麼說話，連道兩個不是，却較些子。

若要向這裡承當，打折你腰。
八月一日，上堂。方便門，解脫門，毗盧樓閣門，以拄杖一擊，八字俱開。然雖如是，只許向這裡蹔時止宿，一息一食而已。若欲直趣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前頭大有活路在。
上堂：丁一卓二，見三下三，和盤掇轉，地覆天翻。如來禪祖師意則且置，逐日上山下嶺，喫飯著衣，如壯士屈伸，不借他力，何不瞥地？咄！賺殺你。
上堂，舉靈雲見桃花公案。
師頌云：兩岸夭桃花欲燃，一絲風動釣魚船。莫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
上堂：杜鵑啼血滿花枝，底事匆匆苦勸歸？歸到故鄉還似客，村村綠暗與紅稀。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眾流句，向這裡薦得，一串穿却楊岐驢子三隻脚。
上堂：落花三月雨，殘夢五更鐘。聲色俱銷盡，玄關又一重。却不得道：更須直下，盡底掀翻。何故？須彌山。
上堂：纔恁麼不恁麼，有來由沒來由。下里灘頭廖鬍子，釣得一雙紅鱗錦尾，放下却是條鰍。因甚如此？斷岸孤舟。
上堂：謝囷道講師復岩藏主。
一心三觀，一句三玄，曾無彼此，休分教禪。迴途復妙也，枯木岩前差路；窮囷極流兮，海底紅塵亘天。只如一大藏教是箇切脚，畢竟切什麼字？卓拄杖，云：十卜 千千。
上堂：竟日窓開坐寂寥，岩前笋稚欲齊腰。幽禽忽起藤花落，磵瀑吹聲度石橋。於此見得，南明三十年只作境會。若是眼瞎耳聾，百尺竿頭欠一步在。
上堂：聲色已盡，有未盡者存焉；見聞已脫，有未脫者存焉。直得如木頭照鏡、頑石聽鐘，猶有木頭頑石在。是汝諸人曾到遮田地無？曾有遮時節無？若是今日參禪、明日辦道，善財手裡一莖草。
上堂：就理則失事，盡十方覓一絲毫不可得；就事則失理，窮三際積嶽堆山。眼觀東西、意在南北則且置，你尋常喫飯喫粥却作麼生？山粟雜粳。
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知進不知退；後四十五日，知退不知進。正當今日，進退兩忘。季夏極熱，薰風自凉。卓拄杖，云：時聞一陣藕花香。
上堂。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三十年不識箇一字，元來却是枚丁。忽有箇漢出來道：不是不是，是箇蜻蜓。也許你不枉到南明。

台州仙居護聖禪寺語錄

三門跨通方閫域，示竭世樞機。以手加額云：是阿誰？
拈帖。握乾坤於掌內，運日月於胸中，雖用孫武、商君不犯之令，與結繩之化元同。如何見得半幅全封？
據室。斷臂立雪，負石踏碓。取人心肝，克由畤耐。護聖遮裡，使不得你露面作竊。以手約云：且退，且退。
拈香祝聖罷，提綱云：皇圖更統，佛運亦新，四海八蠻咸傾化日，窮巖絕壑共舞陽春。竪起拂子云：直得拂子頭上百億毫端示現，百億國土莫不梯山入貢、率土來賓。擊拂子一下云：同轉如來正法輪。
復舉：法燈和尚云：本欲深藏巖竇，隱遁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為他了却。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燈拈起拄杖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或殃及你。
師拈云：跨竈起家，法燈是則好手，其奈自身不了，殃及祖翁。若是新護聖，欲了先師公案，別有人在。且道是阿誰？乃噴嗤一下。上堂，謝一清叟并藏主秉拂。
夜月透靈犀，寒光吞老蚌，如是轉法輪，平沉乎萬象。直得純清絕點，固是真常流注；打破相呈，又成什麼伎倆？拍膝一下，云：山僧恁麼道，也是無風起浪。
冬夜，小參。拜謝梅磵首座：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全提古佛規猷，突出衲僧巴鼻，可中一箇半箇不受人瞞。纔聞舉著，剔起眉毛，嗔斗吼地笑道：二祖甘不丈夫，斷臂求心，埋沒自己。殊不知：深雪堆中自有磵底寒梅，一樹清香旖旎。卓拄杖，云：嗅得著，只遮是。
舉：洞山道：有一物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収不得。師云：可煞自由。過在什麼處？師云：兩手分付。泰首座道：過在動用中。師云：相隨來也。若是護聖門下則不然，有一物明似日，不在動用中，動用中無不得。且道還有過也無？若有箇漢出來道無，山僧未免也拈出一顆斷江柑子，聊陳薄供。卓拄杖一下，云：莫怪空踈，伏惟珍重。

湖州光孝禪寺語錄

佛殿。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於此二千年內，有法誰說？有令誰行？雲門鼻直，德山眼橫。
據室，你有一丈，還你一丈；你有一尺，還你一尺。若只咬定不肯回頭，白日青天霹靂。

拈香祝聖罷，提綱云：伏虎巖前，駱駝橋畔，有一句子，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直得囊藏大地，該抹古今，三世佛望風斂影，六代祖却步沉吟。欽上座固是向文彩未彰以前和聲嚼碎，忍俊不禁，且聽拂子點頭，自許臨風對月流出胸襟。擊拂子云：四海五湖歸至化，更看比屋是黃金。

復舉興化和尚云：三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則不然，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

師拈云：二大老所謂一條拄杖兩人舁，被天寧拗作兩橛了也。以拄杖倚左邊，云：且聽各自平分。

當晚，小參。佛法本無多子，堂堂日用之間，只因自信不及，却於易處艱難。今夜不免作些方便，為諸人豁開戶牖，捋碎疑團。擊拂子，云：星在秤兮不在盤。

復舉：雲門大師示眾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

師拈云：跛脚師撫憐愛子，動是倒腹傾腸，只是做造忽忙，帶些粘牙綴齒。欽上座則不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卓拄杖，云：家家觀世音。

上堂。謝都倉副寺侍者拜秀才：叢林雖未整肅，更點却要分明。粒米須還粒飯，八兩定要半斤。折衡剖斗，移雲易俗，固是格外提持，為什麼却道將謂汝孤負吾？元來却是吾孤負汝。逢人但恁麼舉。

二月十五日，上堂。就謝月溪侍者硯，溪上人束布毛為筆，借月溪為硯，磨無烟墨，向虛空中大寫如來入般涅槃四字。正恁麼時，點畫既成，畢竟如何定當？卓拄杖，云：將謂羲之楷法，元來張顛草書。

聖節提綱，萬化之源，萬物之母。德被河沙，量包海宇。聖中之聖，主中之主。慶會一時，壽崇千古。以坤自貴，月朗太虛。以乾為子，紅日卓午。正恁麼時，香藹金爐，簾垂玉殿。如何是蕩蕩無為之句？卓拄杖云：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復舉：智度菩薩母，容受一切法，而無分別相。

師頌云：一切法離分別相，依前諸相自如如。春風影裡乾坤大，無限江山開畫圖。

追巖，上堂。第一義諦，廓然本無。對面者山摧海枯，長憶江南啼鷓鴣。

上堂：急著手脚，寬著限期。提起斷命刀子，自然無事不辦。逗到用力不得處，忽然退步。蹈著時如何？討什麼碗？

追巖，上堂。雷聲斷，梅陰霧豁，用突出先佛未形之相。生住異，滅難該，洞庭山子青崔嵬。

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過去已過去；後四十五日，未來猶未來。卓拄杖，云：正當今日，且道還有過去、未來之相也無？更有一絲毫不去、不來之相也無？若向這裏，定當得下：五更洗面，黃昏打睡；齋時有飯，晨朝有粥；朝朝相似，暮暮一般。其或未然，報恩昨日預做中夏，今朝擊鼓陞堂，使府迎奉觀音菩薩在設廳供養，啟建祈晴道場。
上堂：是亦剗，非亦剗。令下無私，棒頭有眼。因思黃蘗大師道：汝等諸人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也是睦州擔板。
上堂就謝天竺侍者肯頑石省清夢默翁西堂。
生公臺上，橫說竪說，直得空花亂墜，頑石點頭。要且不若淨名室內，一默全収。報恩恁麼說話，敢道更經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何故？紅蓼岸，白蘋洲，夕陽西去水東流。
開爐，上堂。死柴頭上有無烟火，水晶宮裡烈焰燒空，舜若多神，眉鬚自墮。拈拄杖，云：拄杖子聞與麼道，是信耶？是不信耶？卓拄杖，云：雙破。
歲夜，小參。年來年去，去來不動乾坤；歲舊歲新，新舊一般時節。蒼卞山風骨自露，太湖水徹底無波。冷冷落落，哆哆和和，門外雪消春水滑，庭前玉立桂婆娑。
復舉北禪賢和尚烹露地白牛分歲公案。
師拈云：活剝毗牛，北禪是則好手，其奈墻壍不牢，被箇販私鹽漢子和贓捉敗。天寧則不然，今夜無可管顧諸人，不免烹箇獨角泥牛，炊無米飯，唱無聲曲，與諸人分歲。忽有箇漢出來道：有公人索和尚筋角。便與和聲一棒。何故？有功者賞。

袁州仰山禪寺語錄

山門。我此潑天門戶，大地一網俱収。若是祥麟瑞鳳，從教戴角擎頭。然雖如是，總過這邊著。
佛殿東土小釋迦指佛云：看來即是。你敢問夢升兜率天宮，說離四句，絕百非，明什麼道理，齊之以禮？
法座。寶鏡高懸，寶花散亂，固是人人知有。且道須彌燈王畢竟說什麼法？趯七踏八。
拈香祝聖罷，乃云：日中一食，夜後一息，只得其體，不得其用。鋤一片畬，下一籮種，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假使掀翻大地，撥轉晨昏，體用雙全，人法雙泯，在我臨濟門下正是萬里望崖州大遠在。如何見得？皇風蕩蕩皇天闊，和煦發生晴晝長。
復舉興化和尚云：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則不然，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

師頌云：弄晴微雨濕春風，柳自青青花自紅。寄語遊人急回首，歌樓不在畫橋東。
當晚，小參。佛法徧在一切處，豈間七閩、二浙、江東、江西？無過只是一箇夜暗晝明、春寒秋熱而已。就中忽有通方上士在背地裏拍手一下，咳嗽一聲，道：長老將謂你來自冷泉亭上，必新言語、必異見聞，元來伎倆也只恁麼。拍頰一下，云：仰山罪過。
復舉：僧問先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什麼處？仰山推出枕子。溈山聞得，云：寂子用劍刃上事。
師拈云：法身說法，已於問處流通，推出枕子，也只是箇信受奉行。溈山老漢謂：寂子用劒刃上事，雖曰列段分科，若是正文，敢道不知落處？
佛涅槃，上堂：岸柳搖金，溪桃吐玉。波旬無端起舞，阿難平地悲哭。因甚如此？親見如來面目。
上堂：春日遲遲，綠暗紅稀。酧耐深山百舌，也學江南杜宇。聲聲報道：不如歸仰山。恁麼說話，畢竟是賓家語？主家語？逢人不得錯舉。
乾會節提綱。健行不息之謂乾，萬法歸一之謂會。會萬法歸自己者，其惟聖人乎。運乾德以位天者，其惟至理乎。理之至也，本乎無作。人之聖也，體乎無為。堯風蕩蕩兮，舜日熙熙。
上堂。洗面摸著鼻孔，不知打破漆桶。園裏蓬頭道者，全無供養之心，爛却瓜秧瓠種。若也一向恁麼，未免道絕人荒。山僧只得與諸人隨分整頓。卓拄杖，云：天地玄黃。
上堂：只聞子聲，不見子形，忒煞分明；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可煞現成。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劈面便掌，已是眼裏無筋，欲向這裏承當，賺儞平生。
上堂(謝首座藏主秉拂)：大藏小藏，全提半提。挂眉間劒，鋒鋩不露。用聲前句收放，莫知因甚如此？(卓拄杖云)力口希。上堂：有體有用，無正無偏。一法忽爾，萬法亦然。麻三斤，乾屎橛，庭前栢樹子。(拍膝一下云)這裏會得，不直半錢。
端午，上堂。記得文殊令善財童子是藥採將來，善財拈一莖草度與文殊，師云：拾得莫服。文殊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師云：出門不換大小文殊，是則為世醫王，其柰被善財換却眼睛，帶累天下醫人至今盡賣假藥。
上堂：一見便見，蹉過了也。明眼衲僧，打失鼻孔。山僧未跨集雲峰，已在冷泉亭上與諸人眉毛[病-丙+斯]結了也。因甚逗到這裏，又却十箇五雙，面面不相識。(卓拄杖云)鐵壁鐵壁。上堂：轉求轉

遠，不求更遠。豈不見東野菴前，水磨轆轤，機輪自轉。正恁麼時，且道水轉磨轉，須信中心樹子不轉。
上堂：絕意識參，離見聞學，至切要處，不離目前。因甚向鼻尖上蹉過，走盡天涯海角？然雖如是，仰山今日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上堂，舉：僧問夾山：如何是相似句？山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僧云：學人不會。山云：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師拈云：大小夾山雖然不負來機，被遮僧勘破。仰山則不然，如何是相似句？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學人不會，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終是別些子。
上堂：水不洗水，金不博金，青天白日，自古自今，山僧到此直是插手不入。汝等諸人還信自己是仰山麼？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上堂，舉：臨濟大師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搦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師拈云：臨濟大師如金翅擘滄海，直取龍吞。遮僧見義勇為，已是當仁不讓，只如被臨濟大師搦住，畢竟是有語？無語？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上堂，舉：僧問魯祖：如何是雙林樹？祖云：有相身中無相身。僧云：如何是無相身？祖云：金香爐下鐵崑崙。
師拈云：魯祖恁麼答話，始終只是說道理。山僧則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雙林樹？秋來葉落，春到花開。如何是春到花開？那邊一片雲，今日定下雨。
上堂。事有萬殊，法無異說，寒但言寒，熱但言熱。忽若堂中露柱與庫司燈籠互相得失，所爭多少？卓拄杖一下，云：了。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千討萬討，不知只在手頭。寒風蕭蕭，黃葉飄飄，鶴眠松頂，雲臥山腰，幾番今日又明朝。
上堂：道在日用，日用不知。饑只喫飯，寒只添衣。晴天愛日挂枯藜，點檢溪頭梅樹，向陽偷放南枝。
上堂。寒風凜冽，遙空下雪，非特紅爐焰上莫覓蹤由，逗入蘆花深處猶難辨別，往往到這裏十箇有五雙，盡道明一色邊事，殊不知正是空中花、眼中屑。正恁麼時，且道是天寒人寒？下座，巡堂喫茶。
冬至，小參。群陰剝盡，天依舊是天；一陽復來，地依舊是地。因什麼又却道：石筍抽條，氷河燄起；冷灰豆爆，枯木花開？苟能於

此見得徹去，許你會西來意；其或未然，世間相常住，是法住法位。
復舉：金峰問僧：甚處來？僧云：東國來。峰云：作麼生過得金峰關？僧云：行止分明。峰云：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峰云：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僧云：和尚過得麼？峰云：波斯喫胡椒。
師拈云：過關須是透關眼，守關須是把關人。金峰不覺瞌睡，致被遮僧衝突。雖然，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
上堂：松直棘曲，鳧短鶴長。日移山影轉，風送野花香。無非發越佛祖秘密寶藏於未彰聲色之先。是汝諸人作麼生承當？切忌認奴作郎。
上堂：春雨溟濛，春雲靉靆。忽然杲日當空，天不能遮，地不能載。正恁麼時，如來禪且置，祖師禪未在。因甚如此？只許參，不許會。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碧班班碧剝當滴，帝都丁訛聞誤聽。認烏作焉則且置，一真未具以前如何辨明？鼠咬鐵釘。
上堂：進則撞頭磕額，退則墮坑落塹，動則犯手傷鋒，佛法何曾夢見？咄！莫道仰山今日無為人方便。
結夏，上堂。護生須是殺，自傷己命；殺盡始安居，難逃業鏡。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莫也是虛空釘橛，鉢盂安柄？仰山今日不遵古規，且要別行條令作麼生？一切尋常，只據現定。
上堂。如猫捕鼠，雙目瞪視而不瞬，蹉過了也；似鼠搬薑，咬著全無滋味，好箇消息。仰山一等不怕諸方笑怪，更為下箇注脚作麼生？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上堂：處處現成，頭頭成現。譬如關頭水急，茶磨不撥，終日自轉。正恁麼時，忽然歇水停輪，且道是轉不轉？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
入新僧堂，上堂。插一莖草建梵剎，揑雙空手竪僧堂，古今相去知多少？七尺單前自較量。莫有道得底麼？如無，拄杖子代為諸人通箇消息。卓拄杖，云：天地玄黃，宇宙洪荒。
中秋，上堂。暈入靈犀，胎含老蚌，正好修行，正好供養。有人於此，拂袖便行，脚跟下已喫三十拄杖。何以見得？禪歸海，經歸藏。
上堂：秋風生夜凉，壞壁吟寒螿。的的祖師意，明明不覆藏。然雖如是，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非但不能見如來，猶恐善因招惡果。
上堂：父母未生前，畢竟是什麼？當體沒蹤由，求之即蹉過。不蹉過，南北東西豈非我？

上堂。秋氣凄清，秋光淡蕩，鷺鷥飛下遙天，明月蘆花一樣。古今多少人踏這田地不著？又有多少人出這田地不得？仰山今日破二裂三，與諸人平展去也。卓拄杖，云：不直半文錢。

上堂。修造工夫已辨，龍神土地亦安，因甚水雲來往尚如月曉星殘？山僧以是不禁冷淡，未免總萬象於一堂同時挂搭，與諸人朝暮同參。卓拄杖，云：更添一單。

開爐，上堂：不冷不熱爐鞴，半真半假金鍮。鑄作瓶盤釵釧，却成品字柴頭。且道與趙州無賓主話相去多少？疑則別。參！

上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到，是義非見聞覺知之所造。三冬和氣煖烘烘，半夜日頭紅杲杲。搭著便回，點即不到，已是無端入荒草。

上堂。火炙胸前煖，風吹背後寒，西來的的意，親切不相干。既是親切，因甚却不相干？德山見龍潭。

上堂。粥鍋新砌，從教翻鼎內波濤；法鼓新鞔，且聽震空中霹靂。只如見聞未兆、聲色未彰，諸人在什麼處與仰山相見？擡手，云：三門對佛殿。

上堂。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倒栽石上無根樹，枝葉通身一夜萌。竪拂子云：情塵未脫，有眼如盲。

上堂：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鏡已破，法不存，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上堂：南薰入奏，殿閣生凉。西來祖意，切忌商量。何故？向下文長。

上堂：去者有鈎鈎你，直饒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依前寸步不移。住者有錐錐你，雖曰不離當處，常湛然已在三千里外。只如不去不住，如何相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中秋，上堂。非闕不知圓，非圓不知闕，圓闕本相因，本無圓與闕。既無圓闕，是汝諸人向甚處見月？竪拂子，云：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打圓相，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佛生上堂：一棒打不殺，千古阿剌剌。是阿誰兮名悉達，更問如何兮四月八。

上堂：禪禪碌磚，道道木頭。會得全無巴鼻，不會却有來由。何似雲門六不収？

上堂：久雨得晴，天清地寧。恰似迷雲忽散，皎若心月孤明。空洞生死，照了諸相，是則慶快平生。只是不得在他光影裡轉，失却眼睛。何故？無一絲毫不現成。上堂：坐本無拘，何必曰放。動靜但見一如，日用自然虛曠。鵲噪鴉鳴，水綠山青。騰騰任運不知名，也是錯認定盤星。

上堂，卓拄杖：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匆匆夏影將殘，颯颯凉颸又動。四時代謝，日月如流。萬法乘除，有無似夢。獨有老趙州，太惺惺，復懞懂，却道蘿蔔三斤重。
上堂：連朝淹黑豆，黑豆已萌芽。滿地天風起，吹開劫外花。涅槃經中有三段義，且道與法華經羊車、鹿車、牛車是同是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上堂：油油開口，不在舌頭。莫莫滋味，看來太薄。細思量，休卜度。令人常憶老龍牙，手裡把柄木杓。
上堂。謝興化首座：人從興化來，接得劒州信，說道：凌霄峰頂碁盤元是錢王石鏡，二十年前一共看。今日重逢，有何照證？展手，云：面目見在。
元宵，上堂。雨中燈，雲中月，最分明，太皎潔。汝等諸人聞恁麼道，將謂夢中說夢，殊不知荊棘林中一片田園迥別。且道與仰山相去多少異車同轍？
上堂：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鉢裏飯，桶裏水。身空萬法空，眾類悉皆同。柳自綠，花自紅。眾中莫有胸藏日月、袖裏乾坤底麼？出來露箇消息。如無，各自嘴盧都。
無準和尚忌拈香。巴陵三轉語，大仰一甌茶。有恩成怨恨，無事是讎家。杜鵑啼血染山花。
上堂。晨朝喫粥，齋時喫飯，人人盡知有。開單展鉢，拈匙放筯，一一不借他人手。因甚佛法二字等閑問著，便千生萬受？卓拄杖，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白鷺下田千點雪，樹倒藤枯，句歸何處？黃鸝上樹一枝花，三千里外賣却布單。不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道無真體，亦離見聞；法無定相，全超聲色。所以道：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只如黃蘗痛打六十拄杖，雪峰輥出三箇木毬，却是什麼道理？卓拄杖，云：吾無隱乎爾。
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天是天，地是地；平等性智，山是山，水是水。畢竟九十日內、十二時中如何踐履？青絹扇子足風涼。
上堂。露地白牛黑黑，是處尋他不得。山青水綠，似有如無。眼見耳聞，依稀彷彿。全不顧時，蹄角却在。纔動著時，蹤由已沒。月下閑將短笛吹，風前休把長繩勒。阿呵呵，也奇特。如今趣亦不去，自在東西南北。
冬夜，小參。陽升陰伏，漢宮添一線之長；日愛霜明，魯史書五雲之瑞。直得飛雪谷，發寒氷光燄；集雲峯，抽石筍枝條。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鵬搏海運也，九萬里而扶搖；
復舉：僧問青原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原云：廬陵米作麼價？

師頌云：市行高下不須疑，問著平人自得知。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上堂。雲影重重，山色濛濛，天晴日出，柳綠花紅。雲門大師颺下乾屎橛，直得清香遍地，散為萬物春風。汝等諸人聞恁麼道，莫有掩鼻不甘底？乃擘開胸，云：山僧有幾莖蓋膽毛？
上堂：閏月月望，月即尋常。雲埋即闇，雲散即光。竪拂子云：且道是雲耶？是月耶？切忌眼花。
小釋迦祖，師忌拈香。插鍬而立，去死十分。拔鍬便去，弄鬼精魂。山鳥山花笑殺人，慚惶炷此一爐薰。
佛涅槃，上堂。焚三昧火，自舉金棺，阿難悲惱，波旬喜讙，總是如來清淨寂滅現前時節。若謂明日即無，今日即有，何必瞞人自瞞？直是令人大不甘。
上堂。集雲一關，似乎等閑。看時容易，透時即難。森羅萬象，從教側目。三世諸佛，迥絕躋攀。一徑古松苔蘚斑。
佛生日，上堂：東行西行，指天指地。盡謂如來降生，我道魔王出世。一棒打殺，貴圖太平。時當孟夏，麥綠桑青。
上堂：呼六為五，破二作三。眼觀東北，意在西南。仰山門下，却不用遮般茶飯。何故？佛法不怕爛。
上堂。謝青原居士眼空東魯，口吸西江，機鋒峻捷，不讓老龐。仰山遮裏別無禪道佛法，只有一口吹毛利劒凜凜如霜，要為人剪除毛病、換骨洗腸，長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高而無上，低而無下。上下三指，彼此七馬。臨濟大師到此咬嚼不破，被黃蘗拄杖再三痛打。今日落在仰山手裡，莫有不負性命底麼？卓拄杖：幸自無瘡，勿傷之也。
無準和尚忌拈香。成龍者升天，成蛇者攛草，將謂隨一切性，任其所適，誰知憤憤悱悱，却成煩惱。集雲峰高日杲杲。
上堂。我法妙難思，亦復離言說。百丈再參馬祖，一喝三日耳聾，直得黃蘗吐舌。竪拂子云：有甚交涉？
浴佛，上堂。無憂樹下，右脇誕生，已是造妖捏怪，那堪七步周行？雲門一棒打殺，未為勦絕。看來只好活葬解脫無底深坑，依前日午打三更。
上堂：結却布袋口，拗折拄杖頭，直得森羅萬象轉身無路，三世諸佛吐氣無由。集雲到此，又却未免放開一線。何也？雨後青山翠欲流。
佛生，上堂。九龍吐水，七步周行。雲門一棒打殺，正是摩頂授記，葛藤枝蔓重生。擲拂子，云：從教徧地縱橫。
上堂，因看弄傀儡。

鬼面神頭，線索牽抽；神頭鬼面，牽抽索線。幾多觀底看底？將謂是紅粉佳人當場妙舞，手裡把柄輕羅白扇，山僧未免為諸人揭翻布幕去也。卓拄杖，云：伶俐衲僧，一見便見。

上堂。鋪帳簟，青碧紗厨，涼簟氷鋪，三伏暑威不到，水晶宮闕不如。敢問諸人：畢竟與洞山道：向鑊湯爐炭裡回避。還有商量處也無？卓拄杖，云：蚊子上鐵牛。

上堂。有物先天地，以拂子打圓相無形本寂寥，道什麼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話作兩橛，向遮裡領略得去，不用低頭思慮，三門走入佛殿，燈籠倒挂露柱。

上堂：天寒人寒，五蘊山頭仔細看；風動幡動，明眼人前休說夢。仰山今日為汝保任此事，直得左右逢原，是非合轍，甕裡何曾走却鼈？

上堂。休擬議，莫商量，無朕兆，絕承當。君不見？江路野梅無主，自開自落，分外馨香。卓拄杖，云：一枝橫亞清波上，引得遊蜂上下忙。

冬節，小參。一線迎長，石女纖腰細舞；五雲書瑞，木人撫掌高歌。直得天旋地轉，陰伏陽升，鐵樹花開，氷河燄起。只如老洞山掇退泰首座果卓，與集雲峯面前各下一分，相去多少？冬不寒，臘後看。

復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迴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師拈云：洞山與麼答話，是則頭正尾正，只是鼻孔落在遮僧手裡，明眼道流試檢點看。

上堂：坐教直，猛著力，提箇狗子佛性無，萬緣俱屏息。似銀山，如鐵壁，驀然一拶粉碎。天地空，人境忘，寤寐如，死生一，萬別千差盡空寂。

上堂：佛法世法，一彩兩賽。行住坐臥，折旋俯仰，著衣喫飯，坐禪打眠，總是現前三昧。還信得及麼？話在。

元宵，上堂。元宵令節，且喜天晴，高燒銀燭，照佛光明。集雲峰無油不點，非常烜爀，迥出常情。何也？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無準和尚忌拈香。盡道先師今日死，誰知今日是生朝。不知却有何憑據，紫栢黃檀一處燒。

上堂，舉：僧問趙州和尚：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

師頌云：晝影當軒夏日長，只知喫粥著衣裳。光陰倏忽催人老，嫩綠騧騧已過墻。

上堂。已是葛藤陳爛，又況塵蒸生醭。風前提起，反覆看來，未免零零星星，斷斷續續。如來禪，祖師意，沒巴鼻。且作麼生是衲僧眼目？卓拄杖，云：六六依前三十六。

上堂：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諸佛出身處，切忌錯商量。縱使言前薦得，句外承當，仰山敢道未在。何故？嫩竹敲風鳴翡翠，芰荷翻雨潑鴛鴦。

上堂：天寒人寒，大寒小寒，熱則普天匝地熱，寒則普天匝地寒，熱不自熱，寒不自寒，紅日上三竿，當陽仔細看。

冬節，小參。靈源湛寂，不知節序循環；大道冲虛，靜看陰陽消長。所以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竪拂子，云：還見麼？擊拂子，云：還聞麼？只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嶺梅破雪偷開眼，一點清香欲斷魂。

復舉：洞山和尚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洞山云：有一物黑似漆，執之失度，必入邪路。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放之自然，體無去住。過在什麼處？喝一喝：過在動用中，相隨來也。洞山掇退果卓。酒逢知已飲，詩向會人吟。只如末後一著，畢竟是什麼果子？洞庭千樹橘，新熟夜來霜。

元宵，上堂。去歲元宵節，無油不點燈。今歲元宵節，有月照危層。藥師瑠璃光佛示現端嚴妙相，一一在諸人眉毛眼睫上放大光明。還見麼？見被見礙，不見被不見礙。去却見，除却礙，三門與佛殿相對。

除夜，小參。歲舊年新，夜暗晝明，未嘗移易；日遷月化，山青水綠，依舊尋常。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也是鎮州蘿蔔、漢地生薑。休咬嚼，沒商量，梅花紙帳一爐香，衲被蒙頭春晝長。

復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事如何？德云：東村王老夜燒錢。

師頌云：春風陌上郎，得錢隨手使。貨物忽相當，撞得恰好子。

佛涅槃，上堂。不生不滅之性，溪桃映水而紅，岸柳和煙而綠；無去無來之相，雪瀑噴空而下，雲峰扳地而高。我佛如來正大法眼、無量秘密寶藏，盡底打開，一時分付了也。只是道：今日則有，明日則無。未可容易注破。何也？長憶江南春雨後，夕陽影裡鷓鴣啼。

上堂。湛湛澄澄，孤明歷歷，未是到家消息。直饒盡底掀翻，不留朕迹，其奈參天荊棘。仰山莫別有為人方便麼？擲下拄杖，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翱翔。

佛生上堂：指天指地，點胸點肋，將謂六識未具。初生孩兒，元來通身是膽，白拈正賊。雲門老師道：一棒打殺餵狗，不妨奇特。

祈晴，上堂。久雨不晴，浸爛衲僧鼻孔。如何是衲僧鼻孔？浮雲散盡碧天寬，赫赫金盆海裏湧。

上堂：禪樹上叫喧喧，道門前風浩浩，冷地思量真可笑。笑什麼？等閑拾得一顆蘇州梨，看來却是青州棗。
解夏，小參。九旬禁足，三月護生，逗到功成行滿，依前日午三更。龍囟水，風恬浪靜；獺逕橋，霧鎖雲橫。去者自去，住者自住，坐者自坐，行者自行。因甚如此？杖頭縱有通霄路，且共扶持折脚鐺。
復舉：夾山和尚示眾云：鬧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與麼說話，正是妄認前塵，分別影事。若是端拱垂衣，孤峰獨宿，未夢見在。汝等諸人要見夾山麼？還識仰山麼？竪拂子，云：一狀領過。
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大千沙界，一舉全收。竪拂子，云：一毛頭上師子，示現百億毛頭。
中秋，上堂。好供養，好修行，拂袖便去，也不多爭。何故？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開爐，上堂：火冷灰寒炭又無，大家[一/几]坐嘴盧都冷灰堆裡。忽豆爆大地通紅火，一爐世界與麼闊。火爐與麼闊則不問，且道香匙火筯大小長短相去多少？不得動著。
上堂：覓起處不得，尋覓處無地。見色元來見心，見了元來不是。是不是，鏡不照鏡兮，水不洗水。
上堂。法逐心生，心隨法變，心法雙忘，千化萬變。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祝/土]著帝釋鼻孔，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雖是一期方便。竪拂子，云：聞名不如見面。
上堂。澄潭月影，靜夜鐘聲。不留而照，不待而鳴。而亦離聞絕見，非色非聲。畢竟是誰見誰聽？以拂子打圓相，擊一擊，下座。
上堂：昏沉散亂，莫非本地風光？絕點純清，正是真常流注。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噴嚏一聲，幸然無些子事，何須強說道理？
上堂：至理忘言，至言無說。無說與無言，總是鉢盂安柄，虛空釘橛。仰山與麼告報，莫別有長處。良久，云：也是第二月。
佛成道，上堂。道本無形，亦本無名，未聞其壞，安有其成？黃面漢不合造妖捏怪，指出夜半一星，帶累後代兒孫盡是哺糟啜醨，彷彷彿彿，至今醉夢不醒。山僧拄杖子未免為諸人別開一隻眼，作金雞報曉一聲。卓拄杖，云：紅日升天萬國明。
冬至，小參。隨例裝冬雪，白糍糕切玉；非常有果錦，紅龍荔生春。天外寒風凜冽，山中和氣氤氳，二三百衲子挨肩並足，六七十老漢鼓舌搖脣，一時運此食輪、法輪、如意輪，一陽來復，日新日新日日新。然雖如是，金屑雖貴，落眼成塵。
復舉疎山仁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冬來事？山云：京師出大黃。

師頌云：晷影推移線日長，無言童子自商量。雖然不是神仙藥，海上傳來第一方。
上堂：箇事本成現，覓則不可見。白圭本無瑕，琢磨乃成玷。執之以實法，空中生閃電。視之以等閑，脚下添紅線。若是學道人，好好看方便。作麼生？莫看仙人手中扇。
上堂：集雲峰頭獨立，仰祝聖壽無極。百千甲子春秋，臣僧今日七十。乙酉正月初一。
上堂。春風蕩蕩，春日熙熙。花開笑面，柳展懽眉。處處呢喃紫燕，聲聲睨睆黃鸝。麻三斤，乾屎橛，庭前栢樹子遮裡。見得全理全事，無是無非。坐斷集雲峰頂上，大家齊賀太平時。
上堂：一夜雨聲滴滴，元是簷前雪消。冷地令人憶著，相國寺裡芭蕉。何也？零零落落，一似宜春臺上正月八日趕齋和尚底七條。
上堂。時光荏苒，己事朦朧，安得桶箍忽爆，連底俱空？內空、外空、內外空，從上佛祖言教固是半字不留，山河大地何處覓針鋒？擊拂，云：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
上堂：久雨忽晴，心光發明。團團紅日，寥寥太清。非特好曬晾，亦乃好經營。下秧種粟，桑麻漸青。綠楊枝上曉鶯鳴，長連牀上開單展鉢，可煞現成。卓拄杖一下。
上堂：至化無方，至德有光。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玉壺影裡劫春長，乾坤獨露堂堂。
上堂：春山重重，夜雨濛濛，長連床上，閉眉合眼。睡到曉鐘，心也空，法也空，不起第二念，坐斷主人翁，好安樂也。兄弟！
上堂：進無前，退無後，毫髮參差，便成窠臼。八月二十五，洞山離查渡。雲門道：放子三十棒，却做麼生？無端無端，生受生受。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一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二

普說

仰山普說。舉天衣懷禪師舉古人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
後有古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天衣又云：古人與麼拈，大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明得，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
妙喜云：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
遮一隊不唧[口*留]漢，只知踏步向前，不覺四稜塌地，仰山不免為伊從頭扶起。五蘊山頭一段空，髑髏裡眼睛，同門出入不相逢，擬向甚麼迴避？無量劫來賃屋住，自家祖業却作他人契券，到頭不識主人翁，用識作甚麼？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更求牙保。那古人與麼拈，大遠在，將謂無人證明。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點即不到，活人路上死人無數；到即不點，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作麼，作麼？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低聲，低聲！若也會得，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添一重了也。妙喜老漢道：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慣將烏豆換人眼睛。雖然，妙喜不知已被天衣換却，是汝諸人還知落處麼？若也未知，須向烏豆未萌已前挨得一線路子透始得。如何是烏豆未萌以前消息？良久，云：遮裡領略得去，便見五蘊山頭一段空，真箇是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且喜到家，到頭不識主人翁話墮了也。且道是古宿話墮？天衣話墮？妙喜話墮？仰山話墮？若也明辯得下，雲門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放過雲門老漢了也。
臺山路上有一婆子，見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僧，又與麼去。後來傳至趙州，州云：待我去與汝勘破。州至彼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歸來道：臺山路上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道趙州勘婆子與雲門話墮相去多少？若也向遮裡識得，趙州心肝五臟、雲門三百六十骨節被你一時穿透。
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自托鉢下堂，雪峰問云：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低頭歸方丈，死水不藏龍。岩頭聞云：遮老漢未會末後句在，遍地刀鎗。德山喚岩頭問：汝不肯老僧那？翻轉面皮來也。岩頭密啟其意，錦包特石，爛似泥團。德山次日上堂果別，岩頭拍手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只得三年，且道還出得德山低頭歸方丈也無？參學漢須是具三千里外定諝訛底

眼，未曾點著，便知落處始得。若欲向遮裡討他末後句，勘破婆子話墮了也，更待達磨面壁九年始得。不然，且待彌勒下生。大凡須是揩磨自己明白，揀辨古今是非。得明自己，不明古今，是你工夫未到，田地未穩；明得古今，不明自己，是你關鍵不透，眼目不明。當知自己即是古今，古今即是自己。古人因你自己不明，為你自己分上等閑拈出一星子放在面前，直是蓋天蓋地，照古照今，何曾有一絲毫情識知見到你穿鑿解會？你纔向這裡起一念，要去明他古今、會箇自己，便被他一箇明字與會字隔作兩段去也。所以道：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只如情未生時隔箇甚麼？須是向遮裡一咬百雜碎，不見有古今自己始得。莫只悠悠漾漾虛度時光，直待臘月三十日眼光落地，不知何往。只如前日顯首座、標上座二人死了燒了，即今在什麼處？苟或不知去處，撞入驢胎馬腹與異類中，總不見得是。汝諸人即今在這裡兩脚著地，還知去處麼？若也知得，便見死人面前有活人出身處、活人面前有死人無數，古今即自己、自己即古今，而亦不妨古今自古今、自己自自己、死人自死人、活漢自活漢，然後却向這裡打一箇回合，塵毛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復云：提起即有，放下即無。作如是見，便見親疎。譬如鑄鏡成像，像成後光在甚麼處？通身沒可得，遍界不曾藏。

佛法下衰，無甚此時，全仗你後生晚進，發大勇猛，負大志願，赤手扶持，隻肩擔負。兄弟，可惜許法門廣大，莫孤負佛祖建立垂慈法乳之恩，莫孤負國王外護匡扶水土之恩，莫孤負父母師長養育剃度之恩，莫孤負自己出家行脚之志，莫虛消信施，莫虛度光陰，時不待人轉眼，便是來生，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莫待臨渴掘井，莫待臘月三十日到來，眼光欲落未落，貪生怖死，手脚忙亂，一似落湯螃蠏，到那時縱欲回光返照，辦此道以破生死，遲了也著手脚，不辦了也莫教被一陣業風，吹入十八重無間地獄中去，被閻羅老漢與你打算火帳，問你索飯錢，有鐵枷枷你項，有鐵棒打你骨臀，到那時喚爺不應，叫娘不聞，縱有親爺親娘親兄親弟，救你不得也。平生所作善不善業，一時現前，碓搗磨磨，無有了日，縱出離化生，也只在六道中輪迴，至為蚑蛭螻蟻，在廁坑中頭出頭沒，誠謂是袈裟下失却人身，真箇是苦，何不趁如今身強力健，五體康安，四肢輕利，打教徹去，討教明白去。何幸又得在此名山大澤，神龍世界，祖師法窟安單，僧堂明淨，粥飯精潔，湯火穩便。你若不向這裡打教徹去，是你自暴自棄，自甘陸沈，為下劣愚癡之漢。你若果是茫無所知，何不也博問先覺，凡遇五參，見曲彔床上箇漢，胡說亂道。何不也歷在耳根，反覆自家尋思，看畢竟是箇什麼道理。三世諸佛，謂之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謂之

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佛之知見，別也無他，只是你一切人，十二時中，一箇折旋俯仰，見聞覺知而已。只是你即今在這裡，挨肩並足，聽曲汆床上箇漢，鼓兩片皮，忉忉怛怛，一段孤明歷歷者是自。是你自信不及，不能直下承當，領箇現成受用。馬祖謂即心是佛，即佛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佛是覺義，蓋謂你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背覺合塵，為生死漂蕩，為愛河汩沒，為無明煩惱昏沉散亂所罩。要這一著子，脫爾現前，卒不能得。所以勞他先聖遞相出興，分宗列派，激濁揚清，餘波末流，至今尚在。

兄弟，佛法二字難遭難遇，莫教打箇翻身墮異類中去。便不聞佛法了，也須是發大勇猛，一往直前，提起金剛寶劍，向他佛祖頭上坐、佛祖頭上臥始得。山僧到這裡叨冒 主席，已是匙挑不上，行解荒蕪，去古遠矣。全仗你後生晚進憤一口氣出來，為他佛祖雪屈。前日有兩箇兄弟來侍者寮說，要上方丈請益。我與侍者說，每遇五參，須說做工夫一段，他何不領略？又何須到方丈聽說？方纔便是這裡無口傳心授底佛法。待此後五參，把我自己為伊再說一遍。

山僧五歲出家，在上人侍下，聽與賓客交談，便知有這事，便信得及，便學坐禪，一生愚鈍，喫盡萬千辛苦。十六歲為僧，十八歲行脚，銳志要出來究明此事，在雙林鐵橛遠和尚會下打十方，從朝至暮，只在僧堂中，不出戶庭，縱入眾寮，至後架，袖手當胸，徐來徐往，更不左右顧，目前所視，不過三尺。洞下尊宿，要教人看狗子無佛性話，只於雜識雜念起時，向鼻尖上輕輕舉一箇無字，纔見念息，又却一時放下著，只麼默默而坐，待他純熟，久久自契。洞下門戶工夫，綿密困人，動是十年二十年不得到手，所以難於嗣續。我當時忽於念頭起處，打一箇返觀，於返觀處，這一念子當下氷冷，直是澄澄湛湛，不動不搖，坐一日，只如彈指頃，都不聞鐘鼓之聲，過了午齋放參，都不知得。長老聞我坐得好，下僧堂來看，曾在法座上贊揚。十九去靈隱挂搭，見善妙峰，妙峰死，石田繼席，嶺東叟在客司，我在知客寮，見處州來書記說道：欽兄！你這工夫是死水，不濟得事，動靜二相，未免打作兩橛。我被他說得著，真箇是纔於坐處，便有這境界現前，纔下地行，與拈匙放筯處，又都不見了。他又道：參禪須是起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須是疑公案始得。他雖不甚做工夫，他自不菴會下來。不菴是松源之子，說話終是端正。我當下便改了話頭，提箇乾屎橛，一味東疑西疑，橫看豎看，因改這話頭，前面生涯都打亂了也。雖是封了被，脇不沾席，從朝至暮，行處坐處，只是昏沈散亂，膠膠擾擾，要一霎時淨潔也不能得。聞天目和尚久侍松源，是松源的子，必得松源說話，移單過淨慈挂搭，懷香詣方丈請益，大

展九拜。他問我如何做工夫，遂與從頭直說一遍。他道：你豈不見臨濟三度問黃蘗佛法的的大意，三遭痛棒，末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道：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汝但恁麼看。又云：混源住此山時，我做蹔到入室，他舉話云：現成公案未入門來，與你三十棒了也，但恁麼看。天目和尚這箇說話，自是向上提持，我之病痛自在昏沉散亂處。他發藥不投，我不懽喜，心中未免道：你不會做工夫，只是伶俐禪。尋常請益，末上有一炷香禮三拜，謂之謝因緣。我這一炷香不燒了也，依舊自依。我每常坐禪，
是時，漳、泉二州有七箇兄弟，與我結甲坐禪，兩年在淨，慈不展被，脇不沾席。
外有箇修上座，也是漳州人，不在此數，只是獨行獨坐。他每日在蒲團上，如一箇鐵橛子相似。在地上行時，挺起脊梁，垂兩隻臂，開了兩眼，也如箇鐵橛子相似。朝朝如是，日日一般。我每日要去親近他，與他說話些子。纔見我東邊來，他便西邊去；纔見我西邊來，他便東邊去。如是二年間，要親近些子，更不可得。
我二年間因不到頭，捱得昏了困了，日裡也似夜裡，夜裡也似日裡，行時也似坐時，坐時也似行時，只是一箇昏沉散亂，輥作一團，如一塊爛泥相似，要一須臾淨潔不可得。
一日，忽自思量：我辦道又不得入手，身上衣裳又破碎也，皮肉又消爍也。不覺淚流，頓起鄉念，且請假歸鄉。自此一放，都放了也。兩月後，再來參假，又却。從頭整頓，又却。到得這一放，十倍精神。元來欲究明此事，不睡也不得。你須是到中夜爛睡一覺，方有精神。一日，我自在廊廡中東行西行，忽然撞著修兄。遠看他，但覺閑閑地，怡怡然，有自得之貌。我方近前去，他却與我說話，就知其有所得。我却問他：去年要與你說話些箇，你只管迴避我如何？他道：尊兄真正辦道，人無剪爪之工，更與你說話在。他遂問我：做處如何？與他從頭說一遍了。末後道：我如今只是被箇昏沉散亂，打併不去。他云：有甚麼難？自是你不猛烈，須是高著蒲團，竪起脊梁，教他節節相拄，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併做一箇無字，與麼提起，更討甚麼昏沉散亂來？我便依他說，尋一箇厚蒲團，放在單位上，竪起脊梁，教他節節相拄，透頂透底，盡三百六十骨節。一提提起，正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提得轉力，轉見又散。到此盡命一提，忽見身心俱忘，但覺目前如一片銀山鐵壁相似。自此行也如是，坐也如是，清淨三晝夜，兩眼不交睫。到第三日午後，自在三門下，如坐而行。忽然又撞見修兄，他問我：在這裡作甚麼？對他道：辦道。他云：你喚甚麼作道？遂不能對，轉加迷悶，即欲歸堂坐禪。到後門了，又不覺至後堂寮中。首座問我云：欽兄，你辦道如何？與他說道：我不合問：人多了，

剗地做不得。他又云：你但大開了眼，看是甚麼道理？我被提這一句，又便抽身，只要歸堂中坐。方纔翻身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當是時，呈似人不得，說似人不得，非世間一切相可以喻之。我當時無著歡喜處，便下地來尋修兄。他在經案上，纔見我來，便合掌道：且喜！且喜！我便與他握手，到門前柳堤上行一轉，俯仰天地間，森羅萬象，眼見耳聞，向來所厭所棄之物，與無明煩惱，昏沉散亂，元來盡自妙明真性中流出。自此目前露倮倮地，靜悄悄地，浮逼逼地，半月餘日，動相不生。可惜許不遇具大眼目大手段尊宿，為我打併，不合向這裡一坐坐住，謂之見地不脫，礙正知見。每於中夜睡著無夢無想、無聞無見之地，又却打作兩橛。古人有寤寐一如之語，又却透不得。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之說，又都錯會了也。凡古人公案，有義路可以咬嚼者，則理會得下；無義路如銀山鐵壁者，又却都會不得。雖在無準先師會下許多年，每遇他開室舉主人公話，便可以打箇[跳-兆+孛]跳，莫教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你下口處。有時在法座東說西說，又並無一語打著我心下事。又將佛經與古語從頭檢尋，亦並無一句可以解我此病。如是礙在胸中者僅十年。後來因與忠石梁過浙東天育兩山作住，一日佛殿前行，閑自東思西忖，忽然擡眸見一株古栢，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如暗室中出，在白日之下走一轉相似。自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方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何故？若是大力量、大根器的人，那裡有許多曲折？德山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便道：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自此拈一條白棒，掀天掀地，那裡有你近傍處？水潦和尚被馬祖一踏，便道：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高亭見德山，招手便乃橫趨。永嘉見曹溪，只是一宿覺。你輩後生晚進，若欲咨參箇事、步趁箇事，須是有這箇標格、具這箇氣槩始得。若是我說底，都不得記一箇元字脚，記著則誤你平生。所以諸大尊宿多不說做處與悟門見地，謂之以實法繫綴人土也消不得。是則固是，也有大力量、有宿種，不從做處來，無蹊徑可以說者；也有全不曾下工夫，說不得者；也有半青半黃，開口自信不及者。誠謂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論履踐箇事，如人行路一般，行得一里、二里、三里、四五里便歇，只說得一里、二里、三里、四五里話；行得百里、千里、萬里，見得千里、萬里境界，說得千里、萬里話。須知此事更在百千萬里，盡乾坤之外，那裡在那裡？汝等諸人聞恁麼道，須是自家具眼，各能緇素，是否揀擇青黃始得。若也似鴨聞雷、如水澆石，便從達磨大師與釋迦老子肚裡過，我道也只是閑。久立。

道場山立，僧普說禪，客出問云：天氣秋高玉露垂，庭前黃菊綻東籬，臨濟德山施棒喝，不問知音更問誰？答云：知音知後更誰知？進云：與麼則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答云：閑言語。進云：如何是德山棒？答云：穿過你髑髏。進云：如何是臨濟喝？答云：還聞麼？進云：記得昔日臨濟和尚示眾道：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作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此意如何？答云：從頭問將來。進云：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劒？答云：切忌傷鋒犯手。進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答云：真箇可憐生。進云：如何是一喝作探竿影草？答云：不得面前背後。進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答云：却須參始得。進云：探竿影草驗來人，一喝須教海嶽昏，不是法王親的子，等閑誰敢踏渠門？答云：且緩緩。進云：只如釋迦世尊四十九年橫說竪說說不盡底事，今夜座元禪師如何布施？答云：猶嫌少在。進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如今？師拈起拄杖云：只這是德山棒，卓一下只這是臨濟喝，伶俐漢向未舉已前一提，提得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裡過來香。其或未然，更煩拄杖子借德山鼻孔與臨濟出氣去也。卓一下金剛寶劒，卓一下踞地師子，卓一下探竿影草。只如一喝不作一喝用，與前三喝是同是別？若謂是同，臨濟大師未肯點頭在；若謂是別，爭奈被德山老漢一串穿却鼻孔。畢竟德山、臨濟二大老鼻孔與四十九年說不盡底相去多少？乃靠拄杖復云：既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豈不見臨濟三度扣黃蘗，被六十拄杖，如蒿枝拂相似。又不見德山於龍潭吹滅紙燭處，脫然悟去。道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二大老可謂窮千聖之骨髓，徹萬法之根源，流芳後世，垂範于叢林者矣。今時參學道流，又須帶些子眼筋，覷破他古人敗闕處始得。若也覷得破，便見黃蘗、龍潭雖似金翅擘海，直取龍吞，要且未免作死馬醫。臨濟、德山是則不離當處，獨跨大方，其奈捨長就短，埋沒己靈，要稱百世宗師未得在。

道場門下，不說覷破覷不破，盡是在他頂[寧*頁]上放屙底漢。如今既在這裡聚首片時，欽上座未免借堂上老人威光，掀翻海嶽，撞碎太虛，也要大家證據。雖然王令正嚴，豈可攙行奪市？今朝九月一打板，坐禪首座謂之表率。或恐一人半人新發意菩薩，欲覷捕此道者，未有入頭處，未有下手脚處；或工夫有間，而不得成片段；或少有歡喜，不復加鞭，以求正悟；或已有悟門，為悟所迷，光影不脫，礙正知見；或為勝妙快樂所罩，墮在解脫深坑，轉身不得；或於古今差別機緣，有意味可以啗啄者，一一計較得行；無意味難於咬嚼者，又却分疎不下；或為一切奇言妙句、奧理玄文，障在八識田中，拋捨不下，謂之雜毒入心，如油入麵，永取不出。如今要

得通上徹下，一翻翻轉，須是將一則古人沒意智底話頭，如生冤家與之作對，直是撲一交倒地始得。
若是未有這箇消息，直饒行脚走盡天涯海角，口裡記盡落索春秋，打開舖席一似賣狼虎藥，只益戲論誑惑後昆，自己衣單下半文不直底一著，畢竟不曾摸著。若是真箇卒地斷、曝地折底漢，眼目定靜、言語提持，著著去離泥水、脫略窠臼，一切處、一切時只麼平帖帖地，那裡恁麼生生獰獰、吒吒沙沙，道我無敵於天下者也？這箇喚作西天九十六種之數，誇張知解、該抹聖賢，望吾佛祖之道遠之遠矣。若是具正因有志之士，莫被這一種壏圾性地泛濫心源，須信有正宗之下單傳直截之妙始得。
如趙州一箇無字，真箇是一口吹毛利劒，可以破疑團，斷生死，空萬法，融古今。
只貴利根上智，撥著便轉，撩著便行，然後不妨與趙州老漢同一眼目，同一受用，以至總萬別千差之要，開千差萬別之門，全賓全主，全體全用，全放全收，全生全殺，而總不外此矣。
若是性根遲鈍，操捨不行，却須竪起生鐵脊梁，向長連床上，厚著蒲團，挺身而坐。盡三百六十骨節，與八萬四千毛竅，併作一箇無字。握兩拳頭，撐兩眼睛，一提提起，便欲斬為兩段。能如是著鞭，如是用力，何患乎不成片段，何患乎不到頭。似覺提不起時，轉覺熱悶悶時，與昏昏擾擾時，却須全體一放放下，翻轉身來，就地略行數步。於行處亦如是著鞭，如是用力，只當下別是一般精神。又復翻身上蒲團，挺身而坐，則胸次中酌然如銀山鐵壁，虛勞勞地，靜悄悄地，何處有一絲毫動相，有一絲毫異相。到這箇時節，却不得守在這裡。又須翻身下地，如坐而行，然後又復如行而坐。晝不足，繼之以夜。夜不足，繼之以旦。翻來覆去，提去提來，不知不覺，忽然撥透。如貧得寶，似闇得燈，如雲開見日，如水底火發。盡十方剎海，是箇大圓鏡。盡十方剎海，是箇自己。謂之心空及第，見徹父母未生前面目。若說明大法，透古今，以盡佛祖之奧，喻如入海，方始插得脚。前面洪濤際天，巨浪沃日，那裡更在那裡。切不得聽人道，悟是表顯之說。箇事本來成現，只消一笑知歸，是則因是。其奈隔壁摶謎，青黃赤白、長短方圓，畢竟不曾親見，被人掇在面前，分明是差珍異寶，却喚作瓦礫磚頭；分明是瓦礫磚頭，却喚作差珍異寶。又不得聽人道：參禪本是安樂法門，那裡有許多生生受受、勞勞攘攘？只消默默提撕，久久自契，這箇喚作死水浸石頭，永無醒動底分子。又不得聽人道：只這無字是箇繫驢橛子，只消提來頓在面前，牢牢把定，繫住這一念子，念頭純熟，自然到家。殊不知這一念子如燈焰焰、如水涓涓，眨得眼來，千里萬里，自非潑撒一回，那裡被你把得定、繫得住？又不得

聽人道：只消於聞聲見色處領攬，折旋俯仰處承當，開口道著，動步踏著，六根門頭一道神光，晝夜未曾間歇，這箇喚作生死根本、業識癡團，急須斬作三段。又不得聽人道：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本來無有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無佛、無祖、無眾生，無凡、無聖，無善、無惡，無去、無來，無生、無死，這箇喚作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又不得聽人道：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著衣喫飯，不借他力，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似則也似，是則未是。

如上所說，並是自作障礙，自生退屈，自棄自暴，自殘自虐，醫不得底偏僻之病。除是下一服換骨靈丹，出得一身白汗，然後即知傷寒傷熱，傷饑傷飽，盡是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與夫轉八萬四千毛病，為八萬四千陀羅尼門，是身是病，是草是藥，亦能殺一切人，亦能活一切人，臨時加減，對證修方，一切在我。若是根本不牢，元氣不足，莫教被人下一粒巴豆，便見通身發作，面黑眼花，一時性命都討不見。若是識安危，知休咎底漢，但是醍醐毒藥，與你對面一翻翻，却於一毫頭，別有通霄活路。如今都是口耳傳習，訛謬方書，並不見一人有神聖功巧之妙，悞人多矣。往往指見聞覺知，揚眉瞬目為自己，復引即心即佛，與目前說法聽法一段，歷歷孤明之語為證。然後舉是風動，是幡動，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却喚這箇作初機公案，教你向這裡淘澄見地，剔抉根源。然後又舉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之類，喚作單頭淺近公案，教你開口處識取話頭。然後又舉玄沙未徹，趙州勘婆之類，喚作試金石子，又喚作換眼睛烏豆。然後又舉百丈野狐，女子出定之類，喚作宗門關鍵，羅龍打鳳底鉗鎚。然後又舉馬祖一喝，岩頭末後句之類，喚作向上爪牙，衲僧巴鼻。以至從上老凍膿，一時垂慈利物之要，莫不盡有印板上脫來底樣子，教你從頭穿鑿、從頭注解，合著這箇樣子，便喚作明大法、透古今。殊不知幸然自是一箇淨潔琉璃瓶子，無端傾許多狼狼籍籍在裏了也。抑不知從上若佛若祖，與夫盡天下老和尚，只是共一箇舌頭，有時用一機千機萬機齊副、有時道一句千句萬句合轍、有時指千句萬句只是一機、有時提千機萬機只是一句，直得搖乾蕩坤、蓋天遮地，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那裡有你取意觀瞻、將心湊泊底分？又那裏似世間村秀才教小學自上大人讀到論語孟子毛詩周易一般？若如是，又何用九年面壁、立雪齊腰？只麼傳將去、學將去便休。將知箇事是出世間法，須具出世間眼器量，一肩擔取始得。若只逐旋扭捏、逐旋摶量、逐旋分別，謂之以情意識測度如來不思議大圓覺海，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縱饒築得一肚皮殘羹餿飯，還有一點用得也無？還瞞得一切人也無？縱饒瞞得他人，還瞞得自己也無？縱饒瞞

得自己，還瞞得燈籠露柱也無？既瞞不得，未免被森羅萬象在冷地笑你在。只如欽上座今夜恁麼口嘮舌沸、說七道八，且道還出得這一笑也無？若謂出不得，未免亦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若謂出得，其奈有傍觀眼在。且道傍觀眼在什麼處？夜深久立，伏惟珍重。

入室後，普說：兄弟且在這裡聚首片時，待為你扭捏鼻孔，劈拆太虛一上，雖是好肉剜瘡，畢竟刀子是鐵。你還知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麼？又還知賓中有主，主中有賓，有時全賓是主，有時全主是賓麼？又還知殺中有活，活中有殺，有時全殺是活，有時全活是殺麼？又還知開口不在舌上麼？又還知一手擡一手搦麼？若也於此明辯不下，緇素不行，未免見人道是便道是，道非便道非，正謂矮子看戲，隨人上下，安知青布幕內元來有人？

這箇說話，莫道你未有田地底人摸索不著，只是參道者禪，著青布衫漢，十箇五雙，渾崙吞棗，更莫說用意識搏量口耳。沿習之輩，隨語生解，逐句穿鑿定矣。

須知道，此逸格絕塵之妙，不得思量擬議，不涉見聞覺知。又須知道，人人具足，箇箇圓成。只為無量劫來，為生死飄蕩，無明業識蒙蔽，不得現前，不得受用。如今要得向威音王以前，一翻翻轉。須是信道這一著子，真箇是我本有之物，決定不從人得。然後盡父母所生之體，天地所稟之氣，併作一口吹毛利劒，將自己一條窮性命，斬作兩段，颺在萬仞懸崖之下，直得森羅萬象，徹底平沉，方謂之心空及第，海印發光。

苟或外此，直饒參得一肚皮，築得一布袋，臘月三十日，未免手忙脚亂，如落湯螃蠏。

某在無準癡絕會下時，有箇朋友，每每有一言半句膾炙人口，於古人傍敲暗打處，亦自盡知落著，只是不曾做蒲團上自己工夫。後來曾在諸方做藏主，氣高行輩。一日，因打數頭閑官司，搆架不徹，為他人所勝，因此鬱氣嘔血，致一疾弗救。於臨終時，直得千生萬受，求死不得死。每見朋友來問疾，便道：我參禪平生不曾做蒲團上工夫，不信有悟門，只在冊子上著到，將謂佛祖之道止於此矣。今日到這裡，一點也用不著。勸你輩參禪，莫如我一般，須是做靠實工夫始得。說了，又眼淚下。

這箇便是不信有悟門底樣子。死不知去處，生不知來處。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轉眼便是來生。忽然一息不來，前路茫茫，不知何往，撞入驢胎馬腹中，總不見得。

你輩初機晚進，何不趁身強力健打教徹去？這裏孤峰絕頂，爐韛之所，叢林溫煖，百事現成，香積供養殊勝。若不向這裡打教徹去，可謂孤負佛祖、孤負檀信、孤負師友、孤負自己。一朝不恰好，打箇手蹉脚跌；自己若不明白，粒米莖薑悉用牽犁拽杷償他始得。豈

不見夏間許多亡僧，各各燒作一堆灰，送在三塔裏了，如今在甚處安身立命？還知麼？若也不知，豈不是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即今眼眨眨地在這裡，問箇父母未生前面目，開口不得，豈不是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灼然生死事大，須是把當一件無大至大底大事，竪起生鐵脊梁，討教明白始得。十二時中莫雜用心，莫只悠悠漾漾虛度時光，須是打教成一片始得，須是這一念子無絲毫間斷始得。古者尚道：看經看教是雜用心。何況你白日起來，只了逐東逐西、七上八下，為人事役役者哉？古者又道：參禪學道是雜用心。參禪學道既是雜用心，却教你向那裡用心？喝一喝：含元殿裡，何須更問長安？自是你一念馳求不歇，棄了現成活計，却欲登天入地，別討生涯，別求佛法，所以做盡伎倆，受盡辛勤，轉加顛倒。若能直下頓歇，馳求一念，則萬法當體寂滅，萬法依舊熾然，行也得，坐也得，著衣喫飯，不是別人，山青水綠，夜闇晝明，昏沉散亂，生死涅槃，總是自家縱橫遊戲，得大自在法門，無一法可棄，無一法可取，佛與眾生俱是假名，殊無實義。雖然，你又須是己眼自開，冷地一笑，知道元在自己屋舍中，當軒大坐始得。若只逐旋扶籬摸壁，傍人門戶，又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則沒交涉矣。如適來為兄弟舉話，有一人半人開口不識語路，踏步不知高低，要登主人堂，入主人室，也恐未得在。如今大事為你不得，小事各自知當，彼此不須敗闕，牌且納還上方。

僧問：少林首傳二祖，五葉芬芳；葱嶺單提隻履，千燈續焰。門庭雖有五家，般若同歸地位。如何是五家宗旨？答云：有口只堪喫飯。進云：若不借問，怎達本源？答云：未敢相許。進云：如何是溈仰宗？答云：父慈子孝。進云：如何是臨濟宗？答云：迅雷不及掩耳。進云：如何是曹洞宗？答云：三更不借夜明簾。進云：如何是雲門宗？答云：體露金風。進云：如何是法眼宗？答云：山自青，水自綠。進云：五家宗派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答云：頭頂天，脚踏地。進云：今日座元禪師為眾普說，還有為人處也無？答云：你面皮厚多少？進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禮拜，歸眾。

師乃竪起拂子云：這一隊太平奸賊，割據一統乾坤，有殃害平人之惡，被拂子一時擒下，縛作一束，號令在這裡了也。還見麼？若也未見，待與從頭點過。以拂子擊一下，三玄三要；又擊一下，五位君臣；又擊一下，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又擊一下，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又擊一下，絲來線去，明暗相投。既是贓證一一分明，如今却作麼生結絕？連擊兩下。

乃云：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只如諸方老宿匡徒領眾三百、五百、一千，浩浩地擊動牛皮鼓、擺動牛尾巴，又豈是無說？又如盡

大地人著衣免寒、喫飯免饑，更要了箇什麼？又何待你板頭下一箇黃面漢子攙匙亂筋、搖唇鼓舌作什麼？雖然，你畢竟喚什麼作佛？又喚什麼作法？了與不了又作麼生？忽若有箇生鐵鑄就底漢捩轉面皮，喝散大眾，掀倒禪床，豈不慶快平生，話行天下？若是邯鄲學唐步，放過也恐未得在。有麼？有麼？

現前諸尊上，既是袖裡藏鋒，冷觀敗闕，莫怪向淨潔地上撮些子沙土，撒在你後生晚進眼裏去也。

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豈不是佛是法？風動塵起，鴉鳴鵲噪，豈不是佛是法？四時代謝，萬物榮枯，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濕，豈不是佛是法？以至真如般若，菩提涅槃，無明煩惱，妄想顛倒，行住坐臥，折旋俯仰，豈不是佛是法？這箇是諸方叢林中學得底家常茶飯，有什麼交涉？既無交涉，又莫是泥龕塑像，黃卷赤軸，是佛是法麼？又莫是即心非心，亦有亦無，半合半開，是佛是法麼？又莫是麻三斤，乾屎橛，庭前栢樹子，是佛是法麼？又莫是觀世音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是饅頭，蝦蟆[跳-兆+孛]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是佛是法麼？又莫是盡一千七百則主賓互換生殺之機，與一大藏五時八教權實之旨，是佛是法麼？這箇又是諸方老凍膿嘔出底野狐涎唾，又有什麼交涉？既無交涉，又莫是即今口吧吧地與眼眨眨地，是佛是法麼？這箇喚作鼓無明袋，弄粥飯氣，沒交涉中更沒交涉。既無交涉，畢竟佛法二字却教甚麼人說？又教甚麼處了？喝一喝。若是師子，便合翻身，韓獹一任逐塊。所以道：赤肉團上，壁立萬仞，只此靈鋒，阿誰敢擬？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奴呼菩薩，婢視聲聞。釋迦老子只好提瓶挈水，達磨大師洗脚也未有分。據生死海，為大解脫遊戲之場；滅佛祖燈，如彼夢幻空花之影。無去無來，無得無失，無古無今，無他無自，空牢牢，活潑潑，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明明向你道沒可把，因什麼十箇五雙動是扶籬摸壁，無自由分？又如駝一箇漢子在肩上立地了，行一步子也放手脚不得。你若恁麼地，便有駝起。不駝起時，一動一靜，未免將自己日用打作兩橛，要見寤寐一如，生死無間，不可得矣。十二時中，便未免有一半佛法，一半世法，互相取捨，無有是處。又於聲色堆裡，逆順門頭，有箇聞底見底，有箇是底非底，又有箇不聞不見、不是不非底，夾截自己受用之地，要打成一片，不可得矣。只這打成一片底說話，往往多是錯會了也。將謂面前有一物在這裡，教你著功用力了，打成一片。殊不知你但忘知忘覺，絕見絕聞，自然成一片矣。却就這裡縱橫遊戲，七出八沒，發大機，顯大用，則從上若佛若祖，與盡大地人，赤窮性命，總在這漫天網子裡了也。有時把定教你住也得，有時放行教你去也得，有時教你生也得，有時教

你死也得，有時向你道是道非也得，有時向你道有道無也得，以至脫間漏架，換斗移星，指南作北，總不離這一著子。
你如今不到這田地，蓋謂是你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棄了自己成現潑天活業，却欲向見聞聲色之內僥疆立界、自狹自小，稍有越界侵疆，便見契券不明、作主不得。從上若佛若祖與父翁遞代相承底，蓋古今天地榛荒草穢，是謂可憐憫者。欽上座到此，索性不憚勞苦，與你把手耕翻到底。喝一喝，云：只這是古今天地、只這是古今日月、只這是從上佛祖、只這是父翁契券、只這是自己活業、只這是無明種子、只這是榛莽交參、只這是稻香果熟，能於一喝未施、一念未生、一塵未立以前，一踏踏著萬象森羅一時拱手，更說什麼四至分明、業歸本主？直得盡大千剎海、百億乾坤是上座自己，窮曠大劫、百億佛祖是上座兒孫，以至變桑田為滄海、縮萬世為一時，法爾如然，初無奇特。你若不到這箇田地，何以謂之明大法、透古今？又何以辨龍蛇、擒虎兕？你若不具殺人不眨眼底氣槩，便未免被五蘊四大牽入陰界中去也。又其不然，今日三，明日四，寒一上，熱一上，信一半，疑一半，安有成辦底時節？安有到家底消息？你須是奮不顧身，一往直入百萬軍中，直取顏良一箇頭子，號令天下始得。你若只猥猥毸毸，殃殃祥祥，東尋西討，覷地覓針，又濟得什麼事？縱饒你忽然看得一句子透，歡喜一上子，從頭舉來一看，將謂都是了也。逗到明朝後日，莫教築著一句子透不過，待從頭舉來一照，又都不是了也。又聽你向這裡東咬西嚼，頌古內合，頌古內參，碧岩集上檢，耳朵頭聽，肚皮裡卜　，忽然卜著，又透得這一句子，又懽喜一上子，又將謂都是了也。忽然不恰好，被箇沒意智漢，將手向你面前劃一劃，又透不得，又印都不是了也。無他，蓋為你疑團不破，一向只在情意識內走，逗到意路不行處，頓在面前，如銀山鐵壁，橫也沒奈何，竪也沒奈何。你到這裡，須是倒退一步，一翻翻轉，颺在背後始得。你若逐旋挨，逐旋拶，逐旋穿，逐旋鑿，直饒你討得些子罅縫，爭奈銀山鐵壁，只在你面前消化不得。
你又不見白雲端和尚道：從上留下一言半句未透者，如銀山鐵壁。及乎透了，元來自己便是銀山鐵壁。且道白雲道底是？欽上座道底是？你若向這裏覷得透一千七百，則閑家潑具如貫珠輪，一時被你撥在後面了也。其或不然，未免銀山鐵壁只在你面前消化不得。正恁麼時，那箇是上座自己？喝一喝：劒去久矣。
改旦令辰，同列兩序，合山尊眾，各各道體起居萬福。某夏間誤蒙方丈俾令掛牌，甚愧才踈，殊不稱職。前月二十日，再為初機舉話一次，復隨後忉怛一上。本擬送牌納還，了在冬節告閑。茲因主人未歸，今日是初一，似覺堂中冷淡，不免出來做箇熱鬧。惟是天

寒，牽率大眾，不勝戰汗。有箇四句頌，寤寐一如，舉似大眾：面前明暗兩忘時，莽蕩乾坤都不知。到此若生毫髮見，依前越國又依稀。

湖州報恩普說：三十三州七十僧，驢腮馬額得人憎。諸方若具羅龍手，今日無因到淨明。此是應菴老祖開了這般口，至今合不得。報恩今日道：八十餘人十七州，相看盡是惡冤讎。諸方有道不肯學，來共山僧作對頭。今日到這裡，有口却無開處，未免向壁角落頭，拈起一柄折頸刀子，度與諸人。所貴向情識未動以前，一刀兩段，便見著衣喫飯不是別人，鵲噪鴉鳴初非外物。設或信根遲鈍，三搭不回，自是你宿無靈種，也怪雪岩不得。

只如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臨濟到高安灘上被大愚一點，便道黃蘗佛法無多子；德山於龍潭吹滅紙燭處見徹自己，便道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這幾箇漢子豈不是一得永得、一了便了底樣子？豈似你如今根浮脚淺，這裡經冬、那邊過夏，逴得些子殘羹餿飯築在肚皮裡，莫教打一箇噫氣，直得薰殺人點胸點肋，道我會禪會道，將一箇是字與非字頂在額角上，到處去印證那禪牀角頭老骨樶。似這般底有處著你在，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你多語，勸你後生晚進何不趁身強力壯，一往直前退步就己打教徹去，莫只悠悠漾漾者也之乎鑽入骨董袋裡去也，直須竪起生鐵脊梁向蒲團上一揑粉碎，直得虛空汗下、大地平沉始得。若也未有這箇力量，須是十二時中行坐時、著衣喫飯時、屙屎放尿時，單單提古人一則沒意智底話頭，如一座須彌山頓在八萬四千毫竅、三百六十骨節之間，心心相續、念念相承，忽於用力不及處盡底一翻，翻却窮十方三際，是箇大解脫場、是箇大光明藏，便可與從上百千佛祖握手出沒、遊戲其間，如置陶家輪於掌上，可得而思議哉？

前晚，僧眾賣香上來禮拜了，欲請為眾普說，參頭出云：某等愚昧，蒙無所知，伏望不吝慈悲，開示第一義諦，令某等得箇入處。若論第一義諦，正要蒙無所知，何得頭上更要安頭、騎牛更要覓牛？且問你：喫飯還要問人借口麼？著衣還要問人借手麼？行底、坐底、聞底、見底又是阿誰？一切處、一切時更欠少箇什麼？可謂現成、可謂省力，直下坐斷報化佛頭，如白衣拜相、平地登仙，無第二人、無第二念，盡大地只是一箇自己自是，你自信不及，甘受陸沉，叉手當胸道箇咨和尚也。大屈哉！

如今不獲已，向第二義中，略借古人蹊徑，更與你作箇方便。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只遮一箇無字，便是你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便是為你截斷生死夢幻根株底刀子，便是為你照破古今千差萬別底鏡子。只貴向未舉起前，翻身一擲，颺在那邊

更那邊，直得洒洒落落，八穴七穿，大用現前，不存軌則。雖然，我恁麼道，也是大海鑿池，虛空釘橛，望他正宗下事，遠之遠矣。作麼生是正宗下事？夜深不如瞌睡好。

百千異流，咸歸大海；百千異法，咸歸此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燕語鶯吟，共演如來實相；山青水綠，單明清淨法身。若是英特上士，便好喝散大眾，掀倒禪床，將山僧爛搥一頓，道：且莫誤賺後人，瞎將來眼。豈不慶快平生？

若也只麼握節當胸，伏聽處分，不免引些陳爛葛藤，牽惹諸人去也。豈不見永嘉大師初參六祖，至曹溪，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何得生大我慢？永嘉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取無速？永嘉曰：體本無生，了本無速。祖云：如是，如是。永嘉方整威儀禮拜，須臾告辭。祖曰：返何速乎？永嘉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永嘉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爾甚得無生之意。永嘉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永嘉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叢林自此稱為一宿覺。兄弟一等是發足超方，尋師訪道，就中永嘉較別。你看他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自是蓋天蓋地，耀古騰今。更看他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是什麼氣槩？無端六祖道：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何得生大我慢，也大屈哉？永嘉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面赤不如語直。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取無速，將謂有多少奇特？永嘉曰：體本無生，了本無速，謾費分疎。祖曰：如是如是，冬瓜印子。永嘉方整威儀禮拜，須臾告辭。且道與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相去多少？祖曰：返何速乎？又却世情流布。永嘉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少說道理。祖曰：誰知非動？喝一喝。永嘉曰：仁者自生分別，不妨軟頑。祖曰：爾甚得無生之意，又是冬瓜印子。永嘉曰：無生豈有意耶？始終只認得一橛。祖曰：無意誰當分別？何不與本分草料？永嘉曰：分別亦非意，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大小祖師放過永嘉了也。

如今兄弟跨人門戶，是則也道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祇是纔入僧堂裡，便被一鉢五味羹換却舌頭，一時忘却了也。十二時中不是勾三攪四，便是說七道八，縱有一人半人真箇把作一件事在蒲團上，不是昏沉便是散亂，何曾有一斯須、一頃刻如永嘉遶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底時節？又何曾知道體本無生、了本無速？又何曾知道分別亦非意？日久月深，未免打入長行粥飯群中去也。所以道：既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須是發大勇猛、立大志願，不顧危亡，一往直前，不問是生是死、是無明是煩惱、是

真如是般若、是昏沉是散亂，一斬斬為兩段，赤骨律地跳將出來，大洋海裡翻身、須彌頂上著脚，然後單單提起無上佛祖正印，盡百億山河大地、百億往古來今、若聖若凡、若草若木，一印印定，毫髮無餘。竪起拂子云：看看，印文露也，眼辦手親，一逴逴得，一任顛來倒去、橫搭竪搭、是神是鬼、是邪是正，悉與面門一搭，教伊轉身無路、回避無門，喚作海印三昧，亦謂之海印發光。正恁麼時，不見有生死，亦復離涅槃；不見有無明煩惱、昏沉散亂，亦復離真如解脫、般若菩提。還信得及麼？

已得入手，不妨拈出對眾一搭，印破三世佛祖面門，也要燈籠露柱相共證明。有麼？有麼？如無，山僧不免借永嘉大師見六祖底拄杖畫一畫，云：畫開錦縫，拈出正印，普示諸人去也。卓一下。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

告香普說。光陰易老，果是無常迅速，夢幻不堅，豈非生死事大？有力量漢一翻翻轉，直得大地平沉，乾坤獨露，萬里長空，纖塵不立，森羅萬象，俯仰折旋，全體是箇大光明藏。佛與眾生同一受用，絲毫不異，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四聖六凡輪迴三界之內，善惡趣中無由出離，遂勞我先聖脫珍御服，著弊垢衣，與爾同生同死，同來同去，同住如來無上妙明性海，開佛知見，示佛知見，說無說有，說是說非，說空說假，說權說實，說正說偏，說一乘圓頓。至於教外別傳，行棒行喝，指空話空，開三要玄門，分四種料揀，五位君臣，一鏃破三關，兩口無一舌，即色明心，附物顯理，麻三斤，乾屎橛，庭前栢樹子，狗子無佛性，是皆一時方便，如將蜜果換苦葫蘆，又如將一百二十斤重擔一放放在你肩上，只要知道盡是自家珍寶，自家受用無窮而已。伶俐漢不受人瞞，道總是磚頭瓦礫，殘羹餿飯不勞拈出，大地山河本來清淨，見聞知覺本自現成，出生入死如同遊戲，塵沙剎海自他不隔於毫釐，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自是你自生障礙、自作艱難、自信不及。咄！信箇甚麼？頭上豈可安頭？鉢盂豈可安柄？你若抵死更不知歸，堅欲捕風捉影，不妨竪起生鐵脊梁，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併作一箇無字，一提提起，斬斷昏沉散亂，掀翻明暗色空，夜半突出金烏，照了空花水月，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仰山到這裡已是有舌如結、言詞俱喪，不免將自己抹作微塵，供養盡大地人去也。三千里外掩鼻橫趨，已喫老僧三十拄杖，聞香聽氣途路之客，莫教認毒藥作醍醐，通身瀉下腸肚、通身換却骨頭，也須腦後一鎚、死中再活。

自餘依依稀稀，彷彷彿彿，瞎驢趁大隊，認魚目作明珠，仰山這裡却用不著。

今夏三百六十僧，多是諸方頭角。罷參，宿衲卍字堂前，竿木隨身，探水而已。
忽若傾湫倒岳，又却水泄不通。你向什麼處與雪岩相見？擬議之間，莫怪霹靂閃電。
就中亦多有新發道意菩薩，乍入叢林，未知深淺，切忌雜毒入心，直須拚取一生不會，下些實地工夫，一踏到底始得。切莫向古人冊子上尋，今人口角下覓，直饒學得盛水不漏，莫教被明眼人一覷，如水銀落地，一時百雜碎了也。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若論宗門下事，擊石火，閃電光，指南作北，換斗移星，動若疾燄過風，那裡覓他縫罅？所以道：有賓有主，有體有用，有收有放，有殺有活，有賞有罰。有時全賞全罰，有時全罰全賞，有時賞中有罰，罰中有賞，有時賞即是罰，罰即是賞，賞罰俱明不明，方見有賞有罰。有時全生全殺，有時全殺全生，有時生殺同時，俱不同時。至於賓中有主，主中有賓，賓中賓，主中主，賓主交參，主賓互換，等閑拈起一微塵，便有如是賓主，有如是體用，有如是收放，有如是生殺，有如是賞罰。豈你杜撰長老，杜撰衲子，認些螢火之光，可以擬議者哉？雖然，太平不用閑戈甲，一統山河似鏡清。
告香普說。參方上士，問道英靈，舉足動步，須看先輩典刑。德山見龍潭吹滅紙燭，徹法源底，入門便棒，打風打雨。臨濟喫黃檗三頓痛棒，摟出心肝，入門便喝，如雷如霆。自餘隔江招手，望見剎竿，鰲山店上，畫角聲中，總是路途之客，無足道者。你輩後生晚進，不辨春秋，不分晝夜，被昏沉散亂縛作一束，滯在無魂必死之鄉，也道我參方問道，得不逢人愧悚者哉。討掛搭時，無一人不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纔跨僧堂門，便不見有無常，不知有生死，但知趁大隊，喫粥飯，屙屎送尿，隨人上下而已。誰管你狗子佛性無麻，三斤庭前柏樹子，便生佛出世，也只道是西天老比丘，可謂是絲毫無繫，直透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者矣。其奈依稀相似，端的不然，脚又疼，背又痛，坐一霎禪，喫一頓飯，兩脚如槌打相似，也好悒惶，也好生受。兄弟，只這便是生死無常到來時節，只這便是父母未生本來面目現前時節。若能如是領略得去，不越一念親證如來清淨法身，不動一塵親入如來寶明空海，歷三大阿僧祇劫不離當念，遍十方恒河沙世界不離目前，演百千無量妙義、說百千無量妙法總不離這箇時節。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竪起生鐵脊梁，提起一箇無字，如一座須彌山頂在額角頭。正恁麼時，自然不見有昏沉、亦不見有散亂，脚也不疼、背也不痛，孜孜爾、念念爾，不覺不知噴地一下，親見三世諸佛法報化金剛正體放光動地，照塵沙剎盡是金色光明世界，森羅萬

象、艸木叢林盡是寶華王座，出微妙音、演微妙法，普度一切群生，平等成佛。現前清眾不分內外、不間親疎，不問上中下座、有學無學、已出世未出世，盡是在須彌燈王會中與釋迦如來同受記莂，於五百劫後同時成佛，各據一國土、各轉四諦法輪、各度無量眾生，轉度未度、轉化未化，直待眾生界空而後已。

是則故是，却須迴光返照，自家真箇是那箇成佛底面孔也無？亦須各各自家檢點，從朝至暮，還得成片段也無？還得一絲毫無間斷也無？還得一絲毫不犯叢林規矩，像箇衲僧去就也無？

自其不然，未免只是虛消信施，唐喪光陰，豈不孤負行脚本志？動是二三百里，二三千里，拋離鄉井，父母師長成得箇甚麼邊事？豈不自家奮發，自生勉勵，勇猛更加勇猛，精進更加精進，提一箇無字，如合眼跳黃河，盡命一跳，必有契悟底時節。但要寬著期限，急下手脚，以悟為則，不得將心待悟，便被一箇悟字一礙礙住，直待彌勒下生，也無箇悟底時節。喝一喝，悟箇甚麼？直下坐斷報化佛頭，無第二人，無第二念，一切處現成，一切處成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直饒擘開太華，透出黃河，也只是箇山青水綠。閑看粉節過墻，添得數莖新竹。

聖恩寬大，佛法中興，無如此日。祖道荒凉，叢林凋喪，無甚此時。你這一隊漢，一百里、二百里、一千里、二千里，總道來仰山寺裡，依附廣眾，親近師友，參禪學道，究明己躬下生死大事。却只麼隨群逐隊，業識茫茫，爭人爭我，爭是爭非，爭先爭後，驀越叢林，埋沒自己，唐喪光陰，虛消信施，輕欺天地，慠慢佛祖。略不勉勵，抖擻自己，返面自看，是我畢竟有甚麼長處？禪作麼生參？道作麼生學？死生大事作麼生透？縱使有一知半見，也是口耳沿習，訛謬語言，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指鹿為馬，喚鐘作甕，所謂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者是也。求一箇半箇，向佛祖命根下直斷一刀，佛祖頂[寧*頁]上倒行一步，萬中無一多。只寮舍裡、經案頭、鐘樓鼓樓上、佛殿藏殿裡、長廊下，聚頭接耳，情識搏量，識情解註，傳授裏私佛法。殊不知，古人一時方便垂慈，流落一言半句，如蟲禦木，偶爾成文。你若著意追求，著實理論，又却全體不相似了也。直饒注得明白又明白，解得分曉又分曉，隔截生死一念子，還曾破也未？面前五陰六塵，還曾開也未？仰山門下，論實不論虛。我在江浙時，有一種住大院尊宿，口裡水漉漉地，築一肚皮殘羹餿飯，一味穿鑿古今，拈起拂子，東擊西敲，撒出一肚皮野狐涎涕，直得遍地狼狼藉藉，臭不可聞。有一種不識好惡漢，攬著這般臭氣，喚作醍醐上味，為世所珍，蘊在八識田中，如油入麵，永取不出，氣習薰陶，枝蔓滋長，子又生孫，孫又生子，莫不遞相傳授，互相證據，各各自謂會禪會道，自己未曾明白，先要龜鑑他

人，開室舉話，受人請益，寫法語，示因緣，滿紙盈筆，說相似葛藤，誑惑江湖，聾瞽後學，造地獄因，結無間果，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正因行脚，正因辦道，正因做工夫。本色道流，直須寬作程限，急著手脚，以悟為則。若貪速効，又貪易入，便被這一種黨類，勾引在草窠中，成就野狐知見，野狐伎倆，半青半黃，不分不曉，朦朦朧朧，彷彷彿彿，如魂不散底死人相似，則是箇焦芽敗種。若是有力量漢，直須拚取一生不會，今生不了，更有來生，來生不了，更有後世，曠大劫來，生死無明煩惱，與天地同根，要一翻翻轉，超過三大阿僧祇劫，與佛齊肩，豈易事也哉？

今夏一眾老成亦多、英俊不少，半是擎頭戴角、半是伏爪藏牙，必欲與生死二字討箇明白，是故諸路鄉頭力到侍者寮陳請，必欲老僧為眾告香。我心裡道：今年七十老，不以筋力為能，成龍者從他上天、成蛇者從他竄草。而況老僧無禪無道、無見無聞，生平不事方冊又無記持，說箇什麼即得？只有箇狗子無佛性話，颺下糞掃堆頭四十餘年了也，只得拈出布施諸人，從教西咬東咬、橫嚼豎嚼，忽然失口咬碎，直得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盡底平沉，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一千七百則葛藤氷消瓦解，生死與去來不妨自由自在。若是逐旋參、逐旋透、逐旋和會、逐旋懽喜，叢林大有人在，非吾所知。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二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　昭如　希陵　等編

舉古

上堂。向上一關，明如杲日；絲毫擬議，如隔鐵圍。是汝諸人到遮裏如何理論？試舉看。釋迦老子在靈山會上拈一枝花，瞬青蓮目普視大眾，時百萬人天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五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毋令斷絕。敢問諸人：畢竟喚什麼作正法眼藏？既是實相，如何說箇無相底道理？微妙法門又從什麼處入？遮一枝花在世尊手裏不曾動著，付囑箇什麼？汝當流通，毋令斷絕，又教什麼人流通？還知麼？若也未知，更聽仰山為汝從頭說破。若是正法眼藏，敢道釋迦老子自無半錢分實相無相？惟其無相，所以實相現前，山青水綠、鴉鳴鵲噪、夜闇晝明、風動雲起，處處皆微妙法門。除是離却見聞、絕却現行，不移跬步，全身已在裏許，然後見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若是遮一枝花，世尊未曾拈起，已被迦葉與百萬人天和根撼碎了也，更說什麼付囑？汝當護持流通，毋令斷絕。自古自今，接響承虛，如稻麻竹葦，如靈雲見桃花，便道：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香嚴去除糞穢瓦礫，擊竹作聲，便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峭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此二老可謂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又如太原聞畫角，溈山撼門扇，黃蘗吐舌，龍潭吹滅紙燭，臨濟喫三頓痛棒，異端並起，邪法難扶。到遮裏，須是箇漢始得。有麼？有麼？如無，更聽一頌：無影枝頭一點春，笑他無地可藏身。黃金自有黃金價，何必和沙賣與人。

上堂。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啐啄同時，劒去久矣。且道是什麼人發明如是事？試舉看。達磨大師自西天竺國而至金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答云：廓然無聖。武帝曰：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達磨因此折蘆渡江。至魏後，武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曰：不識。誌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曰：當遣使去詔。誌公曰：莫道陛下，合國人追他亦不回。達磨與武帝一挨一拶，如兩鏡相照，間不容髮。無端被誌公向明鏡上彩畫虛空，翻成瑕翳。武帝問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當時教法盛行，教家有真俗二諦之說，第一義即真諦也。達磨云：廓然無聖。且道是為武帝說答他語？畢竟廓然無聖理作麼生？聖諦第一

義，義何所宗？兄弟到遮裏，也須是著些子眼腦揣摩始得。往往盡道武帝被達磨當面熱瞞，殊不知武帝自是箇作家君王，到他面前一點子也用不著。你看他纔被達磨道箇廓然無聖，隨口便問：對朕者誰？好兄弟，遮一句子大親切。達磨到遮裏，未免露出本來面目，道箇不識。武帝不契，又是放開漫天鐵網了也。只如折蘆渡江至魏，且道出得梁朝天地也無？帝後舉問誌公：也要此話大行。誌公云：陛下識此人否？臂肘不向外曲。帝云：不識，達磨元來猶在。誌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宗，和聲便好。一時屏出。帝云：當遣使詔，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公云：莫道陛下，合國人去，他亦不回。若回，堪作什麼？此是祖師門下第一箇話頭，頌者拈者，自古及今，不知多少。未免盡道武帝蹉過達磨，誠謂刁刀相似，魚魯參差。一箭尋常落一鵰，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峯前坐，梁主休云更去招。此是白雲端和尚頌。今時兄弟，將謂一箭尋常落一鵰，是頌廓然無聖；更加一箭已相饒，是頌不識。若如是，又是箇識情計較，討什麼白雲端和尚也？末後却道：直歸少室峯前坐，梁主休云更去招。又只是尋常世俗之話。大凡宗門下語言，不說體，便說用；不說事，便說理。却如何只恁麼說？若向遮兩句下，親見白雲和尚，方知道遮兩句，一句全體，一句全用，於二中間，事理雙全。然後則知白雲與達磨、武帝，在楊子江心握手，却在鳳凰臺上相逢；鳳凰臺上握手，却在楊子江心相見。雪竇和尚頌云：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遮四句一時頌了也。為他才地寬闊，又向下面下箇注脚道：因茲闇渡江，豈免生荊棘？遮兩句占了多少田地，合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要緊是遮一句子。若向遮一句下透得，一千七百則公案，許你一串穿却。且道遮一句落在什麼處？遮裏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保寧勇和尚頌云：煉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門前賣與誰？遮四句子却無你下口處，亦無你計較處。且道落在達磨分上？武帝分上？誌公分上？須是參始得。山僧效顰也有一頌：西來十萬路迢迢，智鑑當軒影莫逃。四海浪平龍睡穩，九霄雲淨鶴飛高。

上堂。玉樹瓊林，寶階銀闕，皓若蘆花，恍然明月。直鈎垂釣，自有金鱗上鈎；地平如掌，依舊七凹八凸。且道是什麼人有如是照用，得如是心髓，了如是因緣？試舉看。二祖神光於少林初參達磨時，天大雪，神光堅立雪中不動。遲明，積雪齊腰，可謂是埋沒天地，孤負自己。達磨閔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己是和贓捉敗。光悲泣曰：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若不折蘆渡江，幾被梁主毒手。磨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能行難行，能忍難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繼真乘，徒受勞苦。神光

聞師誨勵，潛取利刃，自斷左臂，置于師前，是名真法供養。達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亡軀。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因與易名慧可。向什麼處著？光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但盡凡情，別無聖量。磨云：諸佛法印不從人得，將謂自西天帶來。光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喝一喝：甘伏，聽人處分。磨曰：將心來，為汝安。光曰：內外覓心了不可得，一翳在目，空花亂墜。磨曰：我為汝安心，竟賺了古今多少兒孫。面壁九年，將謂有多少奇特。平地無端陷了神光，白著隻臂。是汝諸人且道，立雪齊腰正恁麼時，是有心耶？無心耶？於覓心不可得處，與雪深三尺相去幾何？遮裏著得一隻眼，便見神光大師立地處，便知諸佛法印不從人得。利刀斷臂，如斬太虛。覓心不得處，山河大地脫爾現前。只改舊時行履處，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白雲端和尚頌云：終始覓心不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鼻孔在面上是定，終不生在頷下。妙喜頌云：覓心不得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瞞。立雪齊腰，寒凍徹骨。妙喜却云：嚼碎通紅鐵一團。何得句語相返？畢竟意作麼生？你兄弟家無事，也須東咬西嚼，自家卜 度看。忽然蹉口咬著，方知道諸佛法印果然不從人得。無為子頌云：九年面壁太多言，接得門人一臂全。京洛至今三尺雪，天寒何止普通年。九年面壁，默然而坐。他却道：九年面壁太多言。只遮太多言三字，畢竟如何體解？京洛至今三尺雪，非獨京洛，直得盡大地六月盡是嚴霜。汝等諸人還覺寒毛卓竪麼？其或未然，聽取一頌：利刀拈起白如霜，可惜無端成自傷。消盡少林三尺雪，古今天地只尋常。

上堂。明如日，黑似漆，取不得，捨不得。是什麼？試舉看。五祖大師示眾索偈，欲傳衣，法堂中上座呈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無使惹塵埃。過遮邊著。六祖能大師和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是背後叉手，北秀南能，大似徐六擔板，各見一邊，已為諸人掃蕩了也。仰山莫別有長處麼？聽取一頌：時勤拂拭與掀翻，錯莫無端認定盤，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上堂。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與不及，真不掩偽，曲不藏直。畢竟如何辨的？試舉看。六祖能大師至法性寺，暮夜風颺剎幡，聞二僧對論，禍不入慎家之門。一僧云：風動錯。一僧云：幡動錯。往返未能契理，一對無孔鐵鎚。祖云：還許俗流輒預高論否？鼠口應無象牙。祖曰：仁者心動錯。山僧在天目會中，聞舉老佛照在室中要舉：是風動？是幡動？遮僧如何？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天目下語：是風動？是幡動？遮僧如何？貪觀白浪，失却手橈。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揭

却腦蓋。佛照喜之。後到松源會下，因舉前話，松源乃橫點頭。且道是不肯佛照如此舉話耶？是不肯天目如此下語耶？汝等諸人若於橫點頭處見得祖師，識破二僧，便見法昌遇和尚頌云：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畢竟遮一頌意作麼生？只如道：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却落在什麼處？後面又道：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又作麼生？如今有一等在情識意路上行底，未免道是頌，二僧只知是風動，是幡動，却不知是心動。若果如是，法昌堪作什麼？當知道他古人著著自有出身之路。豈不見保寧勇和尚頌云：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奈當門荊棘生。不妨說得太煞明白。山僧今日舉也舉了，注也注了，只是要見祖師與二僧大遠在。聽取一頌：兩岸桃花紅欲然，洞中流出自涓涓。仙家不會論春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上堂：依依稀稀，彷彷彿彿，名不得，狀不得，三世諸佛於此沒溺深坑，帶累天下老和尚與盡大地衲子總跳不出。試舉看。南岳讓和尚往曹溪參六祖，棄却衣下明珠，却向外邊尋逐。祖問：甚處來曲開方便？讓曰：嵩山來道途跋涉。曰：什麼物恁麼來？無端！無端！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大好！大好！祖曰：還假修證也無？探竿影草。讓曰：修證即不無，染汙即不得，添得一重狼籍。祖曰：即此不染汙，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冬瓜印子。然雖如是，自古自今撐天拄地、戴角擎頭者如稻麻竹葦，要且未有一人脫得遮箇印子。且道印文在什麼處？豈不見汾陽頌道：因師顧問自何來？報道嵩山意不回。修證不無不染汙，撥雲見日便心開。灼然要承當箇事，須是如撥雲見日始得。畢竟那裏是他撥雲見日處？莫是說似一物即不中麼？不是遮箇道理。又莫是修證即不無、染汙即不得麼？不是這箇道理。且道那裏是他撥雲見日處？到遮裏須是親面一見始得。又不見保寧勇和尚頌云：戴角披毛恁麼來，鐵圍山岳盡衝開。閻浮踏殺人無數，驀鼻渾牽拽不回。若要撥雲見日，須是有遮箇氣槩始得。其或未然，更聽一頌：堂堂日用妙無痕，纔涉纖毫即是塵。照水銀蟾沉夜魄，戀花香蝶醉芳魂。

上堂。白衣拜相，平地登仙，是人知有，別無秘傳？試舉看。馬祖在菴中坐禪，死水不藏，龍讓禪師往問：汝在此圖箇什麼打草驚蛇？祖云：圖作佛，妄想不少。讓乃取一片磚去磨，垂絲千尺。祖云：磨磚作什麼上勾了也？讓曰：磨磚作鏡，意在深潭。祖云：磨磚豈能成鏡？已是照天照地。讓云：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能成佛？露出本來面目。祖無對，乃云：如何即是把定嚥喉了也？讓云：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喝一喝，云：汝等諸人若能於此一喝下承當得去，莫問打牛打車，和讓禪師手內一

片磚百雜碎了也，直得寒光烱烱，洞徹山河。讓禪師又謂祖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舍；若學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未達其理。祖聞師誨，如飲醍醐。古人根器敏利，輕輕一撥便轉，豈似今人遲鈍，終年卒歲，從生至死，只麼昏昏醉醉、憨憨癡癡，何時是了？何不也向十二時中思量他？古人道：打車打牛。畢竟意作麼生？當知遮一句子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也須東咬西咬，試自嚼咬看。忽然等閑咬著，方知道磨磚真箇成鏡，坐禪斷不成佛。聽取一頌：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閑驀鼻拽將回，鏡光一照明如日，直得木人心眼開。

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達磨九年面壁，二祖立雪齊腰。所謂以器傳器，如印印空。過此以往，且道還有恁麼人發明如是事麼？試舉看。馬祖一日示眾曰：汝等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又曰：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舍惡。淨穢二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即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曰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馬簸箕與麼說話，可謂傾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說箇心，已是強立名字。更說此心即是佛心，所謂頭上安頭，帶累後代兒孫迷頭認影，至今無有了日。既知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當知無亦本無，無亦不立。到遮箇田地，方可謂萬象森羅。一法之所印，見色便見心。汝等諸人，即今各各見山見水，見明見闇，一一分曉，一一明白。自家本心，還得親見也無？若也未見，豈不聞釋迦老子道：明還明，闇還闇，礙還墻壁，通還虛空。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非汝而誰？即汝心也。心不自心，故不可見。既不可見，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煩惱無明，但有其名，都無實義。所以道：心生則種種法生，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生既不生，當恁麼時，喚作色即是，心即是，佛即是，更討甚麼心，覓什麼佛？所以妙喜頌云：即心即佛莫妄求，非佛非心休別討。紅爐燄上雪花飛，一點清凉除熱惱。且道紅爐燄上雪花飛，正恁麼時，是什麼境界？還有佛可求，心可覓麼？更聽山僧一頌：語默俱忘非是非，聖凡情盡絕玄微。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

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當機覿面全提，豈在拈槌竪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萬象森羅形端影直。有麼？試舉看。馬祖與百丈行次，相將草裏輥，見野鴨子飛過，切忌隨聲逐色，馬祖云：是什麼？千聖莫能名。百丈云：野鴨子錯認話頭。馬祖云：甚處去也？

明月蘆花兩岸秋。百丈云：飛去也，夕陽西去水東流。馬祖回搦百丈鼻頭，果然落草，百丈作忍痛聲遮禽獸，馬祖云：又道飛過去，誤賺人家男女。百丈有省，笑殺傍觀。馬祖尋常道：凡所見色便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色即是心，心即是色，色本非色，心即無心，無心而心，全心即佛，非色而色，全色即心。馬祖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去，大地山河全體獨露，馬祖曲盡老婆心，與百丈當陽指出道：是什麼？百丈云：野鴨子蹉過了也。馬祖又與隨後一拶道：在什麼處？百丈云：飛過去，依舊不知歸。馬祖到這裏未免傷鹽傷醋，將百丈鼻頭一搦，百丈忍痛作聲：牽得回來堪作甚麼？竪起拂云：汝等諸人還見野鴨子麼？放下拂，如今在什麼處？是汝諸人能於此掃破迷雲、豁開慧日，便見馬祖與百丈敗闕不少。非但見得馬祖與百丈敗闕，便見山谷道人見晦堂論此道，晦堂云：論語中有吾無隱乎爾一句，學士試解說看。山谷盡平生伎倆千說萬說，只是不契晦堂意。山谷到遮裏不奈何，請益晦堂，晦堂云：學士久久自會。一日相與遊山，忽聞桂花香，晦堂遂問山谷云：什麼香？山谷云：桂花香。晦堂隨後云：吾無隱乎爾。山谷於此豁然契悟。雖然，鼻孔未免落在晦堂手裏。且道與馬祖搦百丈鼻頭相去多少？百丈見處與山谷道人見處是同是別？汝等諸人若向遮裏緇素得出，許你具參學眼。無垢狀元見妙喜，與妙喜論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妙喜曰：狀元只知格物，不知物格。無垢曰：如何是物格？妙喜曰：唐明皇幸蜀斬畫像，其人在陜西頭落。無垢聞如此道，轉見茫然，因如廁有省，乃有頌子云：子韶格物，妙喜物格，元來一貫，兩箇五百。汝等諸人到遮裏要會格物則易，要會物格則難，見得物格也未免被山僧拂子串却鼻孔。拂子且置，野鴨子即今在什麼處？聽取一頌：那下飛來水面浮，却來遮裏問踪由，只因回首不知處，一捏通身冷汗流。

上堂。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事畢竟如何？近傍試舉看。百丈再參馬祖，即日：恭惟。馬祖竪起拂子：尊候萬福。百丈云：即此用，離此用，強生分別。馬祖掛拂子於舊處，依舊孟春猶寒。馬祖却問百丈：汝以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不可別更有也。百丈亦竪起拂子：好兒終不使爺錢。祖云：即此用，離此用，毫髮無差。百丈掛拂子於舊處，總離遮裏不得。馬祖震威一喝：醜舉止。百丈於此大悟，直得三日耳聾。真箇麼？往往盡道於喝下大悟，殊不知阿魏無真、水銀無假。自古自今，天下老和尚青黃不辨、菽麥不分，獨有雪竇較些子道：大冶精金，應無變色。老汾陽頌云：偶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床角上懸。舉放却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順朱填墨，不是作家。真淨文和尚頌云：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見。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蘗面。大力量人，語默裏轉

却。妙喜頌云：馬駒脚下喪家風，四海從今信息通。烈燄堆中撈得月，巍巍獨坐大雄峯。說道理則不無，要見馬祖、百丈大遠在。兄弟若欲承當箇事，如隔墻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烟，便知是火。又如奔流度刃，疾燄過風，眨得眼來劒去久矣。百丈當時纔見其竪起拂子，便折作兩段，尤較些子。無端問箇即此用？離此用？鼻繩便落在他手裏了也，便被他橫拈倒拽。至於震威一喝，却道：我當時大悟，直得耳聾三日也。大屈哉！還識羞恥麼？山僧到遮裏，路見不平，令人剗削，只是寡不敵眾，未免隨後也與一頌：一喝當頭雷電奔，人聞說亦闇消魂。看來何止聾三日，直到如今海岳昏。
上堂。寰中日月，量外乾坤，舉起也千差萬別，放下也不立纖塵。試舉看。百丈凡參次，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眾退，老人不退，丈乃問云：面前何人？老云：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巖下，乞依亡僧例。丈令維那白眾：食後送亡僧。食後，丈自領眾至山後巖下，挑出死野狐，乃依法火葬。至晚上堂，舉前事，黃蘗便問：古人錯答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丈云：近前來。蘗近前打丈一掌，丈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司馬頭陀舉前話問溈山，山撼門扇三下。汝等諸人能於溈山撼門扇處見得徹去，即知五百生前百丈即是五百生後野狐，五百生後野狐即是五百生前百丈。要會不落因果麼？拍左膝云：遮裏是。要會不昧因果麼？拍右膝云：遮裏是。其或未然，且更為諸人重下注脚。百丈凡參次，常有一老人隨眾聽法，冷地看人長短。一日眾退，老人不退，不是好心，丈問云：面前何人勾賊破家？老人云：非人也。莫是野狐麼？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且莫說夢。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答云：不落因果錯，五百生墮野狐身。即今是第幾生？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為甚却作人言？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答云：不昧因果錯。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脫野狐身，且信一半住在山後巖下。敢告和尚，乞依亡僧津送，熟處難忘。丈令維那白眾：食後送亡僧。齋後，丈躬自巖下指出一死野狐，依法火葬。至晚上堂，舉：前事明破即不堪。蘗便問：古人錯答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轉。轉不錯，作箇什麼？大蟲元是虎。丈云：近前來，將謂別有伎倆。蘗近前打一掌，慣捋虎鬚。百丈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焦磚打著連底凍。後司馬頭陀舉問溈山，山撼門扇三下，遮野狐精。後來法昌 遇和尚道：雖則野狐脫去，其奈吐下涎沫，至今無人打屏。法昌 與麼道，轉見狼藉。敢

問諸人：不落因果，為甚墮野狐錯？不昧因果，為甚脫野狐錯？直饒道得落處分明，未出野狐窠窟在。錯！法昌 當時若見，先與拈出雪峯古鏡，教伊轉不得；次與拈出紫胡狗子，為伊斷却性命，也是強說道理。豈不見後百丈政禪師頌云：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還覺頂門重麼？遮箇公案，邪解者多，錯會者不少。如今有一種義學沙門，喚遮箇作差別智、涅槃心。我且問你：逐日風動塵起、夜闇晝明，與遮箇是同是別？山僧輒隨己見，亦成一頌：南山雲起北山雲，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望眾僧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上堂：發越朕兆，未形消息。提持佛祖，未行號令。虛空斫額，萬象拱聽。且道是什麼時有恁麼事？試舉看。黃蘗斷際禪師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遮老漢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揑碎，撒在諸人懷裏了也。若能於此直下承當得去，可謂坐斷報化佛頭，不費纖毫氣力。儻或當面蹉過，山僧未免矢上加尖，為你重下注脚。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非但汝等諸人，三世佛祖也恁麼。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作麼生是今日事？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已是無風匝匝波。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錯？師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擔板漢！汝等諸人能於未開口、未動舌以前，識得黃蘗三世佛祖在你脚底。脫或未然，劒去久矣。豈不見雪竇頌云：凜凜威風不自誇，端居寰宇定龍蛇。大唐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大小雪竇盡力只道得箇端居寰海定龍蛇，末後未免轉身無路，却被風吹別調。大慧老人頌云：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為伊注破了。却較些子。仰山效顰也有一頌：聲前一句蓋諸方，指出乾坤是大唐。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上堂。擘開太華，放出黃河，青天白日，平地風波，逗到伎窮力盡，元來所得不多。臨濟在黃蘗三年，因首座教令上方丈問佛法的的大意，坑陷人家男女，被黃蘗打二十拄杖。瞎！如是三度被打，銀山鐵壁既不契，欲辭黃蘗，却具些子丈夫氣息。首座密啟黃蘗：問話後生甚是不凡，他日作一株大樹蔭凉天下，人在來辭，可方便指引著什麼死急？臨濟辭黃蘗，蘗云：不須他處去，只往大愚去。臨濟到大愚，愚問：甚處來？臨濟云：黃蘗來。愚問：有何言句？濟舉：三度問，三度被打，某甲過在什麼處？過犯彌天。大愚云：黃蘗老婆心切與麼，為你得徹困。更問：有過無過在？為蛇畫足？臨濟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饑來喫飯困來眠。大愚搦住，云：遮尿床鬼子，適來又道有過無過，如今又道黃蘗佛法

無多子，是多少嶮？臨濟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那邊喫，攔來遮裏翻，交大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上大人丘乙己。臨濟遂返黃蘗，依前只是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黃蘗見問云：汝又來作什麼？濟云：只為老婆心切，說著令人滿面羞。蘗云：大愚老漢饒舌，待他來痛與一頓。黃蘗棒教誰喫？濟近前打一掌：知恩纔解報恩。蘗吟吟而笑云：遮風顛漢，却來遮裏捋虎鬚。憐兒不覺醜，金翅擘海直取龍吞。臨濟被黃蘗打三頓拄杖，盡大地風颯颯地，暨乎末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間不容髮。所謂以器傳器，以金博金。且道與二祖立雪齊腰，末後禮達磨三拜，是同是別？若向遮裏定當得出，許你會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至於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當甚椀脫？丘後來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增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且道遮一頌落在黃蘗邊、臨濟邊？汝等諸人於此緇素得出，許你明大法。其或未然，山僧也有頌：東君有令不虛行，三頓烏藤大險生。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上堂。海岳震，虛空裂，萬象奔忙走不徹。是什麼時節？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喝一喝，云：汝等諸人向遮裏直下承當得去，大千沙界平沉，三世佛祖拱手。全聲即色，全色即聲，全體即用，全用即體。聲是體，色是用，用是聲，體是色。與麼會得，便見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為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喝一喝，那箇些兒是一喝不作一喝用？那箇些兒是探竿影草？那箇些兒是踞地師子？那箇些兒是金剛王寶劒？汝等諸人還辨明得出也無？若也辨明不出，山僧更為你從頭注破。又喝一喝，豈不是金剛王寶劒？豈不是踞地師子？豈不是探竿影草？豈不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又喝一喝，云：恁麼會得，總是熱碗鳴聲。所以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同時不同時、俱奪俱不奪則且置，汝等諸人畢竟喚什麼作人？又喚什麼作境？喚什麼作照？又喚什麼作用？喝一喝，只此是人，只此是境，只此是照，只此是用。又喝一喝，同時不同時，一時奪却了也。放汝命，通汝氣，試道看秦時轢[車*度]鑽。大隨和尚頌云：一劒定烟塵，憑何辨主賓？梯山齊入貢，誰識聖明君？一喝是君，一喝是臣，只如賓與主又作麼生辨一劒定烟塵？妙喜頌云：入門便喝，有甚巴鼻？帶累兒孫，弄粥飯氣。山僧也有一頌：雨散雲收月正明，無端平地鼓雷霆，慣曾坐斷乾坤客，喚作竅中蚯蚓聲。

上堂。喫飯著衣，事事成現。俯仰折旋，一見便見。是甚麼？臨濟大師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一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床搦住云：道，道！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大小臨濟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無端話作兩橛，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切忌迷頭認影。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真人？滿口道著。濟下禪床搦住云：道，道！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僧擬議，且喜直下承當。濟與一掌，太殺傷。慈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却較些子。

臨濟大師在黃蘗喫三頓拄杖，末後到高安灘上得大愚點破，也只悟得老婆禪，自此佯狂詐癡，見僧不掌便喝，不喝便當胸搦住，似遮般殘羹餿飯，誰無一椀兩椀？又謂之風力所轉，又謂之弄粥飯氣，仔細看來，未為作者。古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遮裏又說箇赤肉團上，又說箇無位真人，豈不是話作兩橛？既是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則六根、六塵、六識，乃至十八界、二十五有，莫非此無位真人得大自在、大達解脫遊戲之場，更教什麼人看？豈不是迷頭認影？帶累遮僧不識好惡，出來問道：如何是無位真人？性命落在他人手裏了也，所以當胸被人搦住也大屈哉。若是當初纔見他道箇赤肉團，便與掀倒禪床，末後遮一掌，却是臨濟大師自喫始得。鼓山老禪頌云：面門出入見還難，無位真人咫尺間，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妙喜老人頌云：腦後見腮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捉得老鼠，一棒打破油甕。汝等諸人且道：那一句是頌他赤肉團上無位真人？試自點檢看。山僧也有一頌：當機覿面黑漫漫，且待輕輕著眼看，剔起眉毛纔擬議，便為聞見色聲瞞。

上堂。山花似錦，澗水如藍，面目現在，誰是同參？臨濟將遷化，付囑三聖曰：吾去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云：爭敢滅却？濟曰：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三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山青水綠，夜闇晝明，盡是此正法眼藏之光，頭頭顯露，處處發輝，亘千萬劫，不遷不變，無壞無雜。臨濟却道：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莫是顛言倒語麼？可惜三聖當時不能與伊絕却，對他道：爭敢滅却？扶起臨濟大師，醉後添杯道：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三聖也好一喝，只是遲了三刻，致被臨濟太阿倒持，盡大地人至今亡鋒結舌。山僧路見不平，要為伊剗削。臨濟將遷化時，入地獄有分在：吾去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瞎。三聖云：怎敢滅却？已是掃土了也。臨濟道：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待問即答。三聖便喝：忙作甚麼？臨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腦後見腮，

汝等諸人向遮裏還見得臨濟大師也無？若也見得，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若也不見，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且道誵訛在什麼處？保寧勇和尚頌云：出門把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囑生。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闇中行。且道意作麼生？如今有一種義學沙門，往往道路遠夜長休把火是頌，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却，莫謗保寧好佛。鑑勤和尚頌云：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滿大唐。須信茫茫遠烟浪，灼然別有好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莫是瞎驢滅却正法眼麼？不是遮箇道理，山僧也有一頌：殺活縱橫得自由，懸崖撒手覓冤讐。瞎驢滅却正法眼，射斗寒光夜不收。

上堂：箭鋒相拄，機栝相投。得人一馬，還人一牛。更看靴裏，輕輕動指頭。大覺和尚興化為院主，一日，大覺問云：我聞汝道：向南方行一轉，拄杖頭不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你憑什麼有此語？興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化自法堂過，大覺問云：我直是疑你昨日兩喝，試說來看。化云：我在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師兄折合了也。告和尚與存獎箇安樂法門。大覺云：遮瞎漢脫下衲衣，待痛與一頓。化於言下領旨。

二大老與麼相見，作家則二俱作家，落節則二俱落節。我在南方行脚一轉，拄杖頭不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且喜天下太平。興化拄杖在手，正令不行，却借三聖一喝，未免被大覺盡情擒下。只如道：瞎漢脫下衲衣，待痛與一頓。與前兩次打棒相去多少？興化於喝下領旨，又悟箇什麼？汝等諸人向遮裏點檢得出，便見興化、大覺一喝一棒，直下發明臨濟心髓，如杲日麗天，又豈可以情意識卜度者哉？興化道：在三聖處學得底，被師兄一時折合了也。大覺被他一推，落在萬仞懸崖之底，至今出身不得。聽取一頌：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南方自古清如鏡，何必無端用甲兵？

上堂。電光莫追，石火猶遲，搆弗及處，心不可識，智不可知。興化和尚示眾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為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旻德又喝，化亦喝；旻德禮拜，化云：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你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汝等諸人能於興化旻德未相見以前著得一隻眼，則臨濟四喝、四賓主、四照用、四種料揀，不待舉而明矣。山僧不怕諸方檢責，試為諸人明辨看。興化道：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為你證據。碧油幢下，令不虛行。旻德禮拜，不顧危亡。起便喝：金剛寶劒。化亦喝：踞地師子。旻德又喝，化亦喝：兩陣對圍，曾無勝敗。旻德禮拜，深掘陷坑。興化道：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張弓架箭。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收下了也。是汝

諸人於此還見得興化旡德麼？若也不見，聽取山僧一頌：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龍虎自交馳。
上堂。量外機，格外句，凡聖迷魂，佛祖罔措。有來由，無本據，聲前切忌錯舉。興化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化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值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彈得過。遮老兒向大覺棒頭明得臨濟在黃蘗喫棒底意旨，一向依模脫墼，見僧不行棒行喝，便是拏空塞空、指東劃西、欺胡謾漢。只如道：我聞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撲下來，一點子氣息也無。且待我甦醒起來，欵欵地向你道：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珍珠在。
又如謂克賓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克賓曰：不入遮保社。化曰：汝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克賓曰：總不恁麼。化打曰：克賓法戰不勝，罰饡飯一堂。明日上堂，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仍須出院。莫即遮便是紫羅帳裏撒珍珠麼？且道與昨日赴箇村齋，值一陣卒風暴雨，向古廟裏彈得過，相去多少？汝等諸人於此揀辨得出，便見興化三百六十骨節，節節相連；八萬四千毛孔，孔孔皆透。其或不然，且聽山僧重下注脚。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是什麼人？化云：打中間底棒折了也。僧禮拜，徧地是刀鎗。興化云：昨日赴箇村齋，值一陣卒風暴雨，向古廟裏彈得過，七佛以前也未有遮箇消息。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莫有不甘底麼？若有，出來對眾證據；如無，更聽一頌：阿師昨日赴村齋，幾被他人一窖埋。暴雨卒風廻避得，也成平地露屍骸。
上堂。機奪機，句奪句，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棒頭有眼，迥出常情；語下無私，如何分付？南院示眾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南院答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猶是某甲問處。南院云：汝問處作麼生？僧云：失。南院打，僧不肯。後到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云：南院當時棒折那。僧於言下有省。後回省覲，值南院已遷化，乃訪風穴，穴問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云：是。風穴云：汝當時作麼生？僧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風穴云：汝會也。
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南院與麼說話，非但屈辱諸方，抑亦鼓弄他家男女子啐母啄。正恁麼時，喚作同時用即是？喚作同時眼即是？遮僧不辯端由，未免上他鈎線，問道：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却被南院老人向咽喉下一捻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遮僧也會道：此猶是學人問處。南院翻一箇浪頭道：你問處作麼生？僧云：失鰕跳不出斗。南院便打：終是老婆心切。僧不肯。後到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冷地不

甘。僧有省：八兩元來是半斤。後往省覲：千里迢迢任去來。南院已遷化，相見已了，乃訪風穴，因行不妨掉臂，風穴問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面目現在。僧云：是。還識羞麼？風穴問云：汝當時作麼生？僧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不但當時。風穴云：汝會也，冬瓜印子。若是仰山即不然，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用，不具啐啄同時眼。忽有箇漢出來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眼？聽取一頌：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燈影裏行今已會，蹉跎非是落便宜。

上堂。人與境空，境與人會，百尺竿頭，一采兩賽。有麼？試舉看。風穴示眾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斯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要識闍黎麼？以手左邊拍一拍：遮裏是。要識老僧麼？以手拍右邊云：遮裏是。雲門云：遮裏即易，那裏即難？跛脚師也是醉後添杯。汝等諸人能向天地未形、生佛既興，識得二大老，則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當什麼祭鬼神茶飯？脫或不然，且聽山僧下箇注脚：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山河大地不礙眼光；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盡大地要覓纖塵了不可得。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三世佛祖齊立下風；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盡大地人仰望不及。老僧與闍黎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人貧智短，馬瘦毛長。要識闍黎麼？遮裏是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要識老僧麼？遮裏是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只如道：遮裏則易，那裏則難。又作麼生？却須參始得。山僧到此已是口裏膠生，未免借古人鼻孔為諸人別資一路。拈拄杖，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如其不然，又聽一頌：且看雙放更雙收，有底歡聲無底愁，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上堂。聲前句，格外機，無得無失，無是無非，無孔由來是鐵鎚。且道是什麼時節？有什麼事？試舉看。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風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風穴老漢與麼道，是則得路便行、到手便用，依舊未出得語默離微在。若是仰山即不然，忽有人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也只向他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若也點檢得出，開口不在舌上；其或未然，豈不見妙喜頌云：忽爾出門先見路，纔方舉足便登船，十成祕訣真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雖然妙不可傳，更聽山僧為諸人下箇注脚。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錯答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普汝等諸人能

於遮兩句下承當得去，一大藏教與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不消咳[口*敕]一聲、一筆勾下。更若不然，聽取一頌：脫然語默去離微，覿面持來付與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

上堂。巉嶮中平實，平實處諝訛。覿面承當得去，元來用處不多。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汝等諸人能於未開口以前，見得遮老漢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眾流句，一筆勾下，便見慈明道：宜陽秀水，南岳石橋。楊岐道：筠陽九岫，萍實楊岐。一印印定，如印印泥，如印印水，如印印空，毫髮不移。以至僧問：如何是佛？新婦騎驢阿翁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風吹日炙。學人乍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家家門前火把子。謂之家貧難辦素食，事忙弗及艸書。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僧問雲門：如何是佛？乾屎橛。僧問洞山：如何是佛？麻三斤。且道相去多少？還緇素得出麼？須知道：千句萬句只是一句，百千萬億句終無第二句。還信得及麼？更聽一頌：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親曾到地頭？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既不是聲，畢竟是箇什麼？若也已知，不在忉怛；其或不然，試聽舉看。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汾陽答云：青絹扇子足風凉。敢問諸人：且道與趙州柏樹子話相去多少？若能於此揀辨得出，便見二大老一等垂慈，不覺舌頭拖地；若也明辨不出，青絹扇子足風凉，不妨拈來頓在面前，東咬西咬、東囓西囓，忽然於沒滋沒味處蹉口咬著，便見盡大地風颯颯地，便知十智同真、真同十智，以至臨濟四料揀、四賓主、四照用、三玄三要，總不離遮一著子，便可轉天關、回地軸，申出三頭六臂，著光明衣說報身佛、著清淨衣說法身佛。且道千百億化身著什麼衣？苟或不然，且聽一頌：當陽拈起足清風，似月團團樣不同，臘月也知無用處，暑天消得打蚊蟲。

上堂。上無敵，下無比，擬議思量，劒去久矣。見得親，用得到，信手拈來，又却恰好。僧問慈明：如何是佛？水出高原，只遮一句。一大藏教說不到，十大論師翻不出，六代祖師提不起，天下老和尚嚼不碎。是汝諸人還知落處麼？眼裏、耳裏、鼻裏，聞底、見底、說底，一時拈却，莫有道得底麼？若也道得，三世諸佛只是西天老比丘，六代祖師在你鼻尖上，天下老和尚喚來洗脚。豈不見溈山秀和尚頌云：衝斷雲根瀉出來，泠泠千古下崔嵬，未知的的朝宗意，更聽春深動地雷。是汝諸人還明得的的朝宗之意也無？莫是衝斷雲根瀉出來，泠泠千古下崔嵬麼？或若未然，更聽春深動地雷。山僧到遮裏已是口啞舌禿，謾借古詩一首為諸人頌出：穿雲迸石不辭勞，大底還他出處高，溪磵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上堂。步行騎水牛，空手把鋤頭，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一理足，萬事周，一塵起，大地收，機先別有活路，開口不在舌頭。復有什麼人同明如是事？試舉看。僧問楊岐：如何是佛？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仰山道：日午打三更。要見仰山即易，要見楊岐即難；要見楊岐即易，要會三脚驢子弄蹄行即難；會得三脚驢子弄蹄行，更有步行騎水牛，空手把鋤頭，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在。是汝諸人且道：與三脚驢子弄蹄行相去多少？還辨明得出麼？脫或未然，更聽一頌：老杜風前得句時，等閑開口便成詩，就中一著沒巴鼻，却把驢兒當馬騎。

上堂：動即影現，覺即氷生。見聞俱盡，視聽如盲。有麼？試舉看。青原思和尚問六祖：作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纔有所重，便成窠臼。祖云：汝曾作什麼來？倒借一問。原云：聖諦亦不為，誰與麼道？祖云：落何階級，慣得其便？原云：聖諦尚不為，落何階級，特地一場愁？祖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伎倆已盡。生佛未具、世界未立以前田地，細入鄰虛，大包無外，間不容髮，只貴直下承當，領箇現成受用。只箇領字已是多了也，莫教動著纖塵，便見堆山積岳。所以古人道：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是汝諸人還得明白也未？脫或不然，聽取一頌：一掬澄潭鏡樣磨，無風何必自生波？轉身縱不離初際，仔細看來較幾何？

上堂。本無位次，不涉安排，泯然自盡，一種平懷。黑山下、鬼窟裏則且置，見聞外、聲色先試舉看。藥山在石頭會下坐次，石頭問云：子作箇什麼？答云：一物也不為。石頭云：與麼則閒坐也。藥云：閒坐即為也。石頭云：子道不為，又不為箇什麼？云：千聖亦不識。石頭乃作偈讚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聖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藥山父子可謂針芥相投，不間毫髮，又如兩鏡相照，不留影跡，是則固是，未免喪我兒孫。當時見他道一物也不為，便與劈脊痛棒，今日門風未到如此，與麼則閒坐也，又却不妨軟頑。閑坐即為也，擡脚不起，子道不為，又不為箇什麼？泥裏洗土，千聖亦不識，元來只在遮裏。只如藥山道一物也不為，且道在什麼處安身立命？石頭道與麼則閑坐也，且道還有計較處也無？若向遮裏檢點得出，許你於佛法有箇入處；若也檢點不出，豈不見五祖演和尚頌云：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大小五祖只在背後叉手。仰山即不然，試聽一頌：平常閑坐與閑行，嶺上無心雲片生，照鏡俱亡人不立，依前日午打三更。

上堂。依依稀稀，彷彷彿彿，瞞瞞盱盱，淈淈[泳-永+盾][泳-永+盾]。取不得，捨不得，名不得，狀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且道得箇什麼？試舉看。洞山請泰首座喫果子次，問云：有一物，上拄

天，下拄地，黑律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人掇退果卓。五祖戒別泰首座云：明朝更獻楚王看。大溈喆云：汝等諸人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道：遮果子非但泰首座不得喫，設使盡大地人來，也不敢正眼覷著。雲蓋本云：雖則洞山有打破虛空底鉗鎚，要且無補綴底針線。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云：首座喫果子。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須吐却。只如諸大老激揚，且道自己有什麼干涉？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律漆是什麼物？既是常在動用中，為什麼動用中收不得？洞山問泰首座道：過在什麼處？意作麼生？泰首座道：過在動用中。被洞山掇退果卓，泰首座得果子喫，不得果子喫？五祖道：明朝更獻楚王看。且道與過在動用中相去多少？大溈云：諸人還知洞山落處麼？且道落在什麼處？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自是大溈作遮見解。遮果子，非但泰首座不得喫，設使盡大地人來，也不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雲蓋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底鉗鎚，且無補綴底針線，杜撰不少。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云請首座喫果子，不勞拈出。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須吐却特地一場愁。五祖、大溈、雲蓋三人與麼說話，要見洞山大遠在。山僧今日忍俊不禁，為諸人別行一路。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律漆，拈拄杖，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卓一下。當時若下得遮一著，縱使盡大地是一枚果子，也須粉碎。更聽一頌：樹頭金果鐵團欒，千聖猶難著眼看。莫謂臨機曾掇退，當陽托出已和盤。

上堂。虛而靈，空而妙。冷而看，默而照。亭亭雪沒青松，杳杳雲藏白鳥。正恁麼時，還有相見分也無？試舉看。曹山因鏡清問云：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曹山答云：理即如是，事作麼生？鏡清云：如理如事。曹山云：瞞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鏡清云：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與麼？曹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後來大溈喆云：是則曹山善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本無瑕。雖然不經敏手，終成廢器。仰山道：曹山與鏡清與麼挨拶、與麼敲唱，固在天地未判、佛祖未彰以前著到。且道與老洞山五位君臣還有親炙分也無？山僧今日不顧諸方笑怪，試為點檢看。清虛之理畢竟無身，莫是正位麼？曹山云：理即如是，事作麼生？莫是偏位麼？鏡清云：如理如事，喚作正中偏即是？偏中正即是？曹山云：瞞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鏡清云：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與麼？曹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是偏正兩忘處，且喜鏡清、曹山俱踏不著。所謂兼中到，不涉有無誰敢和？人人盡謂出常情，折合還歸炭裏坐。殊不知，正是見滲漏、情滲漏、語滲漏，好喫三十拄杖。大小大溈道：曹山是則善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本無

瑕。雖然不經敏手，終成廢器。還曾夢見二大老麼？仰山如此說話，莫別有長處麼？聽取一頌：洪蒙未判絕疎親，畢竟難將事理分。夜半正明還不露，金剛腦後鐵崑崙。

上堂：肘後符靈，聲前眼活。有收有放，全生全殺。白象崑崙騎，黑狗爛銀蹄。畢竟作麼生辨？九峯普滿禪師問僧：甚處來？云：閩中來。九峯云：遠涉不易。僧云：也不難動步便到。九峯云：還有不動步者麼？僧云：有。九峯云：爭得到遮裏？僧無語。九峯云：悞殺一船人。拈棒劈脊趁下。九峯老漢雖是洞山真子，却有臨濟作略，問僧：甚麼處來？僧云：閩中來。九峯云：遠涉不易。豈不是道出平常？僧云：也不難動步便到，相隨來也。峯云：還有不動步者麼？易分雪裏粉。僧云：有。難辨墨中煤。峯云：爭得到遮裏？回途不復妙。僧無語。覿面沒相呈。峯云：悞殺一船人。拈拄杖劈脊趁出。靈山授記也不到如此。汝等諸人要識九峯麼？他當初與曹山本寂章禪師、雲居弘覺膺禪師同參老洞山，取重一時。然曹山當時其道盛行，不下洞山，故稱為曹洞一宗。觀其密受寶鏡三昧、五位君臣、三種滲漏之旨，當續洞下正傳。返無其傳者，何也？纔有密傳，則成死句。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活句下薦得，可與佛祖為師。正如臨濟大師與克符道者，發明四種料揀、三玄三要、四賓四主，亦不得其傳。得其傳，乃興化於大覺棒頭，悟得先師在黃蘗喫棒要旨。將知道體履箇事，須是各各自證自悟始得，斷非口耳可以傳受，文字語言可以啗啄。是汝諸人聞與麼道，莫有為古人作主的麼？出來對眾道看。如無，聽取一頌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峯。遠涉若還言不易，主人却在半途中。

上堂。石女高歌木人和，妙用縱橫無不可，三更初夜月明前，開口幾人曾蹉過？試舉看。同安丕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答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下紫宸。又問：忽遇客來，將何祗待？答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午後鳳銜來。同安老漢與麼答話，是則隨家豐儉，只是未免太尊貴生，亦未免墮在尊貴中。是汝諸人還知遮老漢落處也無？只如道：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下紫宸，與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午後鳳銜來。正耶？偏耶？正中來耶？偏中至耶？兼中到耶？若也向這裏辨明得出，四句只是一句，五位只是一位；若也辨明不出，你日日從朝至暮，行住坐臥，折旋俯仰，著衣喫飯，展鉢開單，與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下紫宸之句還有親疎也無？還有優劣也無？山僧今日開遮兩片皮，已是悞賺後昆。等是不怕傍觀，試與一頌：白玉堦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正中來與兼中到，昨夜雲深月正明。

上堂：雲藏無縫襖，花綻不萌枝。銅壺漏靜，玉戶春熙。敢問時人知不知？試舉看。同安志禪師。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答云：目前不現，句後不迷。又問：如何是向上事？迥然不換，標的即乖。兄弟還知同安老漢落處麼？只如道：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是什麼消息？又如道：迥然不換，標的即乖。又作麼生？山僧到此，不免描畫太虛。試說一偈：天黑雲深飛暮鴉，鷺鷥立雪對蘆花。幸然不屬今時事，句後聲前會即差。

上堂：內紹外紹，有偏有正，失曉老婆逢古鏡。正與麼時，是什麼消息？試舉看。梁山和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答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太尊貴生。汝等諸人還知梁山落處麼？開口不在舌頭上。若作龍生龍子、鳳生鳳兒會也不得，不作龍生龍子、鳳生鳳兒會也不得。聽取一頌：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若作龍生龍子會，目前一路已千差。

上堂。聲色無依，見聞不立。渡水問魚踪，過山尋蟻跡。畢竟是什麼消息？試舉看。太陽明安問僧：甚處來？僧云：洪山來。明云：先師在麼？僧云：在。明云：在則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云：[妳-女+口]。明云：猶是侍者。僧無對。明云：喫茶去。挹流尋源、披砂揀金則不無，大陽明安老漢其奈對面不相識，問僧：甚處來？洪山來。相見了也，無端道箇先師在麼？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可惜不與當面一喝。僧云：[妳-女+口]。帶水拖泥不少。明云：猶是侍者。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僧無對。明云：喫茶去。遮裏見得太陽明安老人，和遮僧一狀領過。其或未然，明安每常示眾云：諸禪德！須會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縱也周徧十方，橫也一時坐却。正與麼時，莫有通得箇消息的麼？若也通得箇消息，大眾證明；若通不得，明朝更獻楚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答云：白雲覆青山，青山不露頂。如何是妙玄無私句？答云：古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如何是體明無盡句？答云：手指空時天地靜，回途石馬出紗籠。又問：如何是師子嚬申？答云：終無回顧意，爭肯墮平常？如何是獅子返擲？答云：周旋往返全歸主，繁興大用體無私。如何是獅子踞地？答云：迥絕去來踪，古今無變異。又云：莫行心處路，莫坐無處功，有無二俱遣，廓然天地空。大小大陽盡力道，只道得箇廓然天地空，且道是平常無生句？是妙玄無私句？是體明無盡句？汝等諸人若向遮裏明辨得出，師子嚬申、師子返擲、獅子踞地，杳絕蹤由，便會得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古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鳳不來，手指空時天地靜，回途石馬出紗籠。至於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兼中到，總不離遮箇時節，且道是什麼時節？問僧：甚處來？答云：洪山來。先師在

麼？在在則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云：[妳-女+口]。至於喫茶去，試聽一頌：動絃別曲古今稀，覿面相呈第二機，祖父不曾離正位，一簾化日自遲遲。

上堂。動即影現，拂即成痕，聽其自在，萬法無根。試舉看。華嚴青禪師示眾云：鸞鳳冲霄，不留影跡；靈羊掛角，那覓踪由？與麼說話，美則美矣，善則未善。鸞鳳冲霄，此其跡也；靈羊掛角，此其踪也。且道與未冲霄、未掛角以前相去多少？明眼漢緇素得出，不必論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五位只是一位，一位中藏五位。還信得及麼？更聽一頌：玄路絕時分鳥道，見聞泯處涉功勳，何如只麼閑閑地，月浸氷壺夜不痕。

上堂。形名未立，朕兆未分，全無巴鼻，徹底渾崙。且道什麼時節有與麼提掇？試舉看。僧問芙蓉和尚：如何是無縫塔？答云：白雲籠岳頂，終不露崔嵬。且道是明一色邊事耶？是同中異、異中同耶？是兼中到、偏中至、正中來耶？若也明辨得出，無縫塔只在眉毛眼睫上放大光明，照耀塵沙剎海，直得地搖六震、天雨四花。還信得及麼？脫或未然，更聽一頌：層層落落影團團，切忌當陽著眼看，直下有無俱不立，白漫漫又黑漫漫。

上堂。行也是，坐也是，俯仰折旋，無是不是。然雖如是，一翳在目，空花亂墜。正恁麼時，莫有同啐同啄、同得同失者麼？試舉看。大溈祐禪師初參百丈，值夜侍立次，百丈問云：看爐內有火也無？溈看了來報曰：無。丈躬起至爐，深撥得一星火，挾起曰：汝道無，遮箇鏨？溈忽然契悟。丈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汝今方省己物不從他得。冬瓜印子。百丈當初參馬祖，侍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問曰：是什麼？丈云：野鴨子。祖云：甚麼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回首將百丈鼻頭一搐，丈乃作引痛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乃有省。得非源既爾而流亦然，然亦熟處難忘，未免累他溈山坐在聲色堆裏轉身不得。當時若解對他拈出再參馬祖底，則後代兒孫未致寂寥，山僧不拍，攙行奪市，謾與下箇注脚，值夜侍立，幸自可憐生。汝看爐中有火也無？無端，無端。溈云：無火。不知燎却眉毛了也。百丈躬起，深撥得一星，示云：鏨！邪法難扶。溈山有省，入地獄如箭。更聽一頌：道箇爐中無火時，一團冷燄正騰輝，深深撥出一星子，未免翻成節外枝。

上堂。寸長尺短，三平二滿，覿面相呈，語言道斷。有麼？試舉看。溈山因劉鐵磨到，山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有齋，和尚還去麼？溈山放身作臥勢，磨便出，遮兩箇老子。是則傾蓋相逢，握鞭回首，還免得傍觀笑怪也無？點檢將來，縱使八角磨盤空裏走，還出得遮縵天網子麼？後來雪竇和尚頌云：曾騎鐵

馬入重城，勑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明眼衲僧試商略看。且道落在溈山分上？劉鐵磨分上？若是英俊道流，未舉先知，山僧今日為諸人效顰，亦資一語：岸艸青青得自由，等閑牽著便昂頭，通身露地一般白，莫是山前水牯牛？

上堂。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鈎頭識取，莫認定盤。有麼？試舉看。溈山與仰山摘茶次，溈山云：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山撼茶樹，溈山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和尚作麼生？溈山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溈山云：放子三十棒。父慈子孝，大有可觀。溈山與仰山雖則以鏡照鏡，似金博金，未免通身泥水。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道甚麼？仰山撼茶樹，倚艸附木，溈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別有那？仰山云：和尚作麼生？溈乃良久。死水不藏龍，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相隨來也。溈云：放子三十棒。棒教誰喫？更聽一頌：何須特地弄精魂？摘葉尋枝我不能，固是話頭成兩橛，不妨同翫雨前春。

上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離位，沈于醉鄉。雖然如是，出格道得一句何如？只麼平常。有麼？試舉看。仰山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云：大好燈籠。仰云：莫只遮箇便是麼？溈云：只遮箇是什麼？仰云：大好燈籠。溈云：果然不識。溈山父子，絲來線去，作家則始終作家；逐色隨聲，敗闕則彼此敗闕。若是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其奈細如毫末，滿口氷霜。汝等諸人便向遮裏見得溈仰父子、識得溈仰宗旨，以拂打一圓相，云：總跳遮箇不出。還識麼？竪拂，云：還見麼？其或未然，更與從頭點破。如何是西來意？笞！大好燈籠。露！莫只遮箇便是麼？賣俏放憨。只遮箇是什麼？放憨賣俏。大好燈籠，相隨來也。果然不識，埋沒人不少。且道埋沒什麼人？試聽一頌：覿面提來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腕頭有力千鈞重，誰道通身是水泥？

上堂。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明闇情忘，事理平等。撒開漫天鐵網，且道還有透漏也無？試舉看。溈山一日在方丈坐，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見仰山從外入來，乃轉面向裏，風悄悄地。仰山云：慧寂是和尚弟子，不用形跡，見什麼？溈山作起勢：可惜無主人公。仰山便出看脚下。溈山召云：寂子。仰山回首，聽事不真。溈山云：聽老僧說箇夢，切忌寐語。仰山作聽勢，沒伎倆。溈山云：汝為原看有什麼難？仰山取手巾一盆水來：我道只與麼。溈山洗面了，坐猶未醒在。香嚴自外入來，更添一分。溈山云：適間與寂子作一上神通不同，小小猶自寐語在。香嚴云：智閑在下，了了得知，真箇那？溈山云：子試道看。香嚴點一杯茶來：同坑無異土。溈山乃歎云：二子神通，過如鶖子，有縱有奪，有殺有活。溈山父子是則是法喜禪悅，一時遊戲，其奈千古之下有人檢點。佛鑑

勤和尚道：夢中說夢，深許為山。妙用神通，還他二子。擎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孤，憐兒惜子。向衲僧門下過，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內，更有一人徧界不能藏，佛眼覷不見。汝等諸人還檢點得出麼？其或未然，却聽下箇注脚：夢中說夢，深許為山。妙用神通，還他二子。是肯是不肯？擎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孤，憐兒惜子。是褒是貶？若向衲僧門下過，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內，更有一人徧界不能藏，佛眼覷不見。若也揀辨得出，非特看破為山、仰山，而亦便見佛鑑老人無端敗闕。聽取一頌：一盃晴雪早茶香，午睡方醒春晝長。拶著通身俱是眼，半牕疎影轉斜陽。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三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四

法語

示平川履侍者

從上來事，是擊石火、閃電光，那容眨眼？又如大圓寶鏡，纔墮纖塵，便成瑕翳。苟不能於明闇未逗、形名未立以前掃踪滅影，要透向上關太遠在。
目前有見，為有所奪；目前無見，為無所礙。只遮有無二字，盡天下老和尚與從上佛祖，要且盡力透不過。既透不過，畢竟十二時中合作麼生？
昏沉不好，散亂猶乖。識得起處滅處，和座盤一時翻轉。元來饑即喫飯，困即打眠。若曰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三十烏藤未有喫分在。
趙州突出庭前老栢，雲門颺下一橛乾屎，洞山折稱稱麻暴露，釋迦老漢合與拔舌犁耕。然雖如是，且道與入門棒、劈面喝相去多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語默動靜，俯仰折旋，要須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纔有絲毫繫絆，便是脚下紅線不斷。借使隔江招手橫趨，望見殺竿回去，已是跳他圈子不出，又況握節當胸，嚥他野狐涎唾者哉！
當今名字參學，如稻麻竹葦，求一人半人向萬仞崖頭獨立，如地底尋天。雖然如是，俊底與鈍底各自根器不同，與夫三搭不回，何似一撥便轉？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古人與麼說話，可謂唇不覆齒。南閻浮提，一般天地，一般日月，那一箇兩脚不在肚下？無端平地強生節目，疑誤人家男女，過亦甚矣。
山青水綠，雨過雲行，盡是顯發自己秘密寶藏時節。若欲認箇見聞知覺，又是特地當頭蹉過，到手便用，信脚便行，纔涉遲回，則成剩法。且道離却見聞覺知，如何受用？箚。
平田內，淺艸裏，撞著一箇半箇，便好踏在艸鞋跟底，莫教被伊露出爪牙，便見喪身失命。臨濟被黃蘗三頓痛棒，雲門被睦州一拶脚折，便是樣子。苟或不然，安得兒孫徧地？
道無南北，弘之在人；事無難易，斷之在我。是與不是，一刀兩段。便是鐵壁銀山，也須粉碎；八穴七穿，可謂自由。外此以往，吾不知所謂本色道流也。

規上人

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九十六種妙相，已是覿面相呈了也。要須向未舉以前見得，方始眼眼相照。若曰死在句下，劒去久矣。
只遮一箇無字，便是斷命根的刀子，開差別的鑰匙。若謂果有與麼事，又是節外生枝，翻成露布。要得親切，只消道箇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
趙州古佛眼，光爍破天下。覷其道箇無字，瞎却了也。今時師僧，須是會得開口不在舌頭上，方許伊識得遮般病痛。自其兩脚梢空，未免扶籬摸壁。
趙州露刃劒，寒光生燄燄，被白雲老漢覷破心肝五臟，冷眼看來，大似隔壁猜謎。只如道箇更擬問如何，分身作兩段，未免傷鋒犯手。
妙喜道：不是有無之無，亦非真無之無，到遮裏畢竟是箇甚裏英靈漢，自合一撥便轉。若是三搭不回，一任你自去冷地東無西無。
淨和尚道：只箇無字鐵掃箒，掃不得處拚命掃，忽然掃破太虛空，萬別千差盡豁通。是則固是，只是未免誤賺後昆瞎將來眼，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山僧每每愛向兄弟道，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屏作一箇無字，一提提取。葢為你被昏散二風所吹，未免且作死馬醫。須是拚得性命，一往直前，方見趙州本來面目。且道與自己相去多少？只遮無字，古人謂繫驢橛子，要爾十二時中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忽若見盡情忘，和座盤一時翻却，趙州老漢在爾脚底。
一大藏。教與一千七百段陳爛葛藤。向一箇無字下透得。如刀劈竹。迎刃而解。若曰逐旋扭捏。逐旋合會。便有箇是。便有箇非。有處透得。有處透不得。要使明如皓月。廓若太虛。三生六十劫。縱使你得箇無字分曉，趙州又對遮僧道：有。畢竟作麼生？自古自今十箇有五雙，未免平地喫交。雪巖莫別有箇道處麼？

演上人

道本一貫，用該萬殊，去留無跡，如走盤之珠。達夫是者，方知從上一千七百野狐涎涕，只是一箇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却須一咬百雜碎始得。
忽若崖崩石裂，謂之客塵蹔歇，急須轉身只守住，未免提起便有，放下便無，十二時中依舊截作兩橛，生死與寤寐不能歸一。要透遮重關子，須是和座翻却，往往多是將古人直截太殺老婆心切處，曲作奇特玄妙差別商量，認羊屎作鹹豉，非但自己不知香臭，又却度與他人含吐。我幸是箇喫粥飯漢，莫被此等穢污。

撥草瞻風，貴要頂門具眼，若只橫在兩點眉毛之下，未免為世情所轉，非獨入他作家爐韝、上他鉗鎚，受他枯淡不得，動則青黃豆麥不分，所謂打頭不遇，翻成骨董，可不慎諸？

示志月上人

佛祖是妄，禪道是誑。參是馳求，坐是執縛。迷是不知，悟是幻覺。莫不皆由一念清淨法身佛，照了諸相。昏是根，散是塵。昏即體，散即用。當昏無散，當散無昏。昏散二岐，不相為礙，亦不相雜。如百千鏡燈，只是一燈。百千水月，只是一月。
華亭志月上座，無端水中捉月，一帆二千里，直透集雲，逗到龍淵亭畔，水底觀天，方知不是真月。如今竪起生鐵脊梁，直要打教透徹，忽被昏散二魔，晝夜交相擾擾，脫離無由。雪巖向道：但只百尺竿頭倒退。更倒退，定是摸著當空明月。

演上人歸江陵出無準癡絕語

無準先師癡絕和尚，明訓昭昭，實天下衲子，古今師法。雖然，世尊不出世，老胡不西來，鷲嶺未嘗拈花，少林未嘗面壁，迦葉未嘗破顏，神光未嘗立雪。若曰：千燈續燄，五葉聯芳。正是接響乘虛，狂狗趁塊。更曰：我坐地待你究取，立地待你搆取。豈不是起模畫樣，徒自疲勞。德山臨濟，一人行棒，一人行喝，總是尿床鬼子。四時運之，雷霆震之，風雨潤之，變萬化於其間，而物物各適其宜。此特自然而然，不期然而然也。本自非遠，近何有之。見之一字，亦是眼中著屑。
演上人生緣西蜀，古宿所鍾之地，出非凡材。一夏相聚，凜凜然如傲霜青松，令人可敬。袖紙併二語見示，炷香伏讀，如在侍傍。復進曰：茲欲往江陵訪道，舊丐一語，為塗中受用。涼風蕭蕭，黃葉飄飄，去路遙遙，外此無他祝。

示清妙上人

佛祖無上妙道，忘是非，無得失，離學解，絕功勳，但有脩有證，有覺有觸，有見有知，總是濁垢過患邊事。忽爾天崩地陷，豁開萬劫迷雲，親見本來面目，也只是蹔時岐路，喚作敲門瓦子，不是家珍。縱使孤迥迥絕承當，赤灑灑沒可把，正是貼肉衫汗，急須脫下。若不脫下，十二時中未免被伊籠罩著，不得自由，寤寐不得，一如明闇，依前有間。直饒向佛祖未名，朕兆未分，世界未立以

前，瞎却頂門正眼，亦未有少分相應在。當知佛法如四大海水，轉入轉深，若只在岸邊插脚，那裏更在那裏？
清妙禪人棄官為僧，自閩浙至集雲多扣尊宿，一日忽到方丈吐露因由，老僧未免只在鼻孔裏冷笑。仰山門下無禪無道、無佛無祖，只是一味清水白米、苦菜麤羹，若要親見雪巖，更買三千緉艸鞋行脚，猶隔須彌山在。

示資聖成長老

隔江招手橫趨，望見剎竿回去，已是埋沒己靈。更說燒却禪板，踢倒淨瓶，蝦跳何嘗出斗？若是生知風骨，逸格道流，日月之明未足喻其智，雷電之疾未足擬其機。直下如大風輪，如大火聚，三世佛退身有分，六代祖近傍無由。得皮得髓，傳法傳衣，總是鉢盂安柄。

示貴上人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只遮無字是三玄三要之戈甲，四賓四主之喉衿，只貴當人拈著便行，搆得便去，絲毫擬議，平地鐵圍。自非[拚-厶+土]得性命，不顧生死，一往直前，安有打破牢關時節？太原聞畫角，靈雲見桃花，便學無字不遠。若曰：只麼翫水觀山，游州獵縣，要見老趙州本地風光，三生六十劫。
貴兄道友，九夏相從，一辭不妄，開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粟，於三寸蒲團之上收其功矣。敢問趙州一箇無字，畢竟教放在什麼處？試道看。

賢藏主

賢藏主己巳之夏末，為余掌東輪於集雲峯下，一年四壁如無也。信乎本色抱道深牧之士，犁杷空，人牛忘，又安知有所謂苗稼之可侵者也？是雖五千四十八卷，即斷貫索、無影鞭，亦置之於無用之地矣。退欄以來，又經三載，動靜之間，終始如一。壬申仲秋，忽袖紙乞語為別，且欲循環禮祖，以酬素志。予曰：未出門時，行盡天下，何祖之不禮也？賢即抽坐具一撼，觸禮三拜而出，余故不復贅之。時窓雨戰芭蕉，天風撼庭竹，泚筆於卍字堂之西軒。

潤侍者游嶽

入門便棒，跨門便喝。德山與臨濟大師，已是夾糠炊米，帶土鎔金。若論闕齒，胡未離西天風月太遠在。自餘吹起布毛索犀牛扇，豈不誤賺後昆，瞎將來眼。所以仰山遮裏，不敢妄動一絲毫子。只貴當人直下，不離本際，立地成佛，庶亦不辜。汝在老僧面前，叉手合掌，送客迎賓。而亦翫水游山，左之右之，如珠在盤，不撥自轉。忽若有箇不近人情漢，拈起拄杖道：你有拄杖，與你拄杖。你無拄杖，奪你拄杖。又作麼生？瀟湘江底月，南嶽嶺頭雲。

初知客入浙

太初未判，朕兆未分以前，豁開正眼，三世佛祖齊立下風，便可回天關，轉地軸，辨龍蛇，擒虎兕，客來須看，賊來須打。至於不近人情處，勦斷從上佛祖命根，與大地眾生為冤為對，山青水綠，雀噪鴉鳴，顯揚自己家風，斬新別行條令，豈不是大丈夫事業者哉？肇翁紹初知客，以三應入賓司勘驗，方來怪用醍醐毒藥。四載游從，始終只如一日。涼颸襲衣，忽起凌霄之興。集雲峯雖欲留之，拄杖子已在門外。前塗撞著惡，抵家切忌探水。

一侍者下浙

向上機，末後句，奔流度刃，疾燄過風。眨得眼來，已是千里萬里沒交涉。縱使懷域中日月，負量外乾坤，亦未可幾其萬一。臨濟燒黃蘗禪板，洛浦淹殺誰家甕中。祖禰不了，殃及後人。
德一侍者，相從數載，大有可憎。臨別需語，恰值拄杖不在，覿面一拳，且待歸來分付。

覺源藏主

覺源浩渺，性海無邊，自非如長鯨巨鯤，一吸到底，露出珊瑚，枝枝撐著月，在在處處盡是照乘明珠，直得大地眾生潑天富貴，然後會百川細流，復歸溟渤，發為波濤，散為雨露，運載舟楫，發生萬物，可得擬議於其間哉？若曰持杯以酌，執竿以探，非徒不知其量深與淺，特亦未免望洋而返。至於窮死生，味今古，莫知其涯涘矣。

義濟上人

學道別無方便，只貴心堅石穿，若是打頭不遇作家，未免翻成懵董。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遮箇無字，便是剖牢關、斷生死、破疑團的利刃，却須將一箇無字放在額角上，如一座須彌山向萬仞崖前獨足而立，莫教失脚，和自家性命一時粉碎，便見斬新日月、特地乾坤，三世佛、歷代祖呼來喝去盡皆在我。若是今日三、明日四，東邊尋、西邊覓，被箇靜與鬧、昏與散截作兩段，忽覺時蹔輕安，轉身又却不爾，只為下手不力、似信不信，流入半青半黃落索羣隊中去也。
義濟上人山中度夏，逢秋問歸，矻矻然于眾，宛有百丈之作。恰與老黃梅同鄉，前塗忽有人問：梅黃也未？不得蹉口，祇對鈍置。老僧臨風聽得，定與三十拄杖。

德勝上人

德勝上人，東林上足老雪翁之孫也。天姿粹美，淡靜而端嚴，寬和而軒豁。與蒲團為讐敵，朝暮未嘗放捨。更能握起吹毛劒，佛來也斬，祖來也斬，則昏沉散亂，自然倒退三千里。忽地兩手俱空，直得森羅萬象徹底平沈，便是到家時節。若問：如何是吹毛劒？珊瑚枝枝撐著月。

正勤上人

所守者正，所學者勤，惟勤與正，乃入道之捷徑。
正勤上人能力守之、力學之，吾當與汝保任，摟出趙州心髓，將一箇無字颺在萬仞無涯深坑之下，却與從上佛祖把手同行，不為差事。

志月上人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此喻一心生萬法，萬法生一心。此即夢幻空華，半似而半空者也。忽若浮雲蔽空，水底清光何在？遮裏豁開正眼，月未嘗無，光未嘗沒，明與暗一如，死與生無間。若夫靈山話、曹溪指、馬祖翫，總是影子邊事。
志月。上人堅志慕道，當於天地未判、父母未生以前，識取真月，然後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百千佛祖盡是弄光影漢，縛作一束，浸在萬丈寒潭之底，不為分外。

德溥上人

溥修其德，溥學其道，人之道德，身之黼藻。道照今古，秋月輝輝；德藹乾坤，春風浩浩。精學與精脩，未宜輕放倒。九夏不出門，亦不踏橫艸，忽然拶透趙州狗子佛性無，珊瑚枝頭紅日杲杲。

繼逮上人

佛祖之道，廓若太虛，浩若大海，豈造次凡流之可語哉？又豈尺寸之可度、麻葦之可測哉？除非大根、大器、大力量，發大勇猛，於一念未生、一漚未發、一踏到底，然後向佛祖頭上坐、頭上臥，則方有少分相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遮箇無字，量納太虛，深過大海，乃從上百千佛祖命脉、大地眾生眼目，豈可以驢鳴犬吠、有情無情見及有思惟心之可測度哉？
繼逮上人篤志此道，究明狗子佛性，無話甚切，如到方丈請益，遭痛棒打出者屢矣。一日復來，呈偈求語，為警策故，直書此以示。若認著一箇元字脚，便是雜毒入心，孤負趙州不少。

慈琇上人

古人三十年履踐箇事，尚道我正閙在，如今未曾拈起蒲團，便要一鍬掘井，豈不天地遼邈者哉？昏沉散亂，自曠大劫，相隨相逐，直至今日，不有劈太華之力，吸滄溟之量，掛鐵面具，握金剛劒，要宇宙廓清，難矣。雖然，白飯元來是米做，俯仰折旋，著衣喫飯，如壯士屈申，不借他力，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且喜一念相應。夫如向外馳求，弗自投吳與楚，豈不重為歎惜？

智俊上人

大根大智俊爽之士，當出古今羅網，掀翻生死窠臼，不滯有無名相，不分明闇路岐，展拓乾坤於毛髮之上，呵叱風雷於聲欬之頃，百千佛祖窺覷無門，大地眾生仰望不及。時節到來，則頂天立地，播揚大教，扶持末法，以壽無上法王慧命，豈不慶快平生也歟？否則，未免唐喪光陰，虛消信施，只是一箇下板頭喫死飯漢。聞三下板坐禪，一似生冤家，一味抽了，被寮舍中打睡。名字行脚，烏足語哉？

宗然上人

儒釋無二道，聖凡無二心，但得其心，道則盡矣。在彼在此，曾何間焉？
宗然上人棄六經而收六賊，單提金剛寶劒，斷盡煩惱根塵。一日留紙於雪巖之下，欲請語為終身道伴。古謂獨行無伴侶，語則剩矣。但只要不離此，不著彼，翻身一擲，驀過太虛。黃面漢與老仲尼，目即在上座脚底。

宗胄上人

趙州道：一箇無字，如擊塗毒鼓，聞者皆喪。苟不具頂門正眼，切忌動著，動著即瞎。透得一箇無字，千句萬句只是一字，只遮一字，從來不曾著畫，也是病見空花。趙州露刃劒寒，光霜燄燄，向遮提持得去，百千佛祖命根一時兩斷。苟或柄欛之真，已是自傷己命。

九河辯藏主

大辯若訥，大巧若拙。此法離言語不立文字之至要也。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正是巧盡拙出。後來五祖演和尚頌云：趙州露刃劒，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兩段。朴散淳離，轉而訛之，化為糟粕矣。吁，惜哉！
九為君數，十為成數。河出圖，洛出書。伏羲未畫，總未有遮箇消息。老趙州著脚於天地未形、佛祖未興以前，淨如明鏡，轉若圓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向他道：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向他道：有。正如急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
勦虛妄之賊，絕散亂之媒。苟不力提利刃，吾未見其然也。只遮無字，便是直入百萬軍中斬顏良的杷柄。是須先[拚-厶+去]得自家性命，然後有必取必勝之功。苟或漸疑漸慮，半後半前，非獨手中器械被人奪却，要見六戶風清，一塵不擾未得在。
頂門正眼，肘後靈符，鑑地輝天，摧邪顯正，至靈至驗，至妙至圓，無出一箇無字。向未舉以前，一提提得，萬別千差，同歸一揆。如一月印千江，月無分照之心，水無受月之意，千江同一月，一月共千江。其如情見未忘，一任水中撈月。
如來祕密寶藏，佛祖向上牢關，透得一箇無字，百匝千重，一時了畢。譬如一燈洞耀，百千明鏡交輝，却須當軒撲滅，明闇俱忘，道有道無，臨機在我，我相亦空，萬象森羅，同成正覺。到與麼時，方見古人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

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無明業識煩惱，般若真如解脫，盡底一傾傾出，將謂是一顆照夜明珠，誰知却是換眼睛烏豆。除非一撏粉碎，未易隔壁搏量。一處通，千處萬處一時通。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五千四十八張故紙，一千七百段葛藤。會得一箇無字，如金翅王一拍，四大海水連底俱空。纔涉思量擬議，便被情識意路絆在荊棘林中。要得脫體無依，乾坤獨露，三生六十劫
佛病祖病，色身法身，寒病熱病，大黃巴豆醫不得底病，單單提一箇無字，向未開口以前一嚥嚥下，便是一粒換骨靈丹，瀉下通身雜毒，百千毛竅俱開，五蘊六塵廓若太虛，淨如明鏡，却與七百甲子老禪和把手同行同坐于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豈不慶快也歟？服藥不如忌口，開鑿人天眼目，發明佛祖宗猷，萬別千差之要，七縱八橫之妙，無出一箇無字，臨機但無揀擇，大用自然現前，如行空之月，無不應之輝，若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或舒或卷，或擒或縱，剔起眉毛，已是千里萬里沒交涉，惟大智洞明，小根小器可得而語哉？
俊拔衲子，要如良驥奔騰，直須一日千里。苟獵虛言，不耕實效，縱抱天馬龍駒之質，未免且困鹽車之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可不自鞭自策者哉。

了智上人

毀冕裂冠，披緇披褐，古未嘗無。枯此心如朽木，視身世如浮漚，在今罕有。所以道，學道乃大丈夫事業，非將相之所能。
了智上人棄官圓頂，刻苦下工，志實可尚。但勇猛精進四箇字，著力未專，為昏沉散亂所困，未免墮在悠悠漾漾名字坐禪甲裏，只成箇長行粥飯僧去也。如今要急相應，但只竪起生鐵脊梁，撐開兩眼，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屏作一箇無字，一提提起，如一團熱鐵，如一堆烈燄相似，則自然空勞勞地、虛豁豁地，何緣有一毫昏沉散亂之相可得？如此五七日去，忽然築著磕著也不定。本色道人若不赤體親見父母，未生以前，本地風光只在無邊無岸生死海裏浮沉，良為可惜。然雖如是，直須師子翻身，切忌韓獹逐塊。

法海上人

法海汪洋，靈源湛寂。此大地眾生，三世佛祖，同一受用。只因迷悟二字，有差有別，遂有生死涅槃，輪迴解脫之間。要得會而歸之，只消單單地猛著精采，提一箇無字，晝三夜三，[拚-厶+土]死[拚-厶+土]生，與之[病-丙+斯]捱。忽然一踏踏翻徹法源底，則見三世如來，與三界二十五有，通是妙明真覺。無生死可厭，解脫可求，菩提可得，涅槃可證。如日月自行，江河自注，乾坤自立，虛空自在。曾何一纖塵一毫髮之有間哉。依舊行但行，坐但坐，瞌睡打眠，著衣喫飯，一切平常。等閑道著一箇佛字，三年漱口。
法海禪人與了智上座同一出處，同住同參，發明大事，老僧當立待。汝未跨門來，已與三十拄杖。

示轉菴圓上人

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其奈鼻孔已被燈籠露柱穿却，未免轉身無路。正恁麼時，畢竟喚什麼作山河大地？又喚什麼作自己？自己與山河大地，是一是二？是有是無？到遮裏，却須剔起眉毛，於十二時中行來坐去，冷地自家微細揣摩披剝始得。忽若翻轉手，摸著舊時鼻孔，依前只在面皮上便見。五祖道：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青綠，原來是浮萍。

示選副寺

道在日用，日用而不知。所以道：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到遮裏，且道知底是？不知底是？從上老凍膿與天下行脚漢，並是築破飯袋、踏破艸鞋，要且未見一人透得遮重關子。既透不過，不若行但行、坐但坐，折旋俯仰不是他人，至於聞聲見色、送去迎來、左東右西，無適不在。是則固是，其奈己眼未開，被一重膜子障住，未免前段葛藤盡是別人家裏事，於我全無交涉。須是十二時中、四威儀內，無絲毫虛棄底工夫，單單提著一箇無字，竪起生鐵脊梁，如頂一座須彌山在額角頭相似，莫教眨眼照顧不前，便見渾身粉碎，且喜一生參學事畢。
選副寺淳厚有素，久依東叟老師，今欲換水養魚，向萬丈寒淵深處插足，忽若老龍奮迅，巨浪潑天，切不得於乾地浸殺。
趙州見南泉，臨濟扣黃蘗，龍潭接德嶠，盡皆一踏到底。當此末法，氣運澆漓，盡非一拶一挨便透根器，自非拚得性命，向萬仞崖頭一撲欲空，萬法根源以盡，不傳之祕未之聞也。

昏沉掉舉之根，起於業識顛倒之頃，今欲拔而斬之，非力坐死，究則不能勝矣。固曰：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此亦得底人田地。若是未得底人，謂之執藥成病，安有海印發光時節？

決欲究此一件大事，當須發大勇猛，奮不顧身，盡此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屏作一箇無字，一提提起，頓在七尺單前，三寸蒲團之上，如一座須彌山相似，兼以晝夜，積以歲月，無有不透底道理。若只半熱半寒，似進不進，欲圖速効，以資話柄，將恐後來打入骨董隊裏去也。

忽爾目前虛豁豁地，似覺不見有此身，正謂之豁達空，撥因果。須是信一念子，啐地斷，曝地折，如崖崩石裂，地陷天崩始得。未曾親到遮箇田地，謾說大悟十七八番，也是傍若無人。

本分工夫，須是十二時中打成一片，無絲毫間斷始得。若曰進一寸，退一尺，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安得有成辦底時節？是須竪起生鐵脊梁，教節節相拄，盡八萬四千毛竅，三百六十骨節，與平生氣力，屏作一箇無字，一提提起，如一人與萬人敵始得。稍涉遲回，則被昏散二風縛作一團定矣。

從上千差萬別，正眼若開，只是一句，不消欬[口*敕]一聲，一時透畢。如今有一等不唧[口*留]漢，往往多是將實法定相，衷私傳授，誤了一切人，墮在情識坑子裏，頭出頭沒，剗地到不如三家村裏田厙翁，胸次中潔潔淨淨，却無許多狼狼藉藉，宜審思之。

參得到。說得到。又須行得到。殊不知。俱到也不是。俱不到也不是。將知我此宗門下事。如疾燄過風。雷霆霹靂。無你擬議處。無你湊泊處。除非大根大器大力量。聊聞舉著。倒轉鎗頭。便是黃面老漢。也與一刀兩段。降此已往。三生六十劫。

三到投子。九上洞山。至於坐破七箇蒲團。與隔江招手。一宿曹溪。望見剎竿便回。往往將謂根有利鈍。時有先後。殊不知依舊是箇日出東方夜落西。雖然如是。鄭州出曹門。

宗仁上人

仁為五常之宗，心為萬象之主。心恕則仁自生，心慈則仁自興。善惡之性同一源，生佛之分無二天。從曠大劫至目前，著衣喫飯誰不然。

克俊上人

俊抜道流，克明自己。十二時中，常默默地。苟存毫髮不能除，便見從前都不是。等閑一踏，到底忘事亦忘理。

宗正上人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如撾塗毒，聞者俱喪；又如提金剛寶劒，霜燄凜然。獨脫漢拈得便用、拏得便擲，七百甲子老禪和，未免翻成窠臼。妙喜道：不是有無之無，亦非真無之無。與麼說話，窠臼上更添窠臼，除是等閑一揑，和趙州三百六十骨節一時粉碎，撒在百艸頭上，散為萬別千差，逗到結角羅紋處，覓一微塵了不可得，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一時掃蕩無餘。雖然如是，萬里不挂片雲，青天也須喫棒。宗正上人還甘麼？縱饒不甘，也須一揑粉碎。

守志上人

志懷高遠，守亦堅牢。斬佛祖劒，柄要力操。寒霜光燄，腥血鮮臊。眼空大地無英豪，關羽一勇非吾曹。當機一笑風怒號，四海息波濤。

妙圓首座

從上來事，本乎無傳，宗乎無言，如大明當空，無幽不燭，如太阿在手，殺活臨機，斷無葛藤露布，口傳心授，以舛宗風，以悞末學。若佛若祖，不得已方便垂慈，失口流落，一言半句，不然而然，偶爾而爾，莫非為汝洗蕩情塵，破除業識，並無纖毫實法與你為知為覺，為解為礙，如明鏡無塵而加綵繪者哉？可笑近代有一種不正因尊宿與一類不正因弟子，如學上大人丘乙己至尚書、周易一般，方可稱為明眼衲子。苦也，屈哉！宗門事業若如此，學得佛法不到今日，所謂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書

上吳丞相

竊觀吾宗向上一關，明如杲日，浩若太虛，動靜存亡，照用機栝，如雷如電，如風如雲。及其翕也，纖塵不立；及其張也，彌亘大千。所以生死籠罩伊不住，是非明辯伊不得，是謂一味平等無礙大解脫門也。然而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造，只貴大力量、大丈夫，向情識意路、一切差別等見未萌以前，赤骨律地一跳跳出，却領現成受用。然而則知昭昭鑑覺與紛紛起滅者，是皆大解脫門之正

體也。鑑覺則覽外塵而成見，起滅則逐內妄以成知。此知此見，直下蕩蕩地，如水上葫蘆，曾無住著。既無住著，鑑與覺、起與滅、塵與妄、知與見、生與死、是與非，是皆空中鳥跡，就而求之，曾何毫髮之有哉？三世諸佛本源、六代祖師心髓，盡不外乎此矣。良由大地眾生失業亡家，窮劫至今流而不返，指親為賊，認郎作奴，自己庫藏中百千珍寶棄之而他貧外求，所以累他先聖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巧設方便引而誘之。無他，蓋欲其信道自己是佛，更無別人耳。

昔有一僧，因不自信，遂問石霜云：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一條白練去，冷湫湫地去，古廟裏香爐去。又問巖頭，頭喝云：是誰起滅？此二尊宿所謂纔有所重，便成窠臼，是以活遮僧不得。昨聞大丞相國公舉此公案撩撥諸山，亦一時盛事也。淨慈云：同坑無異土，強費分疎。護國云：在丞相分上則神通，游戲門外打之遶。某亦有一語，要為遮僧一刀兩段，口未開時分付了也。

如某者，二十年前，亦不自信，鑽天掘地，徧求佛法，通宵徹旦，惟被起滅昏沉，交相擾擾，如夙世生冤，無由解脫。雖時時念念，提一箇無字，與之[病-丙+斯]捱，終是力不能加。又復多尋方冊，博探古今，亦卒無藥可療。忽一日，涕流淚下，痛自鞭策，曰：從古至今，悟道無數，豈我獨無夙種乎？於是奮不顧身，一往直前，將三百六十骨節，與八萬四千毛竅，併做一箇無字，一提提起，正如一人與萬人敵，徑欲直趨中軍帳裏，取將軍頭相似，曠劫煩惱，一時現前，只得盡命一揮，忽然起滅昏沉，頓忘所在，身與心，人與境，渾然一片，如銀山鐵壁，行也如是，坐也如是，飲食起居，悉皆如是。偶一僧問曰：你如此癡狂作甚麼？對曰：辦道。又問曰：你喚甚麼作道？對曰：與我說話是道。又問：你死了燒了，又喚甚麼作道？遂不能對，但只茫茫，轉加迷悶，竟不覺歸僧堂單位下，方始翻身，竪起脊梁，面壁而坐。忽然平白如地陷一般，面前豁開一亮，正如雲開月朗，夜闇燈明，森羅萬象，法法全彰，般若菩提，塵塵顯露。回思從前醒底、困底、鬧底、靜底、起底、滅底、逐色隨聲底，至於一切是非得失、喜怒哀樂移換底，元來盡是現前受用，更非他物。却憶從前，只欲於如上等處盡力掃除，就海棄浪，良為可笑。自此虛蕩蕩地、孤迥迥地常露現前，更無絲毫動相。當時只不合執定此見，返為所見所知一礙礙住。每於白日虛閑靜忘知見處、中夜睡著泯無夢想時，打作兩橛，剗地又透不過。既透不過，則生死岸頭便是樣子。從上宗門中，一言半句、萬別千差，有意味可以啗啄者，一一排遣得下；無意味難於下口者，又却吞吐不得。則他日異時，何以宏宗樹教？於是晝而思、夜而詠、行而看、坐而提，如是孜孜兀兀、或進或退、若存若亡者，又閱十

載。一日，在太白五鳳樓前縱步，舉首見一株古柏觸著面前，向來所得和胸中凝滯盡底脫去，如在萬重荊棘叢中一跳出，在白日青天之外打一轉相似，更無纖毫勾絆。所是從前有見無見、世出世間了不了法，一時消蕩淨盡無餘。一千七百則閑家潑具，當甚盌脫丘？何處更留一絲頭知見解會、健行困坐、喫飯著衣？只是一箇平常無事人耳。

今時諸方往往不本元由，多只認目前聲色，弄箇業識團子，接耳交頭，商量傳受，以當參學。古人一時垂慈方便，將楷定規模依樣著語批判，謂之明大法。自己脚根下一片田地，依舊黑洞洞不知著落。殊不知從上以來，正按傍提之要，全生全殺之機，如大車輪，如大火聚，拶著便轉，觸著便燒，那有你擬議親近處？縱饒具奔波度刃底眼，向三千里外提持，亦未可幾其萬一。豈宜以實法定相，鬬釘苟合，誤賺後人，瞎將來眼？是致佛祖正傳不傳之祕，流為世俗口耳之學；實證實悟教外之旨，指為表顯門庭之說。吁，惜哉！

王潛齋

竊謂吾釋之道，從古以墜，非假至尊至貴，翼而扶之，則或不自立。是故迦文誕生兜率，示現王宮，至於成道轉法輪，則曰：吾佛法付囑國王大臣，為之外護。所以廣被西乾，遠流東土，緜緜二千餘載而未泯者，實外護之賜也。惟近世以來，時當末運，宗社澆漓，雖王臣外護，不減伊昔，而聯芳續燄，大恥先賢。夫圓其頂，方其袍，但知從事乎鄙陋猥屑，殊不原夫吾道之始終。道也者，彌綸乎三界，統御乎大千，天地日月，陰陽造化，風雨晦明，未始不一一即此道而囊橐之。虛而異，為聖為賢，為愚為蒙，為昆蟲，為禽獸；凝而分，為山為嶽，為江為海，為竹樹，為艸菜；以至生死興亡，遷流代謝，是皆根於之道，翕張而已矣。然則道之為道，果何物也？即羲畫未著以前之易耳。易之為體，果何寓也？即乾坤未位以前之理耳。理之為用，果何歸也？即萬物未化以前之性耳。性之為性，蕩蕩乎周行、巍巍乎不動，亘十世、窮十虛而不見其大，返一念、逆一塵而不見其小。以釋而言，曰正法眼、曰大圓覺、曰毗盧印；通而變之，即趙州柏樹子、雲門乾屎橛、德山棒、臨濟喝，卷而為玄關、為金鎖，舒而為萬別、為千差；以儒而言，曰皇極、曰中庸、曰大學；會而歸之，即孔氏之忠恕、孟氏之浩然。回也愚，曾子唯著而為詩書、為禮樂，列而為三綱、為五常。由是而觀，儒之與釋道之所在固一，惟其化異而制不同耳。何哉？是由釋之教以慈忍為化、以戒定為制，故夫人也或得玩而視之、近而易之；儒之教以誠明為化、以刑責為制，故夫人也崇而尚之、仰而畏

之。仰而畏則懼生焉，近而易則慢生焉。今夫人也果曰我慢，則其逸俗絕塵清冷之士掃蹤滅跡，甘與流光俱化，曾何世相之有哉？故曰：不假王臣外護而翼扶之，則或不自立；果不自立，則彼託形借服混淆之輩泛濫法門，又安知吾懷袖中確有可崇、可尚、可仰、可畏、可懼之道也哉？

竊謂佛法至要，本乎明心。心欲洞明，貴乎息見。見乎不息，則邪正交錯；心乎不明，則真妄交馳。苟息矣，苟明矣，真與妄俱空，邪與正不立，直下儱儱侗侗，顢顢頇頇，如三家村裏田舍翁，無絲毫知見羅網胸襟，無絲毫聲色籠罩耳目。到恁麼處，依舊七顛八倒，逆順縱橫，左之右之，無在不在，始可謂之心明矣，見息矣，妄與邪不能干矣，正與直不必顧矣。更須撥轉向上關棙和底，一時翻却，申出三頭六臂，於無湊泊處別開正眼，亦未可稱為本分參學。

茲者仰荷不鄙，以傾蓋一見間，示以入道因緣，且謂於語默提撕不及處，忽然豁爾現前，此正妙喜所謂爆地斷時消息也。有以見台座於脚跟下，徹證父母未生以前面目，諦且當深且遠矣。但又舉昔有一僧，稱台座慧有餘而定不足，台座亦已甚肯其說。然此僧好與三十拄杖，何故？蓋為不曾有本參中事，返於淨無瑕纇處添一重翳膜，遂誤台座，直至于今剔撥不下。所以語某曰：我被遮一件事，礙在胸中久矣。以某見之，何礙之有？但不合當初於豁然現前時一認認著，如今於泯然無知處一忘忘却，是致明闇交爭、是非交奪、朕兆未彰以前消息，截作兩段，不得自由自在。殊不知森羅萬象、明闇色空、煩惱菩提、智慧解脫，通貫是箇大圓覺海，欲覓一絲毫根蒂，了不可得。既不可得，則當知教中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既無住，則當會見見之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見既不及，則當思豁然現前之時，此即敲門瓦子，實非堂奧中物，急須颺下。果能颺下，亦不必起颺下之見，若起此見，其病愈增。但只隨機應變，任性逍遙，或寄觀聽於金石絲竹，或全用舍於禮樂詩書，至於升降揖讓、遊泳推敲，莫不盡從此大圓覺中流出，更無絲毫外來之物，然後佛也、心也、見也、息也、邪與正也、真與妄也，不待區別，曉然判於明鏡中矣。

荊溪吳都運書

竊觀聖人之道與如來之道，同一道也，未嘗二也。聖人之道則率性，如來之道則見性。見性則可以明心，可以成佛，可以度眾生；率性則可以正心，可以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雖率與見異，而性則同也。非獨聖人與如來同此一性，自曾子、子思、孟軻以降，至

于近世伊洛、晦菴、水心、簣[腮-田+匆]及荊溪安撫、都運侍郎，正脈綿綿，接踵而臻聖人之域，莫不同此性也。
西天唐土三十五祖與德山、臨濟，至于近代妙喜、應菴，或下世間有作者而出，發揚佛祖不傳之秘於言句之外，是亦同此性也。此性既同，則此道亦同；此道既同，則百家諸儒之書與五千大藏之文同一舌也。是故聖人曰：吾道一以貫之。如來亦曰：十方世界中，惟有一乘法。然此一乘之法與一貫之道即此性，此性即此法，此法即此道。道也、法也、性也，名異體同。其為體也，天包無外，細入秋毫，迎之而不見，弃之而常在，天地依此而立，日月依此而明，聖人依此而設教，如來依此而示現，即儒所謂皇極、無極、大極，釋所謂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本生父母是也。
仰惟安撫都運荊溪侍郎，當代道學宗主，清鎮臺藩，政傳中外，闢學校，明仁義，安巨室，寬小民，實謂盡此正心誠意之道行且力矣，以一身為金口木舌，化湖湘為洙泗矣。獨釋氏之宗索然墜地，猶未獲盡此心，為此道盟至耳。願於正三綱、修五常之暇，略移一瞬，以照釋氏之宗，則見聖人之道與如來之道同一揆矣。或謂釋氏之宗多迂闊，多虛無。非迂濶也，非虛無也，蓋此本來面目、本地風光，與夫大極皇極，浩浩然，蕩蕩然，不可得而形容，不可得而擬議。故其立言也多曠達，寓理也多幽潛。即幽潛以見其妙，杲如白晝之明；即曠達以見其微，端如眉睫之近。其理之幽潛，言之曠達，莫不發越乎此心之中，未常隱也。故聖人曰：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如來亦曰：法法不隱藏，古今常獨露。但此義雖至近至易，而非世間聰明利智之所能達，是須脫去一切情塵解路，至胷中一寸之地，廓若太虛之廣，則此義洞然明矣。而亦便知森羅萬象、昆蟲草木即此義，喜怒哀樂、折旋俯仰即此義。此義既明，則百家諸儒之書、五千大藏之教，未抵一箇之字
昔李翺相公見藥山，以雲在青天水在瓶明此義；無盡居士見兜率，於夜半觸翻泉鉢證此義；山谷道人見晦堂，聞桂香符此義；無垢狀元見妙喜，聽蛙聲契此義。與夫從上道學諸巨儒，莫不盡與釋氏游，而相與握手于至妙至玄之表。近世雖無大顛、妙喜輩，可敬而尚之。
惟台座揭日月之大明，懸古今之至鑑，燭於混元未判之先，則見聖人之道與如來之道同一揆也明矣。
荊溪吳都運書
竊觀釋氏之道，以戒定慧三學為宗。戒則律以持心，定則靜以照心，慧則智以明心。有慧無定，戒則念念在放逸，徒爾事言說而不能斷輪迴、脫生死；有定無戒，慧則念念在虛寂，徒爾滯頑空而不能唱大教、導羣生；有戒無定，慧則念念在執捉，徒爾拘法度而不

能一是非、齊物我。然而慧即定，定即戒，戒能生定，定即生慧。慧也、定也、戒也，祖乎一心，心本不有，戒定慧復從何得？然則不有而有，廣若太虛，盡大千沙界艸木叢林、鳥獸人畜與夫八萬四千塵勞，總即此心。心不生即戒，心不動即定，心不昧即慧，戒定慧即此心之本具，初不待習而後得也。有時不有，細如毫末，應一切真如般若、菩提解脫與夫八萬四千行願，總非此心。心非戒而自止，心非定而自息，心非慧而自通，戒定慧與此心俱無形相，雖時時而習之，無所得也。於無所得處無所不得，則得本無得，無得之得是為真得。其為得也，寬廓非外，寂寥非內，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可取不取捨，不可名不可狀，此即從上百千佛祖以器傳器、以鏡照鏡一段奇特因緣，謂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也。是故達磨大師自西天竺國而來，始見梁朝武帝，問：聖義諦中以何為第一？達磨奏云：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奏云：不識。此即達磨為武帝直指此心，以有言示無言也。帝不契，達磨遂折葦渡江，徑歸少室峯下，面壁屹然而坐。此又為盡大地眾生直指此心，以無言示有言也。歷九載星霜，無人領旨，惟神光可。大師斷一臂，禮三拜，叉手而立，默爾全身，擔荷於形名未兆之先。是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此毒流東土，接響承虛，可傳燦，燦傳信，信傳忍，忍傳能，能即賣柴漢，是謂六祖。祖下分二傳：一曰南嶽讓，二曰青原思。惟讓接機敏利，雷轟電馳，散枝派於四方，星分碁布，源源不絕，即南嶽福嚴山是其唱道之地。慨夫時移道喪，至今幾五七百載，而漸至乎絕滅無聞矣。雖吾浙全盛之地，所在叢林尤多汙雜，求其深明此道，步步踏實者，未之有也。信有此道，時時步移者，亦鮮矣。道既不明，又不信矣，欲望吾佛祖之教復興於此，其可得乎？粗有志於參學流通之士，對此得不為之痛心大息者哉！

如某者，自幼削髮，因篤信此道而游方，始造淨慈天目之室，提狗子無佛性話，心心相承，念念相續者三載，晝以繼夜，夜以達旦，是必欲剖此念，破此心，以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忽一日，於著力不到處，此念此心未萌處，泮若氷消，豁然迥露，如太虛之朗月，獨耀于中霄。當是時也，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眾生，內不見有自己，外不見有山河，巍巍堂堂，煒煒煌煌，惟一清淨無依無欲大解脫境界，即前所謂無得之得，是為真得，其戒定慧亦無處容受。戒定慧既無處容受，則一切逆順是非、好惡長短，如太虛之雲，於我何有哉？爾後即以此扣之靈隱石田，參之天童癡絕，證之徑山無準，洎笑翁大歇、北磵石溪，莫不盡跨其門而審之。然而所見亦各有淺深，所用亦各有高下，若夫從上佛祖，千差萬別，隱顯機緣，是皆紅爐上一點雪。

仰惟都運詔使國史寶文荊溪侍郎，道學正統，得伊、周、孔、孟之正傳，廉明仁愛，教士養民，當世一人耳。某宿何厚幸，獲遭際於此時，實千載一遇也。龍興之寵擢，道林之改遷，眷顧異常，實出過外之望。四絕堂上，獲聆無極之論。侍郎謂無極乃此箇道理無窮極也，又謂孔、孟之說如是，伊、洛之說又如是，晦菴、象山之說又如是，是以見此箇道理無窮極也。然而理既無極，事亦無極。事本無名，因理而得；理本無形，因事而顯。始自天開地闢，至於三皇五帝、歷代君臣，一治一亂，一興一亡，是事之無極也。事不自立，因理而顯。理即心也，天地萬物生我心內，治亂興亡自此心中流出，故曰事本無名，因理而得。心即理也，即天地萬物四時代謝、治亂興亡，以見此心是理之無極也，故曰理本無形，因事而顯。事即理也，理即事也，事與理融，是為極也。極之為極，浩浩蕩蕩，杳杳冥冥，不可窮，不可盡，是為無極。無極之極，是為太極。太極乃中也。中也者，即天地萬物、喜怒哀樂未具以前，清虛之至理也。然此清虛之理，含藏天地萬物與夫喜怒哀樂，是謂中也。其為中也，圓同太虛，非欠非餘，能平高下，不墮有無，即吾佛氏所謂正法眼藏，孟氏所謂浩然之氣，孔氏所謂一貫之道。以是融會儒之與釋，雖門戶不同，道之所在只一也。

序

友山序

友直、友諒、友多聞，聖人之遺訓也。直則開心見誠，諒則察往知來，多聞非具正遍知之謂歟？在古亦曰：擇朋須勝己，似我不如無。取友之道也，如此必謙。上人之號友山文，不在茲乎？插天拔地而不倚，山之直也；風來樹動，葉落知秋，山之諒也；鐘鳴谷應，猿啼雀唳，非山之多聞也歟？今上人取山為友者，是三德也，蓋德可以益于吾也。然山亦靜亦定，靜定之間，戒慧自足。吾今取山為友者，豈徒然哉？

甲申秋之七日，上人瓣香幅紙，請雪巖老叟序以證之。序非所能也，姑即此義以理此事，直書以遺之云。

無翁序

淨行禪者，踐臘雖淺，志願極深，神凝秋水，氣稟辰霜，問道于雪巖老叟，若將有得焉，而又輒以號為問，姑即無翁二字扁之，亦誘進之一端也。能於無字下洞見根源，則行不練而成，淨不澄而清

矣。少而稱翁，又何礙焉？叟復示以偈曰：萬法重重一字收，拈來頓在鼻尖頭，皤然白髮鏡中見，覿面何曾有趙州？

雲山序

白雲依依，青山巍巍，光風浩浩，霽月輝輝，彷彿善財童子與德雲比丘在別峰相見之時。人也，境也，事也，理也，今也，古也，纖塵無間，毫髮不移。上人有以永德自名、雲山自號者，翻然而起曰：我本無名，假永德以自稱；我本無號，假雲山以自號。師肯賜一語為證否？曰：唯。學至於無空萬緣，無一塵之可得，正善財於七日中間親見老德雲消息，豈暫時聞見之可及也哉？所以上人自名永德也。德既永矣，道亦永焉。上人之號雲山，實也，非假也。故書一偈以旌之：縱目無心與麼看，擎天拔地黑漫漫。誰知七日不相見，只在眉峰一寸間。

靜山序（并偈）

萬緣不涉，萬法自閑，此靜之義也。靜則定，定則安，所謂安若太山，萬機不能撓矣。然靜必有動，動必有作，作必有言，靜山二字由是而得，普寂之號由是而稱，雪巖一偈亦由是而成。偈曰：一跡無餘萬籟沈，巒光月色共深深。誰知尚有[此/且]兒鬧，龍在霜枯木裏吟。

秋江序（并偈）

秋江智月，上人之自號也。涼秋月明，空江浪平，上下一色，表裏洞明，心也、佛也、禪也、道也、名也、號也，覓一絲毫有相了不可得，非上人之見處也歟？若只與麼，猶是過患邊事。姑示一偈云：漾漾銀河玉宇流，淨如白練冷光浮，老胡一葦踏不著，零落西風斷岸頭。

中山序（并銘）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古人已是覿面相呈，何祕之有？道寶藏主以中山自號，山既立中，中則有外，中外相承，祕可見矣。雪巖老叟為銘之曰：不倚曰中，屹立曰山。白雲四座，明月一間。獨坐天心存正念，直透須彌只等閑。

天全說

嗣樗侍者自號天全，請說于雪巖老叟曰：何義也？朽腐不收之木，亘千萬劫而不涉春秋，無斲削雕刻斧斤之患以殘吾軀，無依附寄托棟梁之任以重吾肩，抱烟雲而自樂，伴苔蘚以閑眠，循循焉，望望焉，夫是者謂之天全。予曰：否。天全乃全其天，各各全吾所賦之天，利者不鈍，愚者不賢，直者不曲，脆者不堅，而又愛者汎，獨者專，執者方，轉者圓。或又曰：否。吾則曰：然。於是出一偈以美其稱，頌其德，發其全。全之者天，廣而無量亦無邊，遍覆三千與大千，欠闕不存[此/且]子相，運行當與日同圓。

銘

一溪銘

溪清可鑑，萬派一源。無上妙道，唯心可傳。道清諱也，一溪號之。作是銘者，雪巖為誰？

鐵船銘(濟)

今茲巨舟，匪木之儔。開乾坤鞴，模範九州。發性天火，石爍金流。形名未具，運載已周。不加櫓櫂，惟重惟浮。博濟四海，任其去留。一篷明月，萬里清秋。

偈頌

送德富藏主之衡

集雲：雲外小睡虎，毛色金斑威百步。頂門正眼爍乾坤，等閑亦或生風雨。拂曉出門去何處，衡陽城中訪親故。記之早晚即歸來，震雷一喝了此末後句。

送光後堂(并序)

妙光首座兩載游從如一日，蓋孜孜于道，不知光陰之易也如此。俄然需偈為別，因筆以餞云：　春風惡，春風惡，一夜梅花盡吹落。人來話別欲游吳，踏斷東南天一角。春風惡，春風惡，八千里外望西川，從前都是錯。

宗正上人

金襴之外傳何物，應道門前倒剎竿。亘古亘今全提句，好向聲前著眼看。衲僧衣鉢只者是，汝今已得正宗旨。寄集雲單號別傳，枚數英才先屈指。忽來告假歸清江，窻前梅早春漸芳。一枝橫出蒼烟外，泉聲噴雪巖流香。

惠洪上人

洪濛既判，惠然紅日。天地開明，即心是佛。塵沙剎海，遍界發輝。一絲毫頭，昧之不得。却須直下掀翻，休為知見所執。受用只此平常，更無玄妙奇特。若是衲僧門下，難免痛棒三十。目今且贈四藤，任便東西南北。回首集雲峰，面前青突兀。

送契寧上人

道契佛祖，身自康寧。行篤言寡，名香德馨。一塵不染，千里前程。番陽浩浩，集雲青青。穩泛扁舟短櫂，西風浪平。

紹隆上人

行以德紹，道以時隆。浮薄在彼，端確在躬。衣單下事還一同，道德言行誠明中。語默動靜昭日月，折旋俯仰生春風。上人夏在集雲峰，倏起湘江歸興濃。庭前索索飄井桐，赤肩擔瘦笻。

真惠上人

將謂如來，惠戒三昧。此語雖真，此意未在。正似湘江兩半晴，岳面不開雲靉靆。一日升天四海明，杖頭掀轉却頭輕。不移跬步到潭城，相逢歷歷話前程。

本來上人

本不曾來亦不去，百二十日如是住。昨夜西風忽轉頭，花開闌畔木犀樹。收拾行囊話起單，集雲東湖來去間。雙桂枝頭冷消息，却與荷花香一般。

慶一上人(聞訃)

識得一，萬事畢，慶快平生是今日。佛祖單傳無二心，生死洞然空四壁。匆匆聞訃來歸，不礙獨行特立。羣峰疊亂青，遠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來去有何極？韶華自轉春無迹。

了恩典座

十二時中，承誰恩力？俯仰折旋，不須外覓。著衣喫飯，一了便了。開眼天明，是誰不曉？大地沙門隻眼睛，丈六金身一莖草。

志滿上人

夫志在謙毋自滿，勿以其長跨人短。海因有量天亦聾，人未有德休恃聰。君不見水涸山枯物憔悴，春暖風和蝶蜂至。欲在叢林立此身，學以成其志。

祖機上人

靈妙之機，佛祖莫知。疾則蹉過，遲非所宜。靈在自己，妙在日用。喫飯著衣，一靜一動。動靜兩忘，波停岳聳。

元覺上人

妙覺明淨，元無所覺。如鄱陽湖，秋波不作。亦若匡廬，雲平月壑。笠頂西風閑去來，拄杖頭邊空索索。打碎靈龜殼。

智遠上人

智聰則遠，機圓自轉。似走盤珠，如萬花苑。開落不在春秋，動靜不滯去留。雲悠悠，水悠悠，天外月如鈎。雪峰衮出，三箇木毬。

克圓上人

克期取證，功行已圓。湘南潭北，一月在天。五峰深處，萬象皎然。相見不須撫背，痛與肋下三拳。掣風掣顛，

覺初上人

靈覺之初，廓然太虛。巘雲平岳頂，海月照珊瑚。描不如，畫不如，詠不如，一段靈光今古無，元是兜率橋頭、三生藏裏夜明珠。

道可道者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既非常，如器中鍠；道既非常，如日之光。如器中鍠，聲出於內；如日之光，光照無方。夫如是，乃可稱有道之者，非獨善一身，而達之萬邦。

道從上人

惟道是從，惟心是宗。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夢幻了了，來去匆匆。水中之月，樹上之風。作如是觀，無塞不通。

了明上人

了明明了，孤光皎皎。夜永月寒，雲開天曉。二澥江山拄杖頭，脫略根塵靜悄悄。大明當空，無幽不照。如是行脚，行脚事了。百煉精金，由指而遶。

智賢上人

智者必賢，正者不偏。平坦性地，朗我心天。折旋俯仰，諸佛現前。一光同照，萬象樅然。

本善上人

本來面目，善自參詳。六般神用，晝夜放光。不須擬議，切忌承當。風前一陣木犀香，金粟花黃。

行坦上人

細行循循，大道坦坦，得處至要，用處至簡。從上一千七百人，七縱八橫，大機大用，肩上無過擔片橫版，頂門只具一隻正眼。譬如斬一握絲，一斬俱斬，一切盡斬。

普義上人

雲門普，趙州無。二字一義，茄子落蘇。提起便會，直入聖賢閫域。聲前擬議，未免者也之乎。且聽端的，下箇註脚。俱。

如珠上人

等閑剔出影團團，一一如珠走玉盤。風前燦燦寶光寒，落落誰從轉處看。當隨機括動，休被眼睛瞞。魚目光生也一般，天上蟾蜍水底浴，明暗不相干。

法立上人

萬法無根，從何而立。一念心堅，銀山鐵壁。發大誓願，大解脫幢。萬木生秋風自凉，庭前一陣桂花香。

法茂上人

野鳥山花能說法，茂林脩竹是參徒。時常舉一箇心字，覿面當機見也無。雲埋夜月，冰透玉壺，明暗雙忘，理事一如，差乎緣木求魚。

允寬上人

初無允諾，寬著程限。一似跳黃河，盡力要合眼。跳過跳不過，直要橫擔板。南北天高雲淡淡，漁歌秋色晚。

嗣牧上人

先以放，嗣以牧。兩鼻穿，四蹄禿。有闌圈，無拘束。山自青，水自綠。從來饑飽不相干，幻泡影中休碌碌。單單贏得這題目。

惠性上人

惠性忽通，差別無礙。七縱八橫，得大自在。向微塵裏轉渾身，影落五湖雲水外。問時人，會不會，明白一句子。卞璧無瑕，驪珠絕類。

傳義上人

直指之道，義不可傳。不立文字，昭昭現前。萬里不掛，片雲一亘。白日青天，聲前有意，句後無言，理事雙遣也。木頭碌磚。

如山上人

絕毫絕釐，如山如岳。萬里高飛，遙空一鶚。見不到處，天涯海角。智不及處，大圓滿覺。西風蕭條黃葉落，古殿深沈撼金鐸，却悔當初賺行脚。

師亮禪者

憶昔西山亮座主，曾有虛空解講語。喚得回頭是馬師，規鑒叢林照千古。上人學禪不學教，禪教初無二門戶。一拳打破太虛空，知音不在頻頻舉。

佛祖讚

出山相

六年饑餓，半夜癡狂。貧兒拾得錫，赤脚走忙忙。

觀音

鰲翔海運，地迥天空。一瓶淨水，五濁惡風。安得眾生界，具證圓通。

其二

以耳返觀，夜濤傳別谷之聲；以眼返聽，甘露散垂楊之碧。所返既忘，觀聽亦寂。夫是之謂救苦慈悲願力。

魚籃婦

行步輕盈，梳裝濟楚。示大慈悲，救眾生苦。智眼堪憐盡不明，只道籃中賣錦鱗。

其二

籃裏清風，手頭生活。要將魚目換明珠，豈是慈悲菩薩。有智慧人，不消一箚。

馬郎婦(為涇上人贊)

謾說教人學誦經，胸中涇渭甚分明。金沙影裏無窮數，散作一灘流水聲。

維摩

庇羸面孔，蹊蹺肚腸，憂愁苦惱，詐病在床，說離生死妙法，一默無雙。

達磨

九年壁觀顯家風，半是真誠半脫空。一葦不知何處在，長江依舊水流東。

布袋

一笑生春風，雙瞳湛秋水。日月拄杖頭，乾坤布袋裏。彌勒忽然下，生何處尋你。

臨濟

眼生三角，頭峭五嶽。三遭瞎棒折驢腰，一喝當空星斗落。錯！

朝陽

穴鼻針，無縫襖，一綫紅日頭，聯得似恰好。

其二

離離披披破骨董，補一孔了又一孔。三竿紅日透籬邊，看來何止七斤重。

自讚

德富藏主請

巍巍堂堂。煒煒煌煌。佩小釋迦懸記，身穿　　御賜衣黃。人言有德可富，自羞伎倆尋常。蕭蕭兩鬢風霜。

昭如長老請(住木平)

海印發光，昭然如日。曾對大元　　聖主，默說不二法門。默而說，說而默，中興大仰叢林，天下第一法窟。見者是誰？石頭古佛。

智坦西堂請

大智洞明，大道坦平。生鐵面具，不近人情。雲峯日朗，雪谷雷鳴。激起曝腮焦尾，同躍天庭。

原妙侍者請　(高峯)

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

嘯巖居士請(入錢塘北關祖師會)

湖山影裏，水月光中，似我非我，朦朦朧朧，兩眼平生四海空。

如初禪人請　(半身)

身披　　御賜衣，名在江湖上。對面忽相呈，全全不似像。雪白眉毛頷下生，仔細看來，何止長一丈，也是起模畫樣。

覺圓居士請

妙覺圓明，離諸聞見。纔涉安排，雲遮日面。若言即此是山僧，三尺竹篦如掣電。好好看方便。
雪巖和尚語錄卷第四(終)

No. 1397-B

濟北之後，法席惟東山老祖一瓦鼓歌為絕唱，到破沙盆下，其聲益宏。若夫翻經易訁□，續□音微，吾仰山師叔，幾至銷歇。雖然，其間大有節奏在，具眼衲僧，試自甄別。大德戊戌休夏，寓雪竇，前育王屬姪比丘淨日拜手。

No. 1397-C 補遺

題跋

題羅漢手軸

松風浩浩，澗水潺潺。白雲影裡，枯木寒巖。十八高人，行住坐臥，神通游戲其間。龍耳無聽，虎體元班。

跋圓覺經

大虛圓滿，妙覺混融。如春化物，和而不同。力不在東風。

跋應菴付密菴法語

破沙盆蓋天蓋地，是我祖大徹投機句也無？若道是，未見應菴在；若道不是，蹉過密菴了也。後之學者，苟不□□開正眼，未免只喚作破沙盆。

題坐禪鍼

記著一字，喚作依模，脫□□□□□□□□□□□□自有一條，通天大路。因(甚)□□□□□□。

跋偃溪語

佛照老人倒握妙喜三尺竹篦，罵風打雨，奔雷掣電，激起東澗波濤，翻作偃溪流水。自一而三，會三而一。五髻峯高勢插天，雙徑如絃直。

跋枯巖頌軸

我觀是軸，語不滋潤，句不新鮮，蓋從枯字上發越也。而又卓絕無路，玲瓏莫窺，得非巖乎？

小佛事

清妙侍者火

佛祖道妙，絕點純清。全體全用，三喚三應。雖然病在心腹，依前不墮常情。作麼生灰飛煙滅，轉見光明。

介俊侍者火

俊哉衲子，介然自立。三應聲中，銀山鐵壁。喜識盡，髑髏乾，烈焰光中珠走盤。

惟則上座火

惟天惟大，惟堯則之。古今一體，生死同歸。無氣息，絕離微。火出木盡，煙滅灰飛。

悟上座入塔

悟時悟迷底，迷時迷悟底，迷悟兩俱忘，畢竟是甚底？一堆白骨冷如氷，萬疊青山翠如□。

樞菴主下火

靈樞密運，神機顯發。豎指豎拳，有殺有活。八十餘年，受用不盡。末後抽身，生涯轉闊。烈焰堆中阿剌剌。

No. 1397-D 評論

山菴雜錄云：仰山雪巖和尚，婺州人，立志超卓，非其人不與交。早歲見無準于徑山，因鑄鐘，令作疏語，師成偈云：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衮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於是命居侍司。職滿，準別請代職者，師不欲與是人交，承望見準，送入門，即伏牕檻，作嘔吐聲甚厲。準知其情，故指云：此子無福。職始解，已得嘔血病，大怒之，師絕不為意。暨

出世，嗣法蘐，雖屢屢拈出，不著於人，有云：破蒲團上，地裂天崩，不從人得云云。復懷香就座，至仰山，始為無準焚却，尚有有準的，無準的之語。余謂雪巖年少，被邁氣使，而無準為一代宗師，不能含忍，致父子情乖如此。凡據大方，握塵拂者，亦足自鑒。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